楚留香新傳

假面傳奇

閻小思 著

上冊

楚留香新傳故事

假面傳奇

上冊

聞小思著

皇鼎文化出版社印行

■皇鼎：武俠系列

■■聞小思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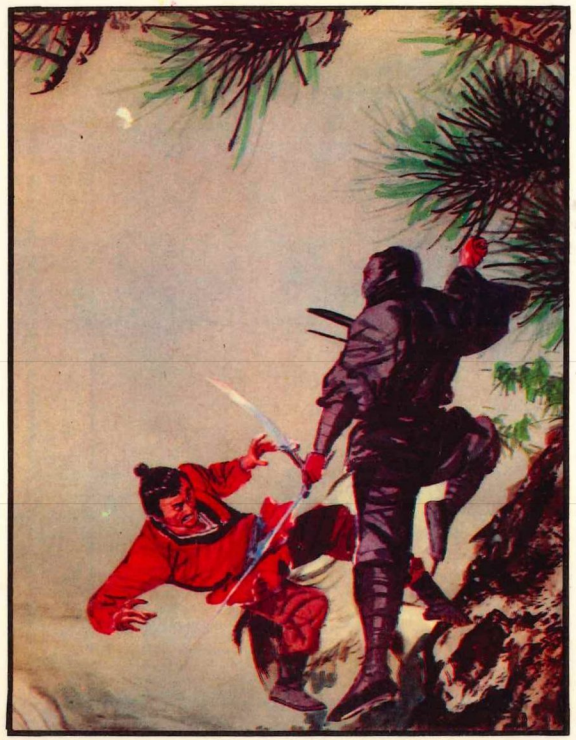
■■假面傳奇

■■上冊

■■封面：

■■封面題字：楊家麟題

■興旺：分色製版



假面傳奇

十大武俠新著

近日出版

①淘氣世家	李　涼著
②殺手春秋	雲中岳著
③天關英傑集（飛羽天關相關故事）	司馬翎著
④六月飛霜	司馬紫煙著
⑤乖乖七小福	朱　哥著
⑥飛刀小祖宗	夕照紅著
⑦邪神・瘟將	臥龍生著
⑧千面黑小龍	司馬狂著
⑨武林千千劍	司馬翎著
⑩江湖二皮	李　涼著

「敬請垂注」!!

一

聞君有碾玉觀音，妙手雕成，極盡妍態，不勝心嚮往之，今夜子正，將踏月來取，君素雅達，必不致令我徒勞往返也。

白蝴蝶

金陵總捕頭鐵九如把這張朱墨燦然的帖子交給楚留香。

流香居飄流在高郵城以北廿里的岸邊，這是俗稱的大運河，船舷下仍然吊着一瓶波斯來的葡萄酒，讓河水把它冲得剛好冷得適口。

甲板上擺着二桌酒席，喝的却是陳年紹興。

楚留香、鐵九如、胡鐵花，三人杯觥交錯。

胡鐵花端着酒杯，一仰而盡，豪笑道：「老臭虫，你那三隻手的毛病不早改了，總有一天會出大紕漏，你看，有人學你啦！弄得社會風氣大壞，到處都是小偷，這回你可要負全責！」

楚留香笑道：「就算我有第三隻手，也不會變成衞空空的手，你看，既無血腥味，又無銅臭味，反而有一股香味哩！」

鐵九如知道他們喜歡調侃，一雙湛湛的眼神，隨着楚留香的表情而溜轉，但時而流露出一絲憂鬱的神色，這個吃公門飯的中年人，原本氣度雍容，神威凛凛的漢子，今天看來猶似歷盡多少風霜挫折。

楚留香看在眼裡，不禁也心頭一沉，問道：「鐵總，你說這個白蝴蝶，現在已在金陵城露面？」

「香帥，不瞞您說，他已在我手中逃脫一次，京師來金，就這惡賊一路採花南下，正蹂躪了不少無辜少女，所以今需把他緝捕到案，而況此人盜竊的行徑，絕似香帥的作風，恐有損及您的威名呢！」

楚留香摸摸鼻子道：「鐵總外號『撲天鵰』，乃天下四大名捕之一，一手無影鍊子刀罕逢敵手，江湖上誰人不知，難道白蝴蝶本事如此了得？」

鐵九如道：「哈！四大名捕？撲天鵰？這不過是江湖朋友給老夫臉上貼金罷了，說到武功機智，老夫那幾手給香帥提鞋子、倒便壺也還挨不上邊兒。」

楚留香忙接口道：「鐵總如此推舉，楚某受之有愧，在下的薄技虛名，實難入大雅之堂，不比鐵總痛懲奸宄，救百姓於水火，尤令人衷心佩服！」

鐵九如正色道：「好啦！客套話少說，事歸正經，說到白蝴蝶，此人神出鬼沒，輕功奇高，要不是他到處採花蹂躪女人，大家還以為是楚香帥現身呢！

最妙的是，他留條子的作風，也和香帥殊無二致，甚至筆調字跡幾近雷同，只不過署名有別罷了。」

胡鐵花在一旁比別人多喝了三杯，薰然問道：「所以，鐵總就找上流香居來，想查證楚留香的行踪？恐怕不相信還有第二個盜帥囉？」

鐵九如搖手答道：「不不，不是這個意思……」

胡鐵花笑道：「那是什麼意思？」

鐵九如道：「老夫早就欽服香帥的仁義俠風，怎敢懷疑楚香帥呢？主要的是想請香帥出馬，因為只有輕功比白蝴蝶高的人，才能將他一舉成擒。老夫鬧了半天虛文，就是希望能請

動香帥；如今應天府尹已下了緊急追捕令，責令剋日緝拿。」

胡鐵花瞥向楚留香道：「你爲甚麼總是會遇上一些厲害的對頭？」

楚留香苦笑道：「難道你也認爲這是我的老毛病？」

楚留香不理會他，舉杯向鐵九如敬酒。

鐵九如婉言又道：「香帥到金陵來吧！金陵有好酒等着你，也有夠刺激的事務都在等着你！」

楚留香笑笑道：「多謝盛情，金陵乃金粉大都，豈止美酒而已，誰教我是個愛管閒事的人，放心吧！我會儘快趕去的，來！喝一杯。」

當下三人意興更豪，醉意更濃。

待鐵九如走時，已是杯盤狼藉，東方將白之際。

楚留香笑問酒到半酣的胡鐵花：「老酒鬼，說甚麼兩個盜帥？我看這回慘的是你，倒楣的也是你胡大俠。」

「此話從何說起？我怎麼會倒楣？」

胡鐵花不解的問。

楚留香假意訕訕一笑：「你沒看到那張帖子署名白蝴蝶？」

「看到了！」

「傳說，白蝴蝶是花蝴蝶胡鐵花的同門師兄弟，看你這回如何做人？他甚麼外號不取，偏偏取個蝴蝶，不是你的同門是甚麼？」

「笑話！我花蝴蝶胡鐵花幾時有這種同門師兄弟？有誰會相信？」

「你不要忘了，是你自己說的，楚留香向來是言諾九鼎，只要我向外宣稱，有誰會不相信？」

「你敢？」

「我爲什麼不敢？」

胡鐵花神情突然一變道：「我告訴你，人家不會相信的，倒是你要提防點，你知道金陵有誰在等着要殺你嗎？」

楚留香眨眨眼道：「有人要殺我？」

胡鐵花點點頭道：「不錯。」

楚留香道：「是誰？」

胡鐵花道：「慕容世家，慕容隨雲，慕容青雲的弟弟。」

楚留香沉吟道：「你是說與蘭花先生周旋時所遇見的慕容青雲？慕容隨雲若想復仇，他

應該會找上門來，但是他並沒有這麼做。」

「慕容青雲雖然是左輕侯的女兒殺的，但你阻礙了他的野心，使他慘死，所以他們必然懷恨在心，他遲早會找上你的。」

□□　□□　□□

兩天後。

流香居已航行到金陵秦淮河的水西門。

楚留香與胡鐵花下船，走向金陵大街。

胡鐵花道：「紅袖、甜兒來到金陵，只怕流香居成了採購船，到了這等名邦盛會，她們甚麼都會買，這是多麼喜悅的事！」

楚留香苦笑道：「我破費，她們買酒，你喝酒，這就是你所謂喜悅的事？只怕這次到金陵，你沒有心情喝酒了！」

胡鐵花聽得雙眼一睜，問道：「怎麼說呢？我會有甚麼事想不開的？」

楚留香道：「鐵九如找上了我們，口口聲聲說是爲了緝拿白蝴蝶，但你想想，以他的身手，區區一個白蝴蝶怎會如此棘手？分明是另有隱情，說不定遇上非常要命的事，遇到這種事，你還有酒興？」

胡鐵花不以爲然道：「甚麼要命的事？你到底在懷疑甚麼？」

「我懷疑的是，鐵九如恐怕遇到更棘手的事，一股可怕的神秘勢力在吞噬金陵，甚至整個江南武林，可能牽涉到某些極厲害的江湖人物。」

胡鐵花呵呵一笑道：「你算了吧！鐵九如明明說是白蝴蝶，就是爲了這個案子才請你來的，莫非昨晚你酒喝太多了不成？」

楚留香嘆道：「老酒鬼，看樣子得找個時間，有必要公平地拚一次酒，看誰先醉倒，請紅袖和甜兒來裁決好了。」

「哈哈！這話倒像是人話，我巴不得這天趕快到來。」

「今早下船前，我曾把紅袖所搜集到有關江南武林的資料閱讀一遍……」

「怎麼樣？」

「內中記載幾件無頭公案，紅袖寫的不夠週詳，也許她所知有限，但我覺得非常離奇，所以今早我又叮嚀紅袖繼續打聽消息。」

胡鐵花一聽，心中不免漾出一付欽佩的神色。

每當楚留香要出外辦事，總不忘翻閱紅袖的資料，所謂有備無患，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

的錯誤。

胡鐵花好奇的想知道，到底江南有甚麼離奇事故，乃動容相問。

楚留香道：「最近兩年來，江南一帶走失了許多罪大惡極的死囚，據瞭解，這些人是被劫走的，動機不明。另外金陵三大鏢局五大銀莊，都曾被一群蒙面人打劫過，損失慘重，銀錢數目高達數十萬兩，人也殺了不少，至今尚未查出作案的元凶。這些事難道還不夠離奇麼？」

胡鐵花訝然道：「奇怪的是，鐵九如怎麼不跟我們提起這些案子？這絕不是一件小事！」

楚留香摸着鼻子說道：「我想，鐵九如是以追緝白蝴蝶爲名，其實是要我們去應付這偌大的陰謀，他不敢明說而已。」

胡鐵花道：「要拖你下水就對了！」

「嗯！酒鬼看事情倒挺透澈的。」

「不要以爲我只會喝酒，告訴你，我胡鐵花有時不比你差，即使是追女人也比你成熟多了。」

楚留香怔了怔道：「甚麼意思？怎麼成熟法子？」

「我只知道你這臭虫專門跟十六七歲的小姑娘談情說愛，甚麼沈珮珊啦！石豫雲啦！蘇蘇啦！張潔潔啦！

像我就不玩這一套，高亞男，廿八歲，就是成熟健美的小姐，我胡某人一往情深，專情不貳，你看我成熟多了。」

楚留香笑笑道：「這句話我記住了，下回碰到高亞男一定把你一往情熱的話帶到，這叫成人之美。」

「你少多嘴，高亞男的事不用你多管。」

其實，這個嗜酒如命的彪形大漢，眞正見到了高亞男時，絕對吐不出半句話的，而且還會臉紅。

楚留香改口嘆道：「即使明知道鐵九如要拖我下水，我還是會來的。」

胡鐵花嘀咕道：「這還用說，你這多管閒事的老毛病，幾時能改？最倒楣的是我，跟着你活受罪。」

□□　□□　□□

金陵久爲帝王之都，明洪武二年，建立京師，並下詔以金陵爲南京。更新城闕，擴大規

模，使得崇垣巍然，氣象恢宏。

明成祖雖仍以南京爲京師，但政治重心已移往北京。而南京城之繁華，北京實難以相匹儔。

至今已是宣德年間，只見南京街市廣濶，城裡有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煙稠密，車馬喧闐。

金陵市容，百貨雜陳，萬商雲集，而且五步一閣，十步一樓，盡是茶社酒肆，尤具特色，誠所謂金粉樓台的世界。

楚留香和胡鐵花二人走在大街上，準備到府衙的捕廳拜見鐵九如。

眼見遠處譙樓已映着蒼茫的天色，胡鐵花一見酒樓旌旗，酒虫就頻頻發作，眞想先乾一杯再說。

路上行人比肩疊跡，兩旁的攤子雲集。

「兩位官人，測個字，看看相如何？」一個麻衣相士過來招呼，不由分說，便把楚、胡兩人拉到一邊。

攤架上，上懸「鐵口直斷」的布條，中間橫掛「顧海居士」的糊紙。

把兩人的手掌東摸西撫一遍，算命仙對胡鐵花笑道：「這位官人有福相，難得，難得！

不過……」

「不過什麼？」

胡鐵花好奇地問。

相士沉吟道：「不過，很怕老婆，是怕老婆的命。」

楚留香聽了，不禁莞爾。

胡鐵花却聽得雙目圓睜，並想吐這相士一臉口水，大聲喝道：「你眞會開玩笑，我還沒有娶老婆呢！」

相士還是笑着道：「我就說嘛！怕老婆怕到不敢娶了，不是嗎？」

胡鐵花嘟一嘟嘴，恨恨地道：「豈有此理，像你這種相法，正反都有理，能幹甚麼吃的！」

拉雜扯了一頓，便拉着楚留香走了。

不料，走沒多遠，一個小叫化却跟上來。

這年頭，像胡鐵花這種型的人，最容易碰見叫化子，果然又找上他了：「大爺，給你一個大好的機會。」

說的還挺動聽呢！

胡鐵花不以爲然道：「小兄弟，怎麼一個好法子？」

小叫化道：「大爺，你有酒喝，我有餅吃，大家都發財，不偷不搶，這不是大家都好是甚麼？」

「唷！你這小癩皮子，倒還會扳着孔夫子的臉訓人！這一文錢拿去吧！」

「不行，要十文，我順便送大爺一句話。」

楚留香在旁聽着，頗覺這丐幫弟子來得蹊蹺。

想起兩年前，追拿無影殺手薛寶寶時，就得到兩個小叫化的相助，不禁油生好感，立刻掏了十文錢給他。

同時，口中問道：「小兄弟，你要送我們甚麼話？說吧！」

「前面清平居，能解頤破悶，能令人浮一大白。」

說完，一溜煙不知去向，步履還算矯捷。

楚留香與胡鐵花聞之不禁動容，相顧愕然。

胡鐵花不解的皺着眉，問道：「老臭虫，我還是搞不懂，這個丐幫弟子到底在暗示我們什麼？」

楚留香沉吟着道：「浮一大白原是酒客乾杯的意思，『白』莫非是指白蝴蝶？」

「那我們找找看，丐幫弟子消息是最靈通的。」胡鐵花情急的說。

楚留香微微點頭。

兩人一路溜視，果見前頭街角有一家客棧，名曰「清平居」，兩層閣樓，幾重院落，三明五暗，規模不小。

兩人選個臨窗的位置，對坐酌飲，一面放眼街頭，頓覺神清氣爽。想到小叫化說甚麼解頤破悶，再能當宴一歌，果眞能令人浮一大白。

楚留香流目四顧，他注意到一個人。

此人獨坐自酌自飲，一派文秀氣質，月白長衫，粉白皂鞋，眼神略現稜芒，鼻膛甚寬，大異普通人物，分明是有精湛的武功。

此人座旁椅上置有一個黃色包袱，鼓鼓的，有東西；另外一把長劍，當眞所料不差，堪爲道上人物，却想不出此人來歷。

包袱裡的可是碾玉觀音？

此人可眞是白蝴蝶？

此人的長相並不委瑣，不似窮凶惡極的江湖巨盜，說他是採花賊嘛！也似乎缺少那一股脂粉氣。

此時，又有二個帶劍漢子，神氣凜凜地步上閣樓。

只見兩人五十來歲，形容彪悍，一個面目猙獰，冷電般的眼神，扭着橫肉；一個三角眼，紫棠色面皮，腰裡都佩刀，看長相，端的不是好相與之輩。

胡鐵花輕聲道：「老臭虫，那兩個佩刀的，你認得嗎？」

楚留香道：「他們是桐柏雙奇，這兩人的腰刀有彩紋，他們今日突然出現此地，難道是爲了盜寶而來？」

話剛說完，月白長衫人已步下樓。

閣樓下就是正廳大門，久久未見月白長衫客離店，可見他是住店的，現在回房去了。

不久，楚留香和胡鐵花兩人也只好落店，住進上房，以便監視。

店小二送來茶水，楚留香賞他一錠銀子，問道：「小二，你知不知道那個穿月白長衫，提黃包袱的客人住那間上房啊？」

「哈！客倌，今天眞是奇怪，已經有好幾個人問過同樣的話了，不過，你的銀子給的最多就是。」

楚留香與胡鐵花面面相覷，頗覺意外。

楚留香道：「還有甚麼人問了？」

店小二欣然得意道：「一個是街頭看相的，另外就是剛剛在樓上喝酒的二個帶腰刀漢子。你們說的帶黃包袱的客人，他姓沈，他就住在你們對面第二間上房。」

□□　□□　□□

月白長衫客和衣躺在床上，雙手抵在腦後，舉止安詳悠然，在此波詭雲譎之際，他似乎無視於危機的存在。

不一會，他起身檢視着包袱，打開袱巾，赫然是碾玉觀音。

他束好腰劍，心念九廻百轉，默默佇立於昏黃的燭光之前。

天色尚早，應該不是夜行人出門的時候，但他毫無顧忌，打開窗子，身子閃出，微一挫腰，人已凌空而起，飛燕般掠上屋宇，一連幾個急躍，橫渡過五六丈寬的前院，緊接着兩臂一抖，身子已飛落對面街心。

楚留香和胡鐵花二人看在眼裡，也跟着飄身竄出，一向牆頭，一往屋宇，端端猶似雙虎出柙。

却在這一剎那間，又見黑衣疾勁人影，自斜方驀地掠出，楚留香使個眼色，要胡鐵花追黑衣人，自己追白蝴蝶。

不管情勢發展如何，各追各的，目標單一，免得耽誤，也許到後頭是殊途同歸。

胡鐵花緊盯着那個黑影，見其人去勢如電，背後佩着一柄窄面長劍，儼然乃一派高手之架式。

胡鐵花的輕功並不弱，前後始終保持二丈左右距離，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這黑衣人並無意追踪白蝴蝶，胡鐵花見他時而大街時而狹道，到處團團轉，竟追到一處人煙罕至的荒郊路上來。

難道，是調虎離山之計？

胡鐵花脚下一頓，只見粗大樹幹下，黑衣人竟以炯炯雙目凝視着他。

黑衣人神定氣閒的問道：「尊駕一路追到這裡，不知有何貴幹？」

胡鐵花道：「看你鬼鬼祟祟，來探個究竟。」

「我鬼鬼祟祟？你跟着人家屁股後頭鑽，又幹甚麼吃的？」

胡鐵花眼睛發直，猝然發覺此人好生眼熟，細看之下，猛然看出此人正是黃昏街頭算命的相士。

胡鐵花立即喝問道：「原來是你！算命的，怎麼看相看到床榻上來了？你到清平居來究竟有何企圖？」

「朗朗乾坤，清平世界，我觀賞風景礙到你不成？」

「看風景是不礙事，但閣下分明是窺伺人家的寶物！」

「這麼說也行，不過我對那寶物沒興趣。」

「不管閣下興趣何在，我且問你，你究竟是誰？」

「在下不想回答。」

「你……」

「我怎麼樣？」

「我胡鐵花最看不慣這種藏頭縮尾的人！」

相士心頭一震道：「你？你原來是胡大俠，失敬！失敬！」

胡鐵花訝然道：「尊駕是……」

相士緩步走上前來，嘆道：「在下海南派常景邁，忝爲派中右護法，來金陵辦事，不意竟能遇到胡大俠。」

「常護法僕僕風塵來自海南，想必是有要事了？」

「不瞞胡大俠，年初本派左護法祈樂同不幸在金陵附近遇害，且遺失一件金蘿斗篷，今夜便是訪查至此，剛剛我從窗外瞧見黃包袱內不是我所要找的失物，所以就想走人，不料胡

大俠……」

「原來如此，祈護法是怎麼死的？」

「祈護法的胸前有爪痕，深達六寸，抓斷心脈，而且是四隻指爪，顯然兇手是四隻手指的人，遺憾的是，至今毫無線索。」

「所以今天常護法藉看相之名，摸我和老臭虫的手，就是爲了找四隻手指的人？」胡鐵花注視着他問。

常景邁苦笑着道：「失禮之處，尚請海涵！」話聲一頓，又道：「咦！你說甚麼老臭虫？有誰不常洗澡嗎？」

「就是你們眼中的楚香帥嘛！我却覺得他很臭！」

「哈！胡大俠風趣得很！風趣得很！」

胡鐵花摸摸鼻子，失聲叫了起來：「不好！楚留香朝另一邊追白蝴蝶去了，我得趕去看看！」

常景邁驚道：「那我也陪胡大俠走一趟！」

□□　□□　□□

楚留香一直追踪到西城大街。

這裡有一處名爲聚寶門的閒街，兩旁商店的明角燈，還照亮的如同白晝。

白蝴蝶徘徊良久，逕入一家「聚寶齋」的大門，但隨之又出來，似乎有人指引他，他匆匆直出水西門。

水西門近秦淮河，只見一條陋巷中，橫掛「明州當舖」的招牌，當舖已打烊，他輕敲數下，鐵板門拉開，一個麻子冒出頭來。

麻子李三引他入室，施禮讓座。

李三臉泛詭異，起而復消。

「碾玉觀音？」李三問。

「你？你怎麼知道？」白蝴蝶驚聲道。

李三奉了茶，自己先喝了一口，接着說：「我知道，也知道你就是白蝴蝶，而且很快的，你將進入應天府的大牢。」

「你威脅我，想敲詐？」白蝴蝶怒道。

李三詭笑道：「應天府總捕頭鐵九如今晚已畫像告示要緝拿你，而且另有高人等着緝拿你。」

白蝴蝶聽了心中一沉，驚問道：「原來金陵已就不住了，你說的高人是誰？他憑什麼捉拿我？」

李三瞇着眼說：「鐵九如你可以不放在眼裡，但楚留香就不同了。何況，據說你模仿他的盜寶行徑，寫同樣的條子，他當然介意了。

咱們江湖人是愛講面子的，同樣的行徑，如果人家不把你看成盜帥才怪，不跟他打招呼，就是不給他面子，所以他非把你逮住不可。」

「楚留香？他果然來了！這……情況似乎對我很不利。」白蝴蝶心中驚恐地說，說着就要起身。

李三笑道：「不過，我們可以安排……」

這些話，楚留香已聽得一清二楚。

他總覺得這個白蝴蝶不對勁，提着寶物到處招搖，豈不憨得不轉彎？我暫且不動聲色，看誰能收買贓物？

能買碾玉觀音的人，必然不是易與之輩。

□□　□□　□□

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分。

一個乾瘦的漢子，挑着餛飩擔子，逕自來到當舖門前叫賣，突見當舖大門拽開，麻子李三提包袱出來，隨手一放，包袱已置於餛飩擔子的底層蘿筐裡，又幾聲叫賣，賣餛飩的挑着擔子信步往前去了。

乾瘦漢子已走入忽明忽暗的窄巷中，只見迎面走來一個人影，想把扁擔打直，避之唯恐不及，就如此猶疑閃避之際，待回頭餛飩擔子已傾斜搖擺不停，放下蘿筐翻了，包袱早已不見踪跡。

楚留香趕回明州當舖，只見鐵門還是關着。

「香帥，眞巧，幾時來的？」

是鐵九如的聲音。

楚留香敍禮客套一番。

「鐵捕頭，碾玉觀音已取回，但正點兒在當舖內，何不進去抓他？」

一夥捕快蜂湧而入，只見當舖內杳無人踪，直趨後門，想不到後門臨着水河，正是秦淮，船來船往。

麻子李三正在整理繩纜，回頭大驚，想逃已然不及。

鐵九如出手奇快，一揪一扯，把麻子李三按倒地上，厲聲問道：「人呢？說！」

「鐵爺，這不干小的事，他們借小店辦事，小的寃枉！小的寃枉！」麻子李三嘶聲告饒。

鐵九如怒道：「好小子，你幹的好乾坤哩！你知道那是甚麼人？他們怎麼走的？給我從實說來！」

麻子李三哀求道：「我說！我說！他們是剛剛坐船走的，兩個人前來接應，五十來歲，佩着腰刀，自稱是桐柏雙奇，他們用碾玉觀音把門外的人引走，然後把白蝴蝶從容帶上船……」

這句話無疑是說楚留香中了計，去奪碾玉觀音却丟了白蝴蝶，而賊人的主要目的就是劫囚，當然白蝴蝶目下還不能算是囚犯。

楚留香尷尬道：「眞遺憾，人給跑了！」

鐵九如安祥道：「反正寶物已到手，能給府尹作個交代，已不辱使命了！」

當晚回到衙裡，楚留香見無旁人，笑問鐵九如道：「鐵捕頭，白蝴蝶可是你安排的麼？」

鐵九如沒有立刻接腔，流目四顧，淺淺一笑，低聲道：「據說楚香帥無事不曉、無事不知，果然言傳不虛，凡事要瞞得住你，可眞不容易。」

接着又道：「香帥所料不差，白蝴蝶並非眞的，眞的白蝴蝶現在關在北京天牢中，這假的白蝴蝶姓黃名剛，是大內一等侍衞，此圈套乃京師刑部尚書與大內總管以及京師總捕頭秃鷹所設計的。

因爲近一兩年，有人專劫死囚，又打劫錢莊、鏢銀，江南一帶，一片杌隉之象，我們感覺有一個神秘組織在活動，乃造成最近江南諸多無頭之公案，至今毫無頭緒可循，而此神秘組織之巢穴何處？有那些人？首領是誰？動機爲何？

目前出現的賊人，俱是青衫蒙面，出沒無常，皆屬江湖高手，其中已出現過的假面人，武功奇高，出手狠毒，在他手下無倖存者。

我們想用白蝴蝶做爲劫囚的圈套，讓他潛入敵人組織中臥底，以探查該組織之秘密，香帥的出擊，無異使此圈套演練得更逼眞，又該感謝香帥的大力幫忙了。」

楚留香道：「那裡，那裡！其實楚某出力不多，照你所說他們劫囚的目的是爲了收留亡命之徒以爲其所用？」

鐵九如道：「應該是如此。」

「那個假面人武功有何特徵呢？」

「那回是拔鎮遠鏢局的鏢銀，章副總鏢頭據說砍出一刀，手腕即被扼住，然後順勢一劃，尖刀已插入章副總鏢頭自己的心窩。是事後一個裝死的趟子手說的。」

楚留香沉吟着道：「這種殺着，有點像東瀛甲賀流的大拍手，先奪人兵器，然後順勢以對方兵器擊殺對方，但又有點不像，倒像少林寺的般若掌，但姿勢似乎又不對。」

鐵九如道：「江南地面能人異士雖多，但我想不起有誰是這一號人物。」

楚留香道：「今晚我們至少還有點收獲，首先是把白蝴蝶送入圈套，另外已識得桐柏雙奇是賊黨的人。」

□□　□□　□□

次日清晨。

楚留香、胡鐵花、常景邁一行三人，正式到捕廳大房拜會。

鐵九如引着一位道士來到西花廳。

衆人相揖坐下。

鐵九如含笑說道：「這位是金陵紫陽觀主清風道長，出身青城派，一手青城劍法使得精湛無比，肚子裡經史子集，工虞水火無不講究，提了頭就知尾，乃金陵武林一介名宿，人稱『武林博士』。」

當下，楚留香等三人齊道久仰。

清風道長約五十開外，面龐清癯，髭鬚疏秀，身穿一襲八卦道袍，背插拂塵，洒然出塵。

他捋着鬍鬚朗笑道：「哈哈……在三位大俠跟前，貧道實不值一提，今日一見諸位俠士風采，倒是最感榮幸之事，尤其香帥俠名滿天下，義風傳海內，家喻戶曉，殊可敬可佩也！」

楚留香笑道：「道長何必如此推舉，楚某受之有愧！」

鐵九如道：「香帥，你不是要知道江南武林大勢嗎？道長所知淵博，你儘管問就是了，還有這『江南武林紀事』正是道長的力作，道長有意相贈，你收下吧！」

楚留香謝禮接過，神色欣然道：「眞想不到道長是有心人，此書必當記述贍詳，於武林有鍼砭鐫磨之功，我輩獲益多矣。」

清風道長道：「貧道慵懶，閒事無事，喜歡寫寫日誌，實無儒士之才情却好做假斯文，不成體統，何當著述之有？眞汗顏之至！」

鐵九如道：「道長，關於江南武林大勢，各家之武功路數，您在書中並無分析，何不趁

此解說一番？」

清風道長道：「是的，我寫的武林紀事，主要是記載發生的事實，是求其眞，並未品評各家的武功。」

在座衆人凝神靜聽。

清風道長繼而娓娓道及江南武林人物，終於使他們了解金陵地界有那些知名人物，其中包括金陵武林盟主李蓮峯、江東一柳柳上堤、關東一怒、佟家堡、慕容世家、南宮世家、丐幫幫主梁上元、少林分院法華寺主持慧果大師，以及金老太太在金陵的力量，四子金之鏞、七子金之錚、六女婿曾梁亭，另外還有三大鏢局及四君子等等。

常景邁愈聽愈複雜，怎奈他心中始終惦記着四隻手指的人，同門師兄的血海沉寃不知幾時能報？

不禁黯然插嘴道：「敢問道長，是否知曉金陵地面有四隻手指的人？」

清風道長沉吟着道：「四隻手指？貧道記得常州天寧寺有八指頭陀，其他並無以斷指爲名號之人。」

常景邁眼睛一亮，動容道：「八指頭陀？他是怎樣的人？」

清風道長想了一下，道：「八指頭陀早年犯案纍纍，兩隻手指是被李觀漁削斷的，中年以後改過遷善，出家爲僧，一心參禪問佛，這幾年未聞出過甚麼亂子，怎麼？常大俠何以問及此人？」

常景邁慨然道：「在下正在尋找四隻手指的人，他是殺人兇手。」

當下便把海南派護法祈樂同遇害失寶之事，又重述一遍。

清風道長捋着疏秀的鬍子道：「有這種事？這種爪功能抓斷心脈，且留有指痕，可見是極毒辣的殺着，這到底是那一門派的武功？奇也！奇也！不過，八指頭陀有這種本事嗎？頗令人費解。」

楚留香問道：「道長，金陵附近不知有否見過這種爪功相似的武功？」

「不曾見過。」

「哦！這……」

清風道長緊接着又道：「至於佟家的鷹爪功是扣脈手法，絕不是這種血淋淋的殺着，他們新創的『鐵鷹爪』是繫繩揮擊，說來等於流星錘。

而且，至少它是五爪呀！佟家自恃爲名門正派，他們的兵器自是統一款式的，絕不致有五爪、四爪才是。」

胡鐵花道：「八指頭陀合乎身體特徵，看來有必要查訪一番。」

常景邁道：「不錯，在下今日就到常州天寧寺去。」

胡鐵花道：「我陪你去好了。」

常景邁微微頷首。

當下商議已定，衆人正待告辭離去。

驀地，捕快稟傳說金刀門嚴護衞來訪。

鐵九如忙起身迎客——

只見一個壯漢走入廳來，模樣兒濃眉大眼，神情粗豪，步履輕捷，精神奕奕，腰懸金刀，正是金刀門四大金剛之首嚴仲。

衆人敍禮坐下。

嚴仲面向楚留香道：「道長博士亦在此，這位想必是名滿天下的楚香帥了？與香帥在一起的應是花蝴蝶胡大俠吧！」

楚留香忙回禮含笑道：「不敢！不敢！正是楚某和胡鐵花，而這位是海南派的常護法。」

鐵九如問道：「不知嚴先生何事蒞臨本衙？」

嚴仲答道：「敝門主欣聞香帥小遊金陵，想勞駕香帥到敝莊一敍，備水酒一席，權當接風，門主另有要事求教，請香帥萬萬不可推辭。」

楚留香道：「求教不敢當，過兩日楚某自當敬造寶莊，叨擾一番！」

嚴仲笑道：「如此甚佳，只盼香帥能早點光臨即是。」

嚴仲回視常景邁一眼，仍又問及海南派何以千里迢迢至此，當下常景邁又把祈護法的無頭案子訴說一遍。

清風道長也道出假面人之事。

嚴仲驚道：「這個假面人，在下也曾聽說過，據說還會少林寺武功，敝門主正在密切注意此事。」

「哦？李門主如何注意此事的？」鐵九如急問。

嚴仲道：「就是監視法華寺，法華寺住持慧果大師能施展少林絕技，我們注意到賊人刼取鏢銀，其中似乎有人使用少林絕技，故少林寺人不無嫌疑。」

常景邁又提出四指的疑問。

嚴仲道：「少林寺有七十二種武技，似乎也沒有類似這種爪功的。少林五形拳是龍、虎、蛇、鶴、豹五形，還有大力金剛爪，也無如此血淋淋的殺着。」

楚留香道：「追查兇手，可從兩方面着手，一是四指殺人手法，另一是寶物的去向，無

疑兇手卽是盜寶之人，有這麼好的斗篷，兇手不會省着不用。」

常景邁道：「香帥所言甚是，但兩方面都無頭緒，不知如何是好。」

楚留香道：「楚某初到金陵，既感覺有一股邪魔的氣焰滋長，說不定祈護法的案子也與假面人有關，只是沒有明顯的線索而已。」

二

金陵菰首橋附近，連綿一片幽靜的房舍，其中有一戶高牆垂蔭，正是鍾員外的家。

鍾兢員外曾官至巡按御史，朝廷賜與「代天巡守」匾額一方，如今高懸掛在大廳上。他是個鐵面御史，辭官後回歸故里定居。

今晚，鍾員外家却發生不尋常的跡象。

時間：二更時分。

寧靜異常的鍾府，突然傳來幾聲慘號。

二更時分，路上絕少行人。

這幾聲慘號，聲音非常悽厲，竟驚醒睡夢中的鄰戶人家，而且還聽到馬蹄聲，還有夜行人急遽掠過的響聲。

鄰戶人家姓王，是個商賈，乃急速差人向官府報案。

鐵九如在睡眼惺忪中趕到鍾員外家。

霍然見到觸目驚心的一幕——

鍾員外一家九口，全部被殺。

其中，鍾員外是被掌力所擊斃，從前胸直透後背，死狀極慘，其他家人、長隨各死於刀劍的砍削。

鐵九如驀見一個長隨被劍刺傷，懨懨然還能言語，即時趨近急急問道：「老先生，老先生！這是怎麼回事？是誰殺了你們！」

這個長隨口流血絲，語音微弱道：「假面人……因爲……痰盂有……信……」說着，便氣絕身亡了。

鐵九如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的說道：「一家九口，無一倖存，痰盂？有信……有一封信……」

他立刻吩咐隨來的幾個捕快，作筆錄；再審視現場，看看有沒有痰盂這玩意？是擱在那兒？

幾個捕快在鍾府搜尋遍了，却找不到痰盂。

痰盂就是士大夫或富貴人家平常的衞生用具，也就是吐痰用的盂。

鐵九如百思不解，鍾府並沒有這樣的東西，爲什麼長隨臨死前說出這麼一句話？而且他說了假面人，無疑兇手就是假面人。

再根據研判，行凶者不只一個，有使劍的，有用刀的，看來作案手法乾淨俐落，殺了人便隨即離開現場。

鄰戶的王掌櫃已被傳來問話。

鐵九如和聲問道：「王掌櫃的，根據你的報案，先聽到幾聲慘叫，又聽到馬蹄聲，有否看到夜行人？」

王掌櫃答道：「草民是被慘叫聲驚醒的，以爲是江湖械鬥，不敢出來觀看，所以只聞聲音，沒有見到人。」

鐵九如道：「你確定是二更時分？」

王掌櫃的道：「是的。」

鐵九如道：「你怎會這麼肯定？」

王掌櫃的道：「因爲我那時聽到延祚寺的更鼓聲。」

鐵九如道：「嗯！謝謝你，請回吧！」

王掌櫃的略一施禮，然後離去。

鐵九如仰望天色，暗自嘆息，這件案子是假面人帶領一批人幹的，也許鍾員外的掌傷是假面人所擊致死，這會是少林大力金剛掌嗎？明天必須邀約楚留香、慧果大師、清風道長一

起來研判案情。

他橫梗在心中的疑問是，鍾員外爲何被殺？

他與假面人有何關係仇恨？

痰盂是什麼意思？

另外，信又是什麼信？

是否關係着假面人的某種秘密？

□□　□□　□□

第二天。

法華寺的慧果大師、楚留香及清風道長都依約來到捕廳。

依舊在西花廳，分賓主坐下，鐵九如已先把案情說了個大概。

楚留香道：「這件案子已肯定是假面人做的，只是爲何會牽扯上鍾員外呢？案子顯得極爲蹊蹺。」

鐵九如道：「鍾員外是兩朝御史，他不是江湖人，竟也遭到毒手，尤令老夫感到大惑不解！」

慧果大師道：「鍾員外過去是出名的鐵面御史，是否因此得罪了什麼人？」

楚留香沉吟着道：「問題可能就出在這裡，不過他居官期間，彈劾懲治的貪官惡人不可勝數，要理出來恐非易事。」

清風道長道：「一家人都遭到殺害，大凡若非深仇宿怨，絕不可能下此毒手。」

鐵九如道：「關於長隨臨死之前所說的話，又不知是在指什麼？是否暗示某一樁秘密或陰謀？」

楚留香道：「有可能，問題是線索太少，難以研判。」

鐵九如領着他們到停屍房，去看鍾員外的傷痕。

慧果大師驚道：「是少林的大力金剛掌！沒錯，老衲可以確定。」

衆人皆一驚，想不到以少林絕技殺人，今天已有確實的證據。

鐵九如道：「如此說來，兇手是能使少林絕技的人？」

慧果大師點頭道：「不錯。」

鐵九如道：「這會是誰呢？」

慧果大師道：「少林五絕是慧字輩僧侶方得修習的武功，老衲修習的是百步神拳，而大力金剛掌是慧海師弟修習的。」

清風道長道：「慧海大師？難道是他？」

慧果大師道：「不，不可能，慧海是少林藏經樓住持，多年未曾出嵩山一步。」

楚留香問道：「這門絕技，有沒有其他弟子傳習？」

慧果大師搖了搖頭道：「這也不可能，寺中規定，傳習五絕不准私相授受，否則受師門嚴懲。」

楚留香問道：「修習五絕的是那些人？能否速成？」

慧果大師道：「老衲習百步神拳，慧海習大力金剛掌，慧證習般若掌，慧性習菩提劍法，慧觀習渡航指，每人只習一絕。習五絕不可能速成，老衲習百步神拳花了十年以上的時間，其他師弟修爲絕大都如此。」

清風道長道：「照跡象看來，能使少林五絕的，必然是少林寺人，但又難以指證，奇也！奇也！」

楚留香思忖道：「少林寺遠在千里以外，少說也要十幾日的行程，做案的人不可能今天在金陵，明天在嵩山。

慧海大師有不在場的證明，想必這個假面人必是金陵人氏，說不定他不是少林寺人，這問題出在那裡？」

鐵九如道：「另外一個線索，就是那長隨臨死前說的話，痰盂和信是暗示什麼？老夫被難住了！」

楚留香道：「痰盂既沒有發現，是否已被假面人拿走？到底是甚麼信？目前要研判，似乎也言之過早了！」

慧果先行作揖辭出。

餘下的三人，無不滿腹疑雲。

鐵九如道：「依二位看，這個慧果大師是否可疑？」

清風道長道：「很可疑，依貧道看，他八成是假面人，金陵地面就只有他是慧字輩高僧，不是他還會有誰？」

楚留香道：「等拿到證據後再說吧！」

□□　□□　□□

一群神秘的青衫蒙面人，曾在江南地面搶奪鏢銀，而且不只一次。

今天午後。

又發生了劫銀的事件，又是青衫蒙面人。

這回不是劫鏢銀，而是劫軍餉，賊人可眞是大膽已極。

軍餉由南京戶部的太倉銀庫開放，承運司從聚寶門的官庫出發，擬把餉銀送到石頭城的營盤指揮所。

就在漢西門的路上，突然竄出四個蒙面人。

運餉車有官兵隨行，武備護送，不過也只有六個人，防衛力量薄弱。

而這幾個青衫蒙面人，却個個武功不俗，幾個回合之下，官兵便死傷纍纍，只怕軍餉岌岌不保。

眼看情勢危急，突聞幾聲馬嘶，一隊騎兵，一溜煙奔馳而至，餉車總算逢凶化吉，來了援兵。

來的人馬，帶頭的是應天府都指揮使楊震、參將李統等一行十數人，他們下了馬，立刻加入戰圈中。

李統尤爲勇猛，一馬當先，持長刀奮力砍劈，楊震是兵馬指揮使，平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久已不與敵人兵戎相見，但這回也拔出了身上佩劍，配合其他兵勇，傾全力圍剿賊人。

楊震喝道：「長槍侍候，別讓他們溜了！」

騎兵個個持長槍，十數管長槍全力卯上，這四個蒙面人戰況逐漸吃緊，節節敗退。其中一個被李統逼出戰圈，正在奮力相抗，楊震見到，長劍倏然攻至，這蒙面人踉蹌退了幾大步，李統長刀輾進，瞬間即斬斃於刀下。

李統、楊震再度攻向其餘三個蒙面人，其中一個已被長槍隊刺傷，心驚膽顫之餘，欲閃而避不及，被長槍當場搠倒。

這兩聲慘叫，震住了另外兩名蒙面人。

其中一個手持長劍，另一個手持五虎斷門刀，武功皆極爲精湛，持劍的蒙面人突然揮手甩出一物。

這物件破空飛向長槍隊，「轟！」然一聲巨響，當場哀號幾聲，立時煙霧大作，整片場地籠罩在重重煙霧中，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大家不由大驚，倉惶後退，亂成一片。

不久，煙消霧散，長槍隊被炸死了三人，重傷者亦有兩位，加上原先護餉的人員，總共死了六人，受傷四人。

然而，僥倖的總算保住了餉車，敵人却早已消失無踪。

楊震觸目驚心之餘，向李統道：「這煙霧彈極似東瀛忍術所用的火彈，這批賊人究竟是

何來歲？怎麼會有這東西？」

李統搖搖頭道：「卑職亦感大惑不解，據說昨夜二更時分鍾員外家發生命案，會不會是同一批人幹的？」

楊震審視那兩具蒙面屍身，便命屬下扯下蒙面巾。

楊震不解道：「這兩人是誰？本司並不認識。」

李統道：「卑職也不認識，可能是江湖人物吧！」

人家說：官兵捉强盜。但這些官兵却絕少與江湖人物打交道，如果有馬步捕快在場也許能認得。

鐵九如在捕廳中得到軍餉被刼的消息，不由大驚，立刻率衆趕來，其中還包括清風道長和楚留香。

到了現場，鐵九如向楊震拱手恭謹道：「參見楊大人，卑職來遲，尚請大人恕罪！」

楊震抬手微笑道：「目下已沒事了，軍餉也保住。不過這兩個蒙面人，不知鐵捕頭是否認得？」

鐵九如一看這二具屍身，脫口驚呼：「一個是百花劍江東去，一個是追雲手謝天性，他們都是罪大惡極的逃犯！」

楊震驚道：「逃犯？你是說被刼的囚犯？」

鐵九如道：「是的。」

楊震道：「這眞想不到……」

鐵九如道：「他們被救走了之後，乃成群集結，以青衫蒙面出現，也繼續刼囚、刼鏢、搶刼錢莊等無惡不作，這次總算被我們認出。這些賊人似乎形成一種組織，有了靠山，卑職正密切注意此事。」

楊震凝視着鐵九如問道：「據說昨夜鍾員外家發生命案，不知是否與這批人有關？有沒有發覺什麼？」

鐵九如把昨夜發生血案的經過重述一遍，並且道出痰盂和信的疑點，還有證實兇手能使少林大力金剛掌。

楊震道：「痰盂和信可能關係着某種秘密，看來鐵捕頭務必查清楚，至於假面人，有可能與少林寺僧侶有關。」

鐵九如道：「是的，卑職正與楚留香等人，密切查訪之中。」

楊震道：「楚留香？你是說名滿天下的楚香帥？」

鐵九如道：「是的。」

楚留香在旁靦覥地道：「參見楊大人，在下正是楚某。」

楊震笑道：「原來楚香帥在此，本司眞是有眼無珠，嗯！眞是人中之龍，令本司傾慕不已。」

楚留香又回敬了一些禮數的話。

楊震、李統繼續把餉車運回營盤。

鐵九如等人，則處理善後。

鐵九如道：「幸虧是楊大人、李參將及時趕到，否則這批餉銀又丟了！這批餉銀約合十萬兩，損失的話，官府又將忙作一團。」

楚留香道：「這一連串的案子，可能是同一夥人幹的。」

鐵九如道：「有此可能。」

清風道長道：「這兩個囚犯武功皆不弱，追雲手是被長槍刺死的，百花劍是被李統砍死的，楊大人麾下不愧是平倭常勝軍。」

楚留香問道：「據說楊大人戰功彪炳，是平倭有功的英雄？」

鐵九如道：「是的，他是我國平倭名將，有『半屏將軍』之稱，是遮蔽半屏江山，使倭寇無能蠢動的意思。」

楚留香輕「哦？」了聲。

鐵九如又道：「楊大人是武狀元出身，與倭人大戰數百回合，取倭人首級無數，他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有指揮長才。

兩年前，朝廷將他調差至金陵任都指揮使，又立了一功，就是追擊靖南王餘孽，靖南王之亂至此可說已被敉平了。」

清風道長道：「可惜他不是江湖人，否則他應可與楚香帥相匹儔，必然也是個大俠人物。」

楚留香笑道：「楚某實在不敢僭稱大俠，反而被視爲盜中之人，甚至被封爲盜中之帥，這眞是不正經已極！」

清風道長笑道：「古來大俠皆有異常之行徑，乃能成就非常之藝業，楊大人固能指揮大軍，但未必能制服江湖邪魔巨盜，這點楚香帥就勝他多多。」

鐵九如也正色道：「不錯，眼前欲破這些令人頭痛的案子，老夫惟寄望香帥能大力相助了。」

楚留香苦笑道：「只怕要破這些案子，可能不會那麼順利。」

鐵九如和清風道長倆也不由同時露出苦笑、嘆息。

□□　□□　□□

今日夜晚。

又發生了一宗離奇的命案。

死者又與官廳衙門有關，他是南京工部侍郎劉道元。

工部劉侍郎陳屍在大中橋附近的一條巷道中，屍體旁邊竟置有一個痰盂，痰盂中並沒有信。

痰盂是新的，不曾用過。

更令人驚詫不已的是，劉侍郎也是死於大力金剛掌。

楚留香、鐵九如來到現場，注視劉侍郎的死狀，還有那個痰盂，頓時人人陷入驚愕不解的思緒中。

痰盂終於出現了，到底具有甚麼意義？

爲甚麼痰盂會留置在劉侍郎的身邊？

仵作研判，劉侍郎是剛死不久，掌印與鍾員外的傷痕大小完全相同，是屬於同一個人幹的。

鐵九如道：「又是大力金剛掌！又是假面人！他爲甚麼要殺劉侍郎？他是南京工部的官員，怎麼會牽扯上假面人？」

清風道長道：「是不是知道某一樁秘密？因而被殺之滅口？」

楚留香道：「這痰盂很離奇，如果不是存有秘密，就是故佈疑陣，目前線索太少，難以推敲其中原委。」

鐵九如道：「看來這眞是一樁無頭公案，該如何是好？」

楚留香道：「我們已經知道兇手是假面人，問題是如何揪出這假面人，他之所以戴面具，想必是大家所認識的人。」

他們把屍體移送去捕廳，那個痰盂則置於鐵九如的公堂案上。

鐵九如面對着這具痰盂，長長嘆了口氣道：「這痰盂到底能告訴我們什麼？能給我們什麼啟示？」

清風道長道：「看到這個痰盂，就聯想到中國士大夫階級的劣根性，那付病態的景象：出則坐轎，走路抬八字脚，說話有一定的腔調，咳嗽有特殊的陰陽頓挫，然後『呃咳』一聲，吐一口痰，表示紳士派頭。不是嗎？」

鐵九如笑道：「道長眞是幽默，在這個節骨眼還探討這些『修身齊家』的大學問。我只

想知道兇手是誰？」

楚留香道：「我相信假面人會繼續出現，敵對得愈尖銳，線索便愈多，目下有關鍾員外和劉侍郎的資料，應多方搜集，此時不宜急着下定論。」

□□　□□　□□

金陵已經是萬家燈火的時分。

回流香居的路上，陡增一股殺機。

星月閃爍。

只見濃密的樹蔭下，有人立影如樁。

乍見之下，是個公子哥兒，翩然清雄，身軀修偉，宛如玉樹臨風，顧盼皆足以自豪。他腰懸長劍，負手背面，那種架式，顯見武功深不可測。

他頭未偏過來，就先發話：「閣下就是楚留香？」

楚留香從容自若答道：「正是，不知尊駕有何見教？」

公子轉過頭來，面如冠玉，目如朗星，只是氣色稍嫌猴急，眉宇亦近於冷峻，他冷冷道：「聽說外來的和尚會唸經，本地的和尚想討教！」

楚留香苦笑道：「楚某只知道，普天下只有一個江湖，閣下未免說的太迂濶了！」

公子沉聲道：「你原本就是劍靶子，到處被人試劍，難道這回還怕死不成？」

楚留香正色道：「尚未請教公子尊姓大名？」

公子冷冷道：「柳上提。」

楚留香微詫道：「閣下就是人稱的江東一柳？楚某幸會！」

但對方却不作答，一股單挑試劍的氣勢，懾人雙眸，不減分毫。

幾個意念閃過楚留香的腦際：原來此人是江東一柳柳上提，人稱劍術第一、風姿第一的人物。此人未免托大，爭强鬥勝之念居然這般强烈，心眼太小，令人頭大，這該如何打發他才好？

挫他銳氣嗎？恐怕會樹下無謂的仇怨，存心輸他一着，未免有失學武者的英雄本色，也非心所願。

想到這裡，只有盡我本份，盡力施爲，事後如何，何須計較與安排？

於是，心胸爲之一寬，不再焦灼無計，乃調勻眞氣，蓄勢待發。

柳上提手提劍鞘，正待拔劍，突然見到對方還空着雙手，喝道：「你的劍呢？如果留在客棧，即刻去取，在下稍候不妨。」

「在下從不用劍，身上從不帶任何兵刃。」

「不用劍？」

「不錯！」

「我從不殺手無兵刃之人，去找吧！看有沒有適用的兵刃！」

楚留香無奈，只好四下張望了一下，隨地找來一支破掃把，隨手一拍，斷成一根六尺長的竹竿，就權當一把長劍。

柳上堤看得眼球如明珠，冒出火來，怒聲喝道：「那就是你的劍嗎？」

楚留香笑道：「湊和着用吧！」

柳上堤冷冷道：「好，那我就不客氣了！」

柳上堤挑劍操劍，一體動作，同時完成。

劍已出鞘，碧如秋水的長劍，引發出逼人的劍氣，令人刺骨生寒。

楚留香不是第一次見識名家的劍招，薛衣人、薛寶寶、帥一帆、中原一點紅等，他們都是一流劍術高手。

他們同樣具有人劍相溶的靈動氣勢，握劍的人，心之所存，氣之所形，它的凝聚，才是顯現出劍道的精髓。

殺敵手法縱然千流萬派，亦必同宗碧海之波，楚留香又再度領教宇內知名的劍術。

楚留香的武功高低，究竟要用何種尺度、標準去測量呢？

他的武功是抽象的、藝術的、哲理的、機變的組合。

他不是大力士、他不是快劍、他不是暗器專家，那他是什麼？他是智慧家和具有「神通法眼」的人。

柳上堤的劍「唰」的一響，伸指一彈劍身，嗡嗡作響如龍吟，這是用劍的人誠意正心，亦知對方頗具古君子不卑不亢之遺風。

他持劍在手，神情一斂，左手捏個劍訣，平推而出，訣指上仰，右手劍朝青天，緩緩引出。

正是一招最起碼的起手式，「仙人指路」。

接着揮劍如虹，抖出滿天星斗。

劍招凌厲，講究豐神脫俗，姿勢飄洒幽雅。

七七四十九招廻風拂柳劍法，劍勢若長江大河，綿綿不絕攻上。

楚留香身遊八卦，人走四方，竹柄翻飛。

瞬間，竹柄被柳上堤揮劍連削數截，楚留香一時之間，被他這種迅捷陰綿的劍招所制，

竟致無法還攻。

「咔喳」一響，竹柄又斷一截。

楚留香滿場飄飛，劍氣激盪。

幾招刺過，又是幾招跟出，絕不給人喘息的機會。

這柄劍看他能刺到甚麼時候，招式總是會老，這個應驗了，楚留香竿影已着着搶回攻勢。

幾回叮噹作響，劍身受到竹竿的拍擊。

綿密的劍勢又重新發作，柳上堤的「廻風怒濤」劍勢，直使拂柳如割，一柄竹竿奈何能承受他的劍鋒，只見楚留香身如飛燕，以輕功提縱身法閃躲，竹竿還是被削掉半截，只餘四尺長度。

竿走輕靈，霜鋒銳不可當，楚留香猶如兔鶻落地，竟持竿欺近柳上堤劍勢範圍，身形之展動，實在快得不可思議。

突然「喀」的一聲，柳上堤的劍尖刺中了目標。

這就是一劍穿心！他極少失手，但這目標却像是一張靈蛇的口，長劍直吞腹部，整支劍竟刺入竹竿中。

倏然，楚留香右手棄竿，左手一招反手直點柳上堤身後肩井大穴，指尖只稍觸及，並未眞正下手，否則對方早已受傷。

因爲柳上堤的長劍刺入竹筒內，就像孩童在玩喇筒，弄得門戶大開，楚留香可輕易點住他。

此時，楚留香原要點穴的手，却抓住了一塊石頭！

有人向他丟石頭！是偷襲，但被楚留香接住了。

待柳上堤回頭省視，整個決鬥場面倏然終止。

他把長劍磕擊地面幾下，竹竿裂成兩半。

劍未入鞘，柳上堤即縱身躍上了身旁的大樹，四下看了一會，憤憤的跳了下來，走近楚留香身旁。

柳上堤臉上神色變化多端，思忖良久，才道：「好卑鄙的小人，不曉得是那個兔崽子，竟用暗器偷襲。」

楚留香道：「是一塊石頭。」

柳上堤道：「如果不是被你接住，後果不堪設想！」

楚留香道：「不錯，公子必定受傷！」

柳上堤黯然點頭道：「不錯！柳某總算見了世面，有人說試劍是一種賭局，我輸得很慘！」

楚留香笑笑道：「楚某身上本無劍，爲人試劍，恐怕難以估算輸贏，公子又何必計較這些？」

柳上堤道：「在下就此別過，柳某從此多了一個朋友。」

說完掉頭而去。

楚留香今晚的最大收獲，就是結識了這位新朋友柳上堤。

柳上堤的武功高強，風流倜儻，文武兼修，這是楚留香在他的朋友中萬萬比不上的。像中原一點紅，終日板着臉孔，不見笑容，何風雅之有？更何況柳上堤的劍術並不亞於中原一點紅。

他們兩人是完全不同的性格，但俱是俠義中人；至於胡鐵花，乃生死之交，是幼年相契的朋友。

□□　□□　□□

水西門的流香居。

在這月華蕩漾的時刻，正有人提着酒上門來。

來人居然是柳上堤？

他一眼就看到甲板上的李紅袖，竟看得痴了，楚留香却在艙底閱讀「武功紀事」，並不知道來人是誰。

柳上堤閱盡多少美人，這姑娘雖然姿容秀麗，說她是絕代佳人則未必，但却使他眼睛一亮，到底這位以風姿第一自豪的公子是以甚麼眼光去看女人？

「在下姓柳，是香帥的朋友。」

李紅袖道：「請坐，我去叫楚大哥！」

「原來是柳兄，甚麼時候來的？」

楚留香邊走上甲板，邊含笑招呼。

李紅袖秀眼如星芒，看着柳上堤和楚留香，嫣然笑道：「楚大哥，這位朋友是……」

楚留香忙引介道：「紅袖，這位朋友是江東一柳柳上堤。」

柳上堤拱手爲禮道：「恕在下愚魯，竟不識得中原才女，失禮得很！」

李紅袖笑着回禮道：「柳公子的大名，小女子早已仰慕，今日一見，果然英傑特出，眞是名不虛傳。」

「不敢，不敢！在楚兄面前，自愧萬不及一。」

「楚大哥，你們怎麼會在一起？」

楚留香笑道：「我們是不打不相識。」

「是我敗了，楚兄的武功着實令人欽佩！」

李紅袖聽了仔細，她很了解楚留香，楚留香是不容易被打敗的，但這位柳公子却久聞才高傲狂，敗了還能傾心相交，不由得對柳上堤另眼相看，多看了幾眼後，心中蕩漾着一股莫名的慕意。

李紅袖望着柳上堤道：「柳公子是個能戰勝自己的人，是眞正的豪傑，眞慶幸楚大哥能結識你。」

柳上堤笑道：「好像這個世界已混濁久了，是不是？」

李紅袖道：「公子心思清如明鏡，世上如多幾個公子就有希望，常有人說，一個劍客心劍要合一，這個說法似精而實粗，心溶於劍固然重要，但還要加上知字，應該說是劍與心知合一。

因爲心是自發的，心劍合一是自我滿足的境界，與外在世界無關，知是外求的，用劍的人不能脫離人群，人群是變易的，致知方能扭其變。

一個劍客的劍與心知合一，才能洞燭人心，以其所學，觀照整個世界，這就是學劍的眞義。」

柳上堤目不轉睛，聞之動容道：「紅袖姑娘這番讜論，眞發人深省，有精解、有神識，在下佩服之至！」

接着轉向楚留香，又道：「楚兄，你有所不知，你我還是鄰居哩！流香居離我柳家河房並不遠，我就住在那裡，看吧！過去六、七間的河房，有小閣樓的那一幢就是。」說着，用手指着。

楚留香順着他的手指看去，訝道：「原來如此！不過，流香居是可以移動的，開過去就更近了！」

柳上堤點頭微笑道：「彼此就近照顧，方便許多，在下想來串串門子，也只不過一會工夫。」

楚留香笑道：「如果胡鐵花在，他必定樂意交你這個喝酒的朋友。」

柳上堤道：「據說胡兄的酒量驚人，想必楚兄的酒量亦在伯仲之間？」

楚留香摸摸鼻子笑道：「酒量不足以計較，倒是胡鐵花醉得比誰都快，不過，他不會鬧事就是了。」

柳上堤笑道：「嗯！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胡兄是最懂得喝酒的人，下回我把舍妹釀製的玫瑰露帶來，一定可以喝個既豪且趣。」

楚留香道：「令妹是？」

柳上堤道：「舍妹是柳如是，曾在秦淮操琴賣藝，目下賦閒在家。」

楚留香微詫道：「柳如是？令妹就是人稱江南第一美女的柳如是？」

柳上堤道：「謬稱而已，當不得眞的。」

李紅袖一旁道：「不知有多少王孫公子拜倒在令妹的石榴裙下。」

柳上堤道：「李姑娘不必羨慕她，有時我覺得她並不快樂，常常看她眉頭深鎖，若有所思。」

李紅袖道：「這是爲什麼？」

柳上堤道：「這個我也不知道。」

楚留香道：「據說令妹琴藝超絕，乃秦淮絕響，人間難得一聞，宛如人間仙子。」

柳上堤道：「舍妹精於琴藝，也喜好詩詞書畫，但這方面較之紅袖姑娘，恐怕遜色多了。」

李紅袖笑道：「柳公子太客氣了！」

柳上堤道：「所謂才藝有很多種，很多是學得來的，但是紅袖姑娘的智慧，就不是一般女子學得來的，這才令人傾慕。」

楚留香笑道：「我楚門的女子，確實有令人傾慕的一面。」

李紅袖在他們說話之間，乃下了艙去張羅別的事。

柳上堤道：「楚兄，在下今晚來，是談正經事的。」

楚留香忙正色道：「哦！什麼事？」

柳上堤道：「我帶來了一些消息，可能是楚兄想急切知道的。」

楚留香道：「柳兄是說最近金陵發生的案子？」

柳上堤道：「不錯，柳某曾在金陵郊外截獲一輛李記米行的騾車，竟載運火器，待我盤查，才抖露了賊黨的一些底細……」

楚留香一驚道：「賊黨會是誰？」

柳上堤道：「賊黨組織名叫『奉天會』，首領稱爲『聖君』，也就是假面人；而李記米行乃金刀李家的舖子，所以金刀李家有問題，但在下前去質問門主李蓮峯，他却不知有此事。」

楚留香道：「這是怎麼回事……」

柳上堤皺着眉頭道：「這其中定有什麼蹊蹺……」

接着，柳上堤還談到其他諸事——

慕容隨雲自創「會通超勝大法」，武功猶勝往昔。

蘇常一帶集結一批來歷不明的人物。

金陵三大鏢局最近成立「聯合鏢局」。

丐幫幫主梁上元藝出少林慧性大師，是少林俗家弟子中武功最高者。

有倭人武士自東瀛薩摩來中土，此人姓名爲吉川英次郎，已到江南地界，尋找一把失落的寶刀，名曰「望月寶刀」。

七殺塚有人祭奠，有人懷疑是金狐。

李記米行的騾車，在金陵郊外被發現載運火器，非中土所製造的，疑爲東瀛所製，有走私之嫌。

……

楚留香凝思這些問題，毫無頭緒可循，有不知從何理起之感。

「聖君」？假面人？會是誰呢？

會是佛門中人嗎？

像妙僧無花一樣，表面上寶相莊嚴，名心盡去，寬博有容，暗地裡却是六根不淨，移仇嫁禍，作奸犯科，可能有第二個無花嗎？

奉天會？奉天景命，元會運世，好大的口氣！有王者之言，豈不成了悖逆？聖君？聖之任者如伊尹，聖之時者如孔子，聖者龍行於地，欲廸康兆姓，爲萬世開太平，豈是殺戮、殘害萬民於水火者可謂之聖也？

慕容隨雲？很令人頭痛，會不會像慕容青雲一樣，爲稱霸武林，又掀起多少江湖風波？犯罪會遺傳嗎？

李記米行？火器？

李蓮峯有何可疑之處？

蘇常一帶，究竟將有何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胡鐵花、常景邁已首途出發，不久必有消息傳回。

痰盂疑案，至今尚無頭緒，只怕殺戮將繼續發生——

□□　□□　□□

七殺塚立在南門外山上，走出中華門，已是金陵郊區，只見江南桑麻野地，歷歷在目。

山上一片亂葬崗，讓人感覺陰風慘慘之感。

楚留香四處留神，七殺塚該在這附近……

此時驀見一座墓碑前，敬擺着許多銀紙，還有幾支新燃過的香，分明是這一兩天內有人來祭拜過。

來祭拜的是何人？

而這墓中躺着的又是何人呢？

驀地——

碑林中，一陣悉嗦之聲，一個紅色人影稍縱即逝，楚留香心頭一驚，抬眼望去，紅影漸漸遠去。

他忙找株大樹躍了上去，居高臨下，只見這紅衣人一直往南掠去，那該是報恩寺的方向，這究竟是甚麼人？

楚留香下山道上，却遭到兩個青衫蒙面人偷襲。

一個手持五虎斷門刀，一個手握粗管金筆，兩人很有默契的合擊夾攻，攻勢威猛，似欲置楚留香於死地。

楚留香見來人武功甚是高強，尤其那柄斷門刀，挾着一股凌厲的勁風，一出手就是狠毒的殺着。

金筆出手較爲沉滯，但穩重有力，若被點着，立刻開膛破肚，也是凶險之至。

楚留香身法快如急風，輕如飛絮，隨着筆影飛出右脚，向對方身上踢去，金筆慌不迭連退三步。

五虎斷門刀專攻上三路，出手奇快，連環擊出，着着逼在楚留香上身重穴，武功猶在金筆之上。

楚留香身形竄高伏低，接力克强，紙扇驀然一點，金筆手腕立刻酸麻難支，踉蹌向後直退。

少了金筆，斷門刀即使再凶猛，楚留香也比較能放手施爲。

只見他扇隨人走，在刀光下閃晃騰躍，紙扇瀟洒輕揮，使得斷門刀竟施展不開，楚留香紙扇拍個正着，斷門刀灰頭土臉，眼冒金星，急遽閃退。

兩人合攻之勢，立時瓦解。

楚留香摺扇「唰」聲一響，「我踏着月色而來」的墨字清晰醒目。

「楚留香？」手持斷門刀的人驚聲呼叫。

「不錯，正是楚某。」

金筆也驚道：「難怪功力如此驚人。」

楚留香冷冷一喝道：「五虎斷門刀彭天羽！金筆煞神葉璋，你們可是奉天會的人？」

斷門刀道：「不錯，我是彭天羽，他是葉璋。我們是奉命尋找金狐來的，並不知道你是楚留香！」

楚留香道：「引誘金狐出現？墳上的那些祭口是你們擺的？」

彭天羽哼道：「不錯，怎的……」

「你們不可多言，快退！」突然，林外有人傳來話聲。

彭天羽驚道：「是堂主來了！」

葉璋忙道：「我們快走！」

話剛出口，突然兩枚筒狀的東西從碑林後方飛來。

只聽如閃電霹靂般轟然大響，頓時煙霧迷漫，是兩枚煙霧彈，把一丈見方的場地籠罩住，伸手不見五指。

楚留香待閃避開來，注視現場，早已不見人影。

「好厲害的煙霧彈，還兼有殺傷力，這是東瀛忍術用的救命彈，難道所謂運送軍火，眞的是從海外偷渡進來的？這事可不尋常，那個堂主不知又是什麼人？奉天會也在找金狐，爲什麼？昨夜刼軍餉的有一把斷門刀，恐怕就是這個彭天羽。」

楚留香暗暗思忖了一陣，連忙想到疾縱而去的紅色人影，此人輕功極高，莫非就是金狐嗎？

他昨夜看過武林紀事，知道金狐是殺手組織七殺盟的老么，七殺盟於去年瓦解，其中金狐、黑豹是漏網之魚，今番怎會出現？報恩寺有何線索？楚留香也急急的趕往報恩寺去。

三

報恩寺。

楚留香走進寺來，只見規模不大，但出奇的寧靜，久久未聞人聲，頓時心中生疑，轉進一間名叫「退老居」的屋子。

大門敞開，驀見房內躺着兩具屍體，體溫尚存，剛死不久，兩人都被利劍割斷了咽喉，臉上毫無表情，可見使劍之人武功之高，殺人在一瞬間。

屍體旁邊桌上有一具破碎的陶製佛像，還有一塊正方型包袱用的花布，可能是包佛像用的。

不曉得佛像何以砸破？這兩人怎會陳屍此處？

楚留香走出「退老居」，來到門外，寧靜的空氣中，突然傳來「嗤嗤」聲響。

一道劍鋒，不按劍理出劍，來勢凶猛凌厲至極。

楚留香冷不防地兜個大轉，手肘碰撞到「退老居」的大門，竟碰得有點酸麻，在這一剎那間，他陡然臉上變色，斜瞟前方，驚出一身冷汗，眼前站着一個手持奇形怪劍的人。

來人狐狸頭套，只露出兩隻眼睛，身懸狐牌，全身紅色勁裝，手中一把有各式缺口的長劍，正在嘿嘿冷笑。

楚留香定定神，手搖白紙扇，心中動了眞火，此人可就是金狐了，好個卑鄙下流的偷襲手法，今番遇上可要給他顏色看。

楚留香怒聲道：「閣下這種偷襲手法，未免太卑鄙下流了吧？」

「卑鄙？這是突襲，最有效的殺人手法！」

「閣下就是七殺盟的老么金狐？」

對方凝視他片刻，冷冷答道：「不錯。閣下好身法，你能逃出我這一劍，絕非尋常之輩，你是甚麼人？」

楚留香摺扇「唰」的一響，今天扇開扇合，已經是第二次了。

金狐見到扇面上的墨字，身軀一震，驚道：「楚留香？閣下就是楚留香？」

「不錯，正是楚某。」

「你是來追捕我？」

「我無意找你，是你自己現身的，這回無論如何也不能放過你。」

金狐冷哼一聲道：「你該了解，我佔了地利，你是山羊進了餓虎崗，只怕會吃大虧！」

「你佔了甚麼地利？」

金狐冷冷地道：「報恩寺原是七殺盟的分哨站，這裡的一磚一瓦我最清楚，我要藏身，你絕對找不到。」

「再隱秘的東西，我都能偷得到，何況是人？你藏得住嗎？」

金狐冷笑道：「東西是死的，人是活的，何況我是金狐，只怕你就算找到我，也吃不住我的劍！」

楚留香正色道：「現在我尚有些不明白之處，想請教……」

「你說說看！」

「那兩具屍體是你幹的？」

「是的。」

「爲甚麼？」

「因爲這兩人已背叛七殺盟，加入某種神秘組織！」

「佛像內是甚麼東西？」

金狐冷然道：「你問的太多了，說也無妨，佛像內沒有甚麼秘密，內只有銀票兩張，金塊三條，是七殺盟留下來的錢財！」

「照這麼說，你是缺錢用了，是純粹來取錢財的？」

金狐冷冷道：「是的。」

「原來如此，那七殺塚出現的紅色人影就是你了？」

「不錯！」

金狐突然揚了揚手中的劍，傲然又道：「楚留香，假如能殺你一人，勝過殺千百人，我倒想試試這把劍，你小心了！」

楚留香輕搖摺扇，瀟洒的笑着道：「江湖上很多人有這個念頭，只可惜那些人都沒有好下場。」

「別人是別人，我是我，閒話少說，接我一劍！」

七尺奇形怪劍，如飛虹似的刺出。

楚留香摺扇一封，補上一記飛腿，雖然脚底落空，却逼得金狐閃身斜刺，很難刺中。

他這口碧芒森森的齒劍，給人一種詭異的氣氛，對方莫不認爲那齒口大有玄機，深懼着其道兒。

其實這把劍應該是刀，它就是「長虹刀」，因爲刀薄而窄，人人都以爲是劍。

而金狐所使亦全是劍招，金狐自己也稱它爲劍，也許金狐原本就是用劍的劍手，故以下

皆以劍相稱。

金狐劍光綿密，宛如一片光幕，楚留香飄身施展他的絕世武功，摺扇頻頻拍點，劍鋒雖然如影隨形跟着，却屢刺不中。

金狐大吼一聲，揮劍如虹，嗤嗤兩劍，連攻三招，好個楚留香，他人如游龍，掌指翻飛，閃了又閃，凌空一飛，整個如輪的劍光，猶似無目的的輾進，待收劍，劍光倏止，楚留香已安然佇立，輕搖摺扇了。

金狐再度發動攻勢，這回眞像天外飛虹一劍，人身整個配合長劍，眞像耀眼的青虹大蛇信，間不容髮，想把對方以力道以利器，狠狠的戳刺正着，但奇怪的是，楚留香並不怕這一招。

只見他飄飛而出，變招快速，扇形幾點，竟逼得金狐停住身子，卸力之餘踉蹌退了幾步，脚步不穩，狼狽不堪。

這道理是因爲楚留香自恃輕功天下第一，對方若拔空而起，必然慢了一步，楚留香反而在這一飛一掠之間，以更快的招術出手。

對方既已出劍又想提防，身子往往控制不住，因而弄得立樁不住而坐倒，但金狐非等閒之流，只略見狼狽而已。

這一來一往，金狐已領教到，要殺楚留香比登天還難，堪是最難惹的對手，心中暗暗盤算，再糾纏下去，只怕難以脫離。

就在這當兒，一個小和尚挑着兩袋米從殿前走來，看到這一幕，驚嚇得楞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

金狐閃身，一把抓住小和尚，隨手一點，人便癱軟在他手中。

金狐氣急敗壞的道：「不准過來！」

楚留香一怔道：「你……」

金狐冷冷笑道：「你不想再看到有人枉死吧！楚留香，你號稱從不殺人，怎麼？要讓這小和尚去死不成？」

楚留香怔怔的站在當地，眼巴巴的看着金狐挾着小和尚往後廂走去。

半晌，楚留香才緩步跟上，轉過一座牆角，突聽到「碰」一聲，後排有間廂房關上門，由內拴緊，小和尚早被推倒於門外，穴道未解。

楚留香趕忙上前，將小和尚扶起，拍開了他的穴道問道：「小師父，那廂房中有甚麼名堂？」

小和尚摸摸被摔疼的屁股，皺着眉頭道：「那個廂房中有秘道，他一定是從秘道中逃走

了！」

楚留香「哦」的一聲，連忙把廂房門撞破，只見房中的睡榻被掀起，床下正是一條秘道，黑漆漆的，金狐早已不見踪影。

「哇」的幾聲，小和尚淚眼婆娑的從「退老居」中出來，他哭叫道：「住持大師死了，二師父也死了，我怎麼辦！我怎麼辦……」

楚留香上前安慰道：「小師父，你師父是被剛才那個叫金狐的人殺了，你要節哀，速去官府報案才是。」

小和尚哽咽着抬起淚眼道：「住持大師死了，這個寺怎麼做下去？我……我怎麼辦才好……嗚嗚……」

楚留香道：「以後你就是住持大師了。」

小和尚不由睜大了淚眼，他今年才十二歲，稚氣未脫，張大着嘴，指着自己道：「甚麼？我是住持大師？」

「是呀！」

「我不會……」

楚留香笑笑道：「你每天守着香油櫃子，到晚上打開來，算算有幾個錢，日復一日，做久了，就是住持啦！」

小和尚摸摸光頭，破涕道：「有這麼簡單的事，那我幹了。」

楚留香取來火把，隨後又叮嚀一聲道：「不要忘了，快去向官府報案，還有，我叫楚留香。」

「知道了！」

楚留香舉着火把，走下秘道，人影一晃不見。

□□　□□　□□

這地道蜿蜒長達一里，塵封網結，已有很長的一段時日未曾使用了。

走到盡頭，只見又是一排石級，上面蓋著木板，楚留香伸手推開木板，竟然又是一張床榻，是在一間簡陋的廂房內。

他走出廂房，眼睛一亮，這庭院左邊竟臨着秦淮河，是個平整的小碼頭，靠着兩隻小舟，一隻蓬船。

右面只聽得吆三喝四的吵雜聲，他走進大廳，竟擠滿了人，個個在玩紙牌、擲骰子，原來這是一家賭坊。

楚留香東竄西竄，沒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識得場中之人，走出大門正是熱鬧的街道，抬頭一看是「銀興賭坊」，再折轉就是長干的煙花巷。

想不到報恩寺與秦淮相通，金狐不管從陸路或水路逃走，楚留香是不可能追上的，今日總算不虛此行見到了金狐。

楚留香特別注意的一點是：金狐是左手劍，左撇子該是很容易找出。

金狐似乎並不富有，會是誰呢？

他嘆了一口氣，直覺的感到這秦淮眞是罪惡的淵藪，多少罪犯假汝以遁！多少罪行隱藏於此！

□□　□□　□□

楚留香想找柳上提，來到水西門柳家河房。

他終於看到了柳如是。

只見她天姿明秀，靈氣高潔，不與群芳同列，仙骨卓犖，猶如洞天清絕之仙子，又似冷浸溶溶之月，勝過多少繁星。

楚留香第一眼看見她，似乎覺得她容色間隱隱有一股哀愁，在這韶華如花，正當喜樂無憂的年華，她的憂鬱何來？

難道柳如是本就是這種與衆不同的容色，更顯得她媚若無骨，柔婉動人的一面？

楚留香註定會愛上這樣的姑娘，因爲一個洒然出塵的人，最吸引他的就是清淨的東西，清絕的女人。

她親自執壺，斟酒相勞。

楚留香見她無限溫柔，弱不禁風之態，逗人憐愛，不免想到，她彈奏琵琶的韻緻，現在見她取一塊乾淨羅帕，細細抹弦，然後轉軸調音，「叮咚」兩響，便有高山流水，幽谷鳥鳴的意緻。

柳如是奏了一曲簡短的曲子，眞有引商刻羽之奏，使楚留香愈見迷醉，只怕將永難忘懷了。

情愫因而滋生……

□□　□□　□□

秦淮煙霧深鎖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秦淮河畔的水西門，可說是最熱鬧繁華的市廛，在一座河房的地下，竟有密室，這密

室是奉天會的龍驤堂堂址所在。

龍驤堂堂主坐在大廳梨花椅上，他蒙着臉，兩眼銳氣逼人。這間地下密室，情形猶如衙門的大堂，只是沒有升堂點卯的規矩而已，但一干人等分列兩側，整齊劃一。

堂主問道：「六號，有沒有金狐的行踪？」

「啟稟堂主，屬下與十七號今日沒有發現金狐。」說話的是五虎斷門刀彭天羽，他是六號；十七號該是指金筆煞神葉璋。

堂主沉聲道：「金狐今日曾經出現，爾等全無警覺，以後辦事可要謹愼，否則聖君怪罪下來，誰都擔待不起！」

彭天羽忙恭聲道：「是，屬下知罪，願領受懲罰。不過，一方面也是因爲楚留香從中作梗！」

堂主點點頭道：「我知道，這回算是給你們警告，楚留香確實是最難纏的人物，本座也已見識過。」

彭天羽道：「此人不除，恐怕以後行事諸多不便。」

堂主道：「此事有待本座與總巡檢商議，目前不宜輕舉妄動，目下你們兩個配合九號，繼續在金陵地面尋找金狐，不得放鬆。」

九號應喏一聲，正是金錢鏢黎理正。

堂主又道：「另外，其餘人馬隨着十三號、廿號、廿一號出發，配合虎賁堂準備進攻常州府第一號目標，本座在此協助滲透金陵第二號目標。」

十三號領着其餘十數人，領諭外出。

這十三號腰佩長劍，一襲月白直綴，正是因犯案脫逃的巴山劍客獨孤襄，不過已經易容打扮，不易認出。

廿、廿一號，是揚州雙煞，長得極相似，雖經易容但還不失其猥瑣相貌。

堂主又嘆口氣道：「青衫隊中，除了總巡檢之外，二號魔刀乃本座師兄，是頂尖高手，可惜此刻不在此。」

何謂第一號目標？

何謂第二號目標？

這位堂主說是魔刀常向東的師弟，魔鬼雙刀是天魔的弟子，天魔早已物化，想不到傳人竟繼續危害江湖。

此時堂外有弟子稟報，四十一號從虎賁堂來。

四十一號是綽號「小飛龍」，脚程極快的楊洙，身材短小，步履輕捷。

「參見堂主，這兩把銹劍是奉虎賁堂堂主之命帶回本堂！」

「辛苦了，快拿上來，這是聖君要的。」

堂主拿着銹劍把玩，端視良久，嘖嘖讚道：「好劍！好劍！竟如此糟蹋，這些所謂知名劍客眞不可理諭！」

□□　□□　□□

金陵覆舟山下，玄武湖畔，矗立着幾幢高大的府邸。

其中一幢高牆垂蔭，鐵門深鎖，門階左右盤踞石獅各一，兇猛有威勢，想見必非尋常人家。

大門的橫匾，金字燦然，雕刻着「金陵武林第一家」七個大字。這偌大的府邸，正是金陵武林盟主金刀世家李蓮峯的寓所。

楚留香走近大門，銅環輕叩門板，鐵門拽開，一個武事裝束的管事出來，問道：「請問尊駕何人？何事蒞臨本莊？」

楚留香拱手道：「在下楚留香，特地專程拜訪貴門主，煩請通報一聲。」

管事忙道：「原來是楚大俠，請進！小的即去通報！」

說罷，急急走進前廳。

楚留香則緩步進入大門。

金刀李家不愧是江湖名門正派，門下弟子頗有清譽，看這管事的謙恭執禮，進退有節，即知有大中至正，大門大派之氣度。

一般江湖門派，莫不是門禁森嚴，防伺緊密，客來一言不合，即動粗使氣，甚或舞刀弄劍，耀武揚威。

金刀李家不愧是金陵武林第一家。

走進大門，隱見高大的殿脊約有數重，花竹夾道，白石舖地，塘柳飄拂，流水潺潺，庭院深深，三明五暗，是何等清幽雅緻的莊院！

前面正廳，正沿階走下數人。

居中的一位，年約六十光景，魁偉威嚴，紅髯飄飛，大成若虛，英華內斂，正是李蓮峯本人。

右側是嚴仲，左側三位俱是三、四十歲年紀，一着青色束裝，一着灰色緞袍，一着月白直綴，除了穿月白直綴者之外，其餘二人皆方頤隆準，雙目神光湛然，恐怕就是李家的金剛

護衞了。

楚留香含笑敘禮道：「江湖末學後進楚留香，見過李門主。」

數人皆拱手答禮。

李蓮峯哈哈朗笑道：「哈哈！香帥不必拘禮，久聞香帥武功、人品超凡絕俗，今日一見，果名不虛傳！」

楚留香忙道：「門主過獎了！」

李蓮峯含笑間，數人直上大廳，廳中已備妥酒宴。

李蓮峯捋髯笑道：「依稀記得擲杯山莊的左輕侯與香帥相交甚篤，他秀野橋下的四鰓魚說怎麼好吃，老朽準備了玄武湖的青蓮魚，香帥品嚐看看。

以後到了冬至時節，說不定就不會想到秀野橋啦！到我金刀山莊盤桓幾日，還比較有意思哩！」

楚留香笑道：「在下與左輕侯是老朋友了，每年冬至，到他那邊即使吃不到魚，也可以燒燒酒，作圍爐竟夜長談，說到吃魚嘛！玄武湖的魚早就蜚聲南國了，在下只怕吃上癮，有勞門主破費了！」

李蓮峯豪笑道。「呵呵！來到江南不吃魚，那還吃甚麼？玄武湖的魚是吃不完的，何況吃魚總比吃肉好，吃多了也不會發福，胖的人多天一出門就怕中風，幸好老朽身子還清瘦些。」

說着，衆人不由笑了起來。

接着，李蓮峯一一引介門下弟子。

穿青色束裝的是二弟子林燈，即二金剛。

穿灰色緞袍的是三弟子齊正，即三金剛。

穿月白直綴的是李家總管李福。

四弟子（四金剛）李淵，出外公幹，未在莊內。

李夫人也出來會客，李夫人即金老太太的女兒金薔薔，五十多歲的徐娘，風韻猶存。次子李立民約十五、六歲，長得甚是清秀，母子倆出來宣喧一陣即回房去，而長子李立國却出去遊蕩去了。

傳杯換盞之餘，李蓮峯嘆道：「唉！老朽是金陵武林人士所推舉出來的盟主，却無德無能，只見魔焰日熾，詭秘的凶氣四處滋長，不知該從何理起，每覶然視息，眞不知何以爲懷！」

楚留香道：「盟主日日以江湖爲重，金陵之安定，正有待大力仰仗，不知門主採行何事

？有何良思對策？」

李蓮峯道：「也談不上什麼良思對策，見有可疑之人，稍加盯緊而已，至今沒有一件事有具體的結果！」

楚留香道：「不知盯住何人？他有何嫌疑？」

李蓮峯嘆了口氣道：「這件事也不知做的對不對，他就是法華寺的慧果大師。爲什麼老朽要盯住他呢？老朽原本懷疑少林寺有叛徒下山逞兇，但老朽有個族親法名證義，此刻正在少林寺出家。

是他傳回來的消息說：少林寺平靜如常，這些時日少林高僧全數在山，他們早課誦經、午間講道練武，這些高僧都還在場，故不可能是嵩山上僧侶幹的。

據老朽所知，大力金剛掌之類的絕技，只有慧字輩僧侶方得修習，如此看來，有嫌疑的就只有滯留金陵的慧果大師了！」

楚留香微微點頭道：「這些高僧既有不在場的證明，可見沒有嫌疑。至於慧果大師，確有可疑之處，但也無直接證據顯示他犯案，楚某認爲追查少林武功傳承關係，恐怕是其中的關鍵。」

李蓮峯道：「不僅此事，最近所發生的命案，據說也全無頭緒，到底這假面人是何方神聖？」

楚留香在席間，也把所見所聞提出交換意見。

金刀李家的人方知有「奉天會」、「聖君」的名稱。

另外有關金狐之事，李蓮峯是七殺盟的死對頭，即設計瓦解七殺盟的主謀，金狐的出現令他吃驚。

金刀李家是金陵武林正義的重心，所謂米行騾車私運軍火事，是否爲賊人所嫁禍？不然的話，就是金刀門有了奸細，此事不宜在席上明言，但楚留香相信，李蓮峯本人絕無可疑之處。

對付奉天會，一定要滙聚一股正義力量，各懷鬼胎、各自爲政，只有加速死亡。

柳上提懷疑李蓮峯可能是中了敵人的詭計，不可不加提防。

嚴仲突然問道：「據說香帥前天晚上遇上了柳上提，而且曾經互相比劃過，不知結果如何？」

「嚴護衞倒是消息挺靈通的，前晚確實與柳上提打了一架，但相鬥方酣，却突遭石頭襲擊，並未分出高下。」

嚴仲道：「柳公子的『廻風拂柳』劍法雖然非常有名，只怕還勝不了香帥。這石頭是何

人打的，怎會如此卑鄙？」

楚留香道：「柳公子的劍法十分高明，在下甚爲佩服，至於投擲石頭的人，一出手便離去，不知何人。」

齊正在旁思忖，心念幾轉，豪心忽發，他認爲楚留香既與柳上提打成平手，而金刀門金刀十三式的威名，猶在柳家劍法之上，何不試試這位名滿天下的盜帥？一把金刀若能挫其銳氣，我齊正豈不一舉成名？

當下懼意頓消，乃從容言道：「據聞香帥武功天下第一，小弟緣慳未能一睹香帥絕技，不知香帥可否讓我等一開眼界？」

楚留香神色微變，心中有數，清澈明亮，自知每到一處，就會有人專找難題，這種場面也很難違拗，只得水來土掩，逆來順受。這就是他的天路歷程，多少險阻難關，他都要一一闖過。

李蓮峯看在眼裡，知道自己的門下弟子向來驕縱慣了，自以爲是，妄自尊大，準是自討苦吃。

但他心細如髮，略一思索，也覺得弟子們能與香帥比劃比劃，可能獲益匪淺，言教不如身教，讓弟子得到教訓亦屬好事。

當下亦不置可否，無形中也有鼓勵之意，更何況他本人也想知道金刀絕技究竟能否扳倒楚留香。

李蓮峯乃改口面斥弟子：「你們不得無禮，香帥的武功豈是你們所能望其項背的？請他指點你們刀法上的破綻倒還差不多！」

弟子們聞之，噤若寒蟬，師倫大道，豈敢抗言不馴？

楚留香笑道：「也罷！在下久聞金刀十三式乃是刀法最上乘的功夫，在下願領教幾招，也不枉大家結識一場。」

李蓮峯亦笑道：「他們三人刀法都不相上下，阿正（齊正）最近賦閒在家，就由阿正代表如何？」

齊正喜形於色，領了師門尊諭，拱手道：「在下不揣冒昧，犯駕求教，特請香帥不吝指正。」

他們飯後休息一陣，李蓮峯乃囑咐長隨，到練武廳抱了一把木刀木劍，比劃過招，不用實物，點到爲止。

齊正選了一把木刀。

楚留香也隨手拿了一把木劍。

雙方拱手一禮，互道一聲請字。

齊正舉刀豪氣凌雲，兩招並出，刀勢虎虎生風，急遽踏步搶攻，招勢凌厲，身手可觀，不愧爲天下第一刀的門下。

楚留香挑劍操劍，一攻之中，直擊橫行，上下飄忽，使人眼花撩亂。

木刀木劍着着相碰，雖無爆出火花，却也如狂風驟雨，撩人衣袂，令人不容逼視。

金刀十三式的第五招「金刀過海」，剎那間刀影縱橫，如狂濤裂石崩雲，滔滔來勢，楚留香幾乎抵受不住。

楚留香只得以最快速度，迂迴閃避，劍輪也如影隨形跟住對方刀身，居中點刺。

這一刺雖在刀圈中傷不了人，但却令使刀者不得不橫退三尺，因而刀鋒很難砍個正着。

兩人這一交手，齊正已領教到，楚留香豈是擺在砧板上的肉，要剁他談何容易？

楚留香神色亦略略一斂，他總算了解金刀門的絕技，刀勢兇猛霸道，空前凌厲，自己的劍勢以輕靈飄忽爲主，若被剁個正着，必然輸面居多，他心念一轉，稍作盤算，已知如何應敵。

又見刀影閃動，齊正揮刀使出第九式「金刀掠月」，就像一隻距高崖上的猛虎張牙舞爪，一片耀眼，迎頭急劈而下。

楚留香沒有揮劍去封，却斜走一方，噹噹兩劍，反背刺出，刀勢尚未收住，齊正竟在踉蹌退步之下，差點坐倒。

李蓮峯在旁靜觀，想了很多，刀法固然凌厲，在齊正手中使出來就像機械一般，有門有路，但比起楚留香的矯捷身手，千變萬化，神妙無方，金刀要取勝恐怕很難，也可說根本不可能。

但金刀十三式中的最後一式是「雷動天下」，這招他很有信心，楚留香將不會討好到那裡去。

齊正終於要使出最後一式了，他身子凌空拔起，舉刀朝天，那架式猶如一隻碩大無朋的鷹隼，有意掩蓋整個天色。

他暴喝一聲，勢如千刀萬剮，目標豈不被一寸一寸地剮碎。

楚留香見來勢非比尋常，以最高明的提縱輕功，如急弩激射，掠出刀圈，只聽「咔喳」一聲，木劍前鋒，還是被削了一截，就在這一剎那間，他已欺身把長劍一送，劍已架在齊正肩上。

齊正氣喘噓噓中，手持的木刀竟自散裂開來，一把木刀已成廢物，令在場觀戰的人觸目心驚。

李蓮峯呵呵笑道：「好，好！不必打了，香帥的武功如天人造化，你們總算開過眼界了！」

齊正面有愧色道：「弟子自承藝業不精，有辱師門，願領責罰。」

楚留香道：「那裡的話，面對你們的金刀，在下只有使出閃避的招式，要談勝負，恐怕言之過早。」

李蓮峯面對弟子嚴詞道：「你們都聽清楚，齊正是着着實實敗了，你們究竟能領悟其中多少？我要聽聽你們的意見。」

嚴仲首先道：「香帥以靈制動，一靈一動，動的人成了機械，靈的人成了駕馭機械的人，弟子在想，齊師弟的招式是被看破了！」

林燈答道：「香帥的劍也被削了一截，假如是眞刀眞劍，香帥可能也會略被刀鋒所制。」

李蓮峯道：「阿燈，你是不服輸？」

林燈忙道：「不，弟子認爲齊師弟的刀鋒雖不能傷及香帥，但齊師弟拿的若是眞刀，當然就不會破裂，至少還可以防備香帥最後一劍。」

李蓮峯道：「阿仲說的很對，以靈制動，他不動我動，他一動我亦動，但刀取重勢，劍走輕靈，刀遲滯半步，便易受到肘制。

至於說招式已被看破，倒也未必，我相信香帥是第一次遭逢金刀刀法。但阿燈的說法就完全錯誤了！」

林燈怔怔的道：「弟子恭聆教誨。」

李蓮峯嘆道：「香帥的劍被削了一截，這是天然現象，而木刀所以會散裂也是天然現象，因爲『雷動天下』是金刀刀法中刀勢最重的一招，無異如同雷霆萬鈞，正如搬一塊大石頭可以把鐵條砸斷。

但搬動石頭需要付出大力，所以使這招『雷動天下』却有隱憂，就是使刀的人，眞力會短暫消散，在這當兒，用刀的人若一擊不中，就會出現危機，對方把劍一偏，或欺身向前斜出，立刻一劍送終。

所以用『雷動天下』這招是要看時機的，爲師創立金刀刀法，招式之間並非連串，道理即在此，或出第七招、第九招、第十三招，都可隨心所欲，無定格以相强，只要撿個合宜時機，方能運用自如。

以剛剛那場比試來說，阿正的眞氣已消散了，香帥的劍只要一抽一搠，立時可以血濺當場，阿正根本無反擊之力，唯一足以自慰的是，金刀刀法的威勁，是不怕對方硬碰硬的，若

有人硬挫刀鋒，無異是以卵擊石，必然劍毀人亡。由此可知，香帥能衡量情勢，伺機取勝，眞是智慧過人！老夫欽佩之至！」

楚留香道：「盟主聽微決疑，在下亦獲益不淺，眞不愧爲一代武學宗師，在下始終認爲，每逢出擊，若能致勝，僥倖成份居多，實不足掛齒。」

李蓮峯笑道：「香帥能謙冲爲懷，風義感人，浩瀚江湖，能有香帥大力匡扶，任何群魔巨邪，只怕難以遁形！」

楚留香尚未答腔，李蓮峯又道：「來！來！老朽帶你到後山庭園一遊，請你品賞本莊風景。」

不由分說，拉着楚留香往後花園走，其他弟子乃各自散去。

四

金刀山莊庭園規模廣濶，園中樓閣重疊，益覺宏偉壯麗，短廂長廊，花木成蔭，曲徑通幽，像是鎖住了一秋的韻緻。

沿着砌石走過，已見亭橋假山，橋堤橫臥九曲河上，河水導引自玄武湖，水色澄澈，非常清寂。

玄武湖周邊繞有覆舟山、鐘山、鷄籠山等，湖之兩岸，桑蔭稠密，禽鳥飛鳴，湖中碧波萬頃，漁帆點點，景緻之雅，令人嘆爲觀止！

山莊後面是矮丘，兩人爬上山頂，清風徐來，遙見湖山景色，打漁船、採菱舟，江南魚米之鄉，這是最眞實動人的寫照。

楚留香遙望這山光水色，一言不發，也許山水能滌人煩憂，幾日來的奔波，沒有比這一刻更令人心曠神怡。

李蓮峯顧視着道：「香帥屹立山巔，吟哦天地，心胸爲之一寬，可以怡顏，可以寄傲，這是你的感受嗎？」

楚留香含笑道：「門主恐怕也是山水中人，有詩有情，山水花月本無情，情在看山看水看花看月的心眼之中。」

「香帥的文雅，令人羨慕，像你這種人，不知令多少姑娘着迷，不過，老朽今天屹立山巔，却毫無看山看水的情緻。」

楚留香微詫道：「不知門主爲何愁悶？」

李蓮峯先嘆了口氣，然後才道：「本莊出了奸細，老朽數月來已被無名之毒所困，全身無法提引眞氣，無法使力，簡直成了廢人。」

楚留香雙目圓睜，驚得說不出話來。

過了一會，他才道：「會有這種事？」

李蓮峯點頭苦笑道：「到目前爲止，你是唯一知道這件事的人，老夫帶你來此，也是爲了避人耳目。」

「門主被人下毒，是否至今還不知毒從何來？」

「是的，如果說是從食物中下毒，本莊其他的人並無異樣，老夫三餐都與弟子們同桌共食，而他們每隔十天便要接受校閱武功，並沒有發現他們武功退步的情形，所以令老夫不解的是，就只有我一人中毒而已。」

「不知門主有否懷疑某人。」

「沒有。」

「這……」

「要說懷疑，四大弟子中恐怕是老夫首先要懷疑的對象了，但老夫至今不曾覺得何人最可疑，所以一直未曾採取任何行動，你想，其他都是老夫的親人家屬，怎麼可能蓄意要毒害老夫呢？」

「食物中毒似乎不太可能，門主的日常用具是否檢視過？譬如常用的刀劍或者常喝的茶具、盥洗用具等是否沾了毒？」

「平日練功的刀劍，老夫並非常用，何況不摸刀劍已有兩月之久，至於茶具，每日管家都勤加洗滌，似乎也沒問題。」

「下的毒是慢性毒，是長時間暗中下手，必然有某種生活規律被掐作把柄，有待仔細觀察。」

「唉……」李蓮峯又嘆了口氣。

「門主有否延醫診治？」楚留香又問。

「老夫略通岐黃之術，也吃過金陵名醫的草藥，却無可奈何，主要原因是不知毒物之名

，另則這個毒還在下着，老夫每日可能還浸淫在毒藥之中。」

「這番話就是問題的所在，門主的寢室不知有那些人經常走動？」

「經常到寢室來的，有拙荊及小犬立國、立民，四個弟子及總管李福。嚴仲是奕棋高手，每個月都定期和他下幾盤棋。

林燈擅長園藝，蒔花植木，料理本莊的盆栽；李淵、李福管理金陵米行之事，錢糧賬簿，常找老夫商議，當然其他弟子也管商事。只是李淵較常出外公幹而已；齊正主持訓練本莊弟子練武事宜，所以上面這些人都經常到老夫寢室。」

楚留香皺眉道：「照這情形看來，人人都有嫌疑了！」

李蓮峯點頭道：「不錯。」

楚留香突然想起一事，問道：「江湖傳言，李記米行私運軍火，門主是否知道這件事情？」

「老夫門下已查清楚，是有人暗中嫁禍；旗幟是我們米行的，騾車却不是，老夫此刻正命李淵查訪，以便給大家有個交代。」

□□　□□　□□

李蓮峯坐在大廳梨花椅上，閉目沉思。楚留香安慰他不必作孟浪之舉，暫且勿動聲色，一切寬心保持常態。

楚留香獨自進入李蓮峯的寢室，準備仔細檢查。

東翻翻、西摸摸，筆硯紙張，桌椅窗簾、床榻紗帳、燈籠燈草……等等，都端詳仔細，却仍摸不着頭緒。

打開窗子，窗外柳條幾株，隨風飄拂，室內有盆栽，沁人心脾。

在這樣美好的環境，斗室居然隱伏着不可思議的危機，即使人不出門，也有禍事從天而降，這個世界眞的那麼可怕？

楚留香走出寢室，在室外踱步，頻頻尋思。

這時幾株柳樹沙沙作響，風起了，九月的秋，又添了幾許涼意。

突然有個意念閃現他腦際，他在室外瞪目端視，然後又急切的踏入寢室，接着他又神色匆匆的走到大廳，他的臉色變化異常，不曉得他在注意什麼？跟着他又竄回寢室，好像在尋找什麼物件。

「想不到下毒的竟是他——」

楚留香很興奮，他終於找到了答案。

此時的他，念轉慧生，他認爲這個下毒的人，必然與奉天會有關，可能是查緝賊黨巢穴的最重要線索。

以這個人的武功看來，他在奉天會的職位可能不低，楚留香不禁神馳意醉，何不來個將計就計，使對方猝不及防，以便一網打盡！

□□　□□　□□

落日餘暉披照着大地。

渺渺江南，抹上了一層秋黃。

胡鐵花和常景邁已經來到了常州府地面。

這常州府是江南膏腴之地，只見陂塘隄堰，畊屯炊煙，桑麻遍野，穀粟充溢，典型的江南農村，一一盡收眼底。

他們兩人不是來看風景的，只見常景邁終日繃着臉，心事重重，一心一意要找那八指頭陀。

胡鐵花還是那付德性，一手提着酒葫蘆，喝了又舀，舀了又喝，兩人雖然沒有談笑風生，畢竟還像多年的故友重逢，所謂「一笑爲知己」，有酒就有笑話，彼此一直互相提携照顧着。

到了常州府武進城，問明了天寧寺的地址，是在武進城北十里的白楊山上。

只見城裡已是萬家燈火，兩人不得不找個客棧歇宿。

兩人進了常平客棧，先解決晚餐要緊。

「一切等明天再說吧！」常景邁用着飯說。

「對！明天會更好，我會幫你找到那個甚麼八指頭陀的，你放心吧！」胡鐵花邊喝着酒邊說。

常景邁嘆道：「胡兄，不是我說你，你看你，早也喝，晚也喝，酒喝多了是會誤事的！」

胡鐵花歪着嘴，不以爲然道：「常兄，你把話說反啦！在下若不喝酒，就會昏昏沉沉，有了酒喝，人才會清醒。」

「眞有此事？」

「當然了！」

「難道胡兄現在是最清醒的時刻？」

「不錯，是最清醒的時刻，也許比你清醒。」

「怎麼個清醒法子，能否說說看？」

胡鐵花忽然壓低了聲音，正色說道：「咱們從清石埔開始就被人給盯上了，難道常兄不知道？」

常景邁一驚，喃喃道：「眞的？」

「我怎麼會騙你呢！」

「我怎麼沒注意到？」

胡鐵花笑着道：「你不喝酒怎麼會知道？不是應驗了嗎？你偷偷往後瞧，那第二張桌子的那位。」

常景邁依言睨視，果見一位散髮灰裝的青年，身材魁偉，冷電般的眼神，孤傲冷峻，手邊一只長布袋，只怕是帶了傢伙，自顧自吃着，偶而瞟向他們看一眼。

常景邁苦笑道：「胡兄怎敢確定他是盯梢我們？一路上來來往往的商旅那麼多，說不定大家是走同條路罷了！」

胡鐵花道：「話是不錯，從金陵來常州的人並不只我們兩個，但是平常人和盯梢的可大不相同，多注意幾下就知道。

我最近幾個月常和老臭虫泡在一起，他那隻怪裡怪氣的鼻子聞不出好味道，所以只好盡力察言觀色，在下多少也受他的影響。」

常景邁點頭道：「說到香帥能觀察入微，屢破奇案，在下實在欽佩！」

「你莫要以爲他有甚麼了不起！有時候會害死人的！說甚麼『凡是反常的現象，就是人爲的現象』，結果處處招來殺機，我跟着他受苦受難！還好，我常喝酒，能保持清醒，也保住我這顆項上人頭。」

常景邁笑道：「胡兄與香帥俱是俠義中人，而胡兄英雄了得，又極富人情味，所謂俠骨柔情，也該有這個意思了。」

胡鐵花沒待他說完，驀然驚起，呼道：「奇怪，那個人不見了！」

常景邁神情一變，也跟着驚起。

兩人飄身掠出門外。

只見前方十丈外一個疾勁人影，隱隱竄飛在月色中。

胡鐵花和常景邁立刻竄身一躍，跟了上去。

果然，前面就是那個灰衣青年人，身手矯健異常，而且不時垂首彎腰，姿勢怪異，看不出是那個門派的點子。

胡鐵花外號「花蝴蝶」，豈是浪得虛名？他的輕功雖比不上楚留香，但放眼江湖，也算

是數一數二的。

而常景邁，乃海南一脈的右護法，更足以擠身一流高手之列，輕功也非比尋常，所以那條灰衣人影不曾離開他們的視線。

□□ □□ □□

已經追踪了一陣子，此刻已出了武進城。

胡鐵花與常景邁辨明方向，心頭不由一震。

這是往北的方向，正是往天寧寺的路徑，不由分說，兩人更加謹愼，只怕前頭會有甚麼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過了村集，荒郊野道……

前面已是黑壓壓沉靜的山影了。

山坳間，隱約閃現幾點燈火，月色中也勾描出幾筆模糊的廟牆簷角，離天寧寺已不到兩里地。

前面那個灰衣青年人已放緩了脚步，後面的胡鐵花、常景邁也躡躡閃閃，但脚步輕靈，不發聲息。

「站住——」

突然前面有人暴喝。

胡鐵花與常景邁猝然一驚，相視一眼，以爲行藏暴露，正想霍然現身，當面和他們計較一番。

不意却再聽到——

「你是誰？何故擋我去路？」

說話的正是那個灰衣青年人，只見前頭樹下正屹立着一個人影，來人肩上挺着長劍，身穿青衣，神情傲慢。

青衣人緩緩踱出，沉聲道：「我姓郭，其他的事你還不夠資格問，倒是你這條小命要給我留下。」

灰衣青年人雙目凌芒激射，冷聲道：「閣下好狂的口氣！我還以爲中土武人崇禮尚義，沒想到盡是一些鷄鳴狗盜之徒。」

青衣人哼了一聲，冷笑道：「望月寶刀！望月寶刀！可惜，可惜，寶刀不祥，又多添一條寃魂！」

灰衣青年人展顏道：「不錯！我是從東瀛渡海來中國，就是要找出你們這批奪刀殺人的

兇手！本來想找八指陀頭問個究竟，沒想到你們這批人竟自動現身了，這可不能輕易放過你們！」

青衣人陰笑道：「我奉命格殺你，只怪你自投地獄！」

胡鐵花和常景邁面面相覷，此時方才恍然大悟，灰衣青年人是倭人，爲了望月寶刀要找八指陀頭，來到天寧寺路上，竟遭到這個姓郭的青衣人狙擊，說是奉命前來，不知是奉了誰的命？

這個姓郭的究竟是何來歷？

看來奪人之刀，殺人滅口，這批人的確不是什麼好東西，他們兩人潛伏在草叢，還是按兵不動，靜觀其變。

「嗆——」一聲響。

青衣人的長劍已然出鞘。

抬手舉劍，旁人看來一點都不生疏。

因爲這一式正是武當派「兩儀劍法」的起手式，中規中矩，有板有眼，堪是武當劍術之正宗。

胡鐵花眼睛一亮，輕聲道：「常兄，這是武當兩儀劍法，你看他會不會是武當叛徒郭駿？」

常景邁注視着青衣人道：「很有可能，這該是和假面人一夥的，你看我們要不要助那倭人一臂之力？」

胡鐵花略作沉吟道：「有這個必要，這個姓郭的好歹要把他緝拿住，好問個清楚明白！」

常景邁道：「對，走吧！」

兩人立刻縱身而起，飛掠向場中。

灰衣人已從布袋中抽出倭刀，長長的冷冽薄刀，耀人雙眼，正待雙手揮刀急進，突見場中多了兩條人影。

胡鐵花宏聲喝道：「慢着！把話說清楚再動手也不遲！尤其是你——」

說話間，手指向青衣人。

姓郭的青衣人與灰衣倭人，驀地紋風不動，怎麼冒出這兩個人？

青衣人眼睛突冒寒光，舉劍猛然斜刺，他竟出手襲擊說話方了的胡鐵花，眞是卑鄙到極點。

胡鐵花眼前一花，向旁疾閃而過，却聞「噹」的一聲，雙劍交合，爆出火花。

是常景邁出手揮劍架封，口中同時憤怒的吼叫道：「好個毛賊種！卑鄙、無恥、下流至極！」

青衣人哼道：「凡擋我行事者，一概格殺！」

常景邁厲聲道：「你姓郭？武當叛徒郭駿？你跟假面人有什麼關係？看來我們今天是找對人了！」

青衣人冷然凝視他道：「你們是誰？你怎麼知道我是郭駿？看來今晚我可要大開殺戒了。」無疑已經承認。

常景邁冷笑道：「我姓常，海南派的護法，他是胡鐵花，你要大開殺戒？不怕風大閃了舌頭？難道以爲我們怕你！」

郭駿聽了暗暗心驚，然後冷聲道：「胡鐵花？海南派？你們管這檔子閒事，是活得不耐煩了！」

灰衣青年人怔在當場，道：「兩位先生不必多管，這人由我來對付。」

他說完，不待胡鐵花、常景邁開口，立即舉刀橫掃，東瀛刀技，霸道十足，豪氣干雲，端的凌厲異常。

郭駿乃武當一代劍術高手，爲武當三英之首，豈是等閒之輩？劍似飛虹，人如游龍，一時刀光劍影，凶煞威猛。

他脚踏子午，劍走奔雷，身游八卦，人走四方，兩儀劍法發揮得淋漓盡致。

倭人武士刀，刀鋒冷森森，明晃晃，猛削猛砍，由於刀勢沉重，刀鋒難挫，他一連的攻拒削砍，絲毫不落下風。

胡鐵花與常景邁，二人閒站一邊，看得心驚肉跳，想不到這兩人本事如此了得。

但見郭駿雙目緊盯刀鋒，眼前一刀迎面砍來，他身子略閃，飛脚向對方手腕上踢去，倭人冷不防這招，只好收招退拒，遲滯一會，又再廻刀砍削。

但郭駿的劍早如靈蛇似的突竄劃過，倭人牙根咬緊，一條血痕從手臂中濺出，雖然未傷及要害，但已證明郭駿的劍法高超。

又是一回幾回交攻，武士刀還是如此勇猛。

兩儀劍法嗤聲疾出，快得令人眩目。

年輕倭人汗流滿面，他領教到中國武學果然高絕驚人，神妙可觀。武當一劍，堪堪已在東瀛刀法之上，絕不是自恃刀鋒霸道便能解決一切。

兩儀劍法綿綿不絕攻上，絲毫沒有讓對方歇脚的餘地。倭人運刀力砸，就像看到死纏不休的毒蛇，想一刀橫腰斬斷。

「叮噹！」之聲大作，刀劍交鳴，然後嗤的一聲，倭人的大腿掛了彩，這回可流血不止，受傷不輕。

常景邁暗暗心驚，隨即見勢出手，否則這位倭人會當場橫屍劍下，海南窄劍，直同耀眼青虹，郭駿只得封劍急退。

常景邁橫劍當胸，正色道：「閣下好劍法，讓我海南派來領教領教！」

郭駿略喘着氣，暗自思忖：看來此人劍術不弱，再加上江湖名氣響亮的胡鐵花，即使周旋到底，也不容易討好。

何況今晚另有要事待辦，不如就等下回再見眞章。

他念頭一轉，仍凜然道：「憑你，我郭某人還不放在眼裡，今天這趟使命看來難以達成，改日再取你們這幾條狗命。」

說罷，騰如驚鴻，去勢奇絕。

胡鐵花正待移步，已被常景邁阻止。

常景邁嘆了口氣道：「胡兄，不必追了，窮寇是追不得的。」

「這個我知道，我是想看他往那個方向去。」

「現在不必計較，眼前這個倭人，也許就是極重要的線索，我們先問問看。」

□□　□□　□□

年輕倭人已坐倒地上，敷傷擦藥，然後抬眼注視胡鐵花和常景邁二人，道：「兩位出手相助，在下很感激！」

胡鐵花緩步上前，和聲道：「路見不平，略助一臂之力，何足掛齒，不知閣下傷勢重不重？」

倭人道：「不要緊，一點小傷而已。」

胡鐵花道：「我們想請教你一些問題……」

倭人道：「哦？你請說！」

胡鐵花道：「閣下來自東瀛，何以千里迢迢至此？不知那望月寶刀是何物？另外你爲何要找八指陀頭，那個郭駿爲何要殺你？」

倭人道：「我名叫吉川英次郎，來自東瀛薩摩，是足利幕府織田藩部的武士，近年來幕府各部征戰，東瀛各地皆鬧飢荒，我們織田將軍在前年派一支使節船舶來中國，帶着望月寶刀及其他珍珠、檀香墜扇之類的貨品，想以寶刀進貢中國朝廷尋求物援，並思與中國商人換購米糧。

誰知船使來到寧波外海，却遭到暗算，使臣的屍身飄浮在海上，寶刀、貨物都被洗劫一空。

其中有個吉川英太郎是家兄，他爲了護刀，身遭四指抓斷心脈，我到處探聽，知道天寧寺有八指陀頭，所以趕來看個究竟，這個郭駿想必是與兇手同路的。」

常景邁聞之頻頻點頭道：「原來如此！又是四隻手指，抓斷心脈！」

當下也把海南派失落斗篷，師兄被殺的慘事吐露出來，吉川英次郎總算明白，大家都是天涯尋仇的同路人，不禁唏噓落淚。

吉川又悽婉道：「想不到中國也有如此亘奸惡寇，你們中土人總以爲我們是倭寇，其實說來話長，倭寇不是沒有，但你們中國的海盜專門勾結倭人，爲非作歹，恐怕爲禍更烈！何況聽說海岸有很多走私的大窩主，這些人作奸聚歛，爲害不淺！」

常景邁道：「吉川先生說的很對，咱們中國內部也隱藏着不少敗類。」

胡鐵花道：「吉川先生好像曾跟踪我們？」

「是的。」

「這是爲什麼？」

「我是從杭州北上，在清石鎭附近遇見你們，因爲聽到你們在談八指陀頭，所以一路上就盯緊你們。」

常景邁道：「原來如此，你們遺落的望月寶刀有何特徵？爲何如此看重？」

吉川答道：「這望月寶刀是東瀛名匠望月達三仿中國劍型，花三十年工夫嘔心瀝血鑄造而成。原本就是幕府作爲進貢之品。

但它確實削鐵如泥，幕府將軍不捨割愛，後來戰爭變亂，流落到薩摩領主手中，爲了換取米糧，才派船前來中國接洽。此刀是眞正的神兵利器，覬覦此刀的人，必然是江湖練武之人。」

胡鐵花憂心忡忡的皺着眉頭道：「這把望月寶刀若是落入假面人手裡，那江湖豈不掀起一場浩刼？」

常景邁點頭道：「問題是，誰是假面人？如果他擁有了斗篷，又擁有寶刀，誰能制服得了他？」

吉川沉吟道：「在下一路打聽貴國江湖人物，聽說有個楚留香，武功天下第一，也許該請他幫忙！」

胡鐵花笑了起來，道：「哈！那個老臭虫是嗎？搞不好現在已經死在女人懷中了，他到處欠女人的情，到處留香，這叫『處』留香。」

吉川道：「哦！這可眞是大衆情人，此人風流可知。奇怪，你怎麼說他是老臭虫呢？他不常洗澡不成？」

常景邁笑道：「這位胡兄和楚留香乃過命之交，是眞正的好朋友，他們之間彼此戲謔，胡兄最愛開這個玩笑了。

說到楚留香，確是天下第一人，武功機智無人能及，目下他人正在金陵，也是在查訪賊人行踪。」

胡鐵花睨視吉川道：「吉川先生的中國話怎麼講得如此流利？」

吉川道：「在下母親是中國人，我從小唸過三字經、千字文、論語，甚至朱子語錄、史記等，所以說中國話很自然，在下亦極仰慕中國文化。」

胡鐵花笑道：「呵呵！你讀的中國書比我還多，眞不簡單。」

吉川忙道：「那裡！那裡！」

胡鐵花又道：「今晚你們兩個都急着找八指陀頭，刻下天色尚早，我們三人何不到天寧寺摸摸他的底細。」

常景邁忙道：「你不說，我差點給忘了，也罷！我們即刻到天寧寺去！」

吉川亦點頭稱好。

三人議定，立刻循路上山。

山間砌石爲道，道旁花柳扶疏，竹蔭蒙密，景色怡人，三人一路行來，心情亦爲之開朗許多。

□□　□□　□□

天寧寺。

胡鐵花、常景邁、吉川英次郎來到寺前，一直都沒有人攔阻，四週一片寧靜，顯得有點不合乎常情。

三人略作猜忖，是寺裡沒人？抑是天寧寺原本就是供人遊覽的勝地？也就是說它是一般寺廟，並沒有江湖門禁。

三人都是正派人物，心中不無疑慮，錯把佛門清淨之地當作殺戳戰場，錯把參禪禮佛的高僧看作邪魔歪道，未免大大有愧，於是他們也顧到了禮數，乃堂堂正正從容的進入廟堂大殿。

殿前殿後，左右廂房都掛有燈籠，可見住了不少僧侶。

此時一個小沙彌從殿後走來，雙手合掌道：「施主，是來上香的嗎？」

常景邁道：「是的，咱們上過香順道拜謁貴寺的八指禪師。」

小沙彌道：「施主是說覺非大師？」

「是的。」

「大師已圓寂了！」

胡鐵花驚道：「圓寂了？什麼時候？」

「三個月前。」

「怎麼這麼巧……」

「甚麼事這麼巧？」

「我們要找他，他就死了！」

小沙彌抬眼道：「人已死了三個月，難道三個月前施主也在找他嗎？」

胡鐵花一楞道：「這……」

常景邁接口道：「小師父，我們相信就是了。」

小沙彌道：「施主言下之意，好像還在懷疑我的話？你可以找武進城的善男信女一問便知，再不然問吳捕頭好了！」

說完，小沙彌便逕自離去。

三人上了香，買了些四色糖、銀紙等禮拜了一番，也奉了香油錢，乃帶着滿腹疑雲匆匆循原路下山。

一路上，三人思潮起伏，各自悶頭沉思。

常景邁開口道：「胡兄，依你看，天寧寺有可疑之處嗎？」

胡鐵花沉吟着道：「很難說，但是看那個小沙彌表情眞摯，言語坦誠，並不像是在撒謊的人。」

吉川道：「天寧寺沒有武備的跡象，我看是弄錯了。」

常景邁道：「在下也有這種感覺。」

胡鐵花道：「不管如何，回武進城探聽一下，再從長計議。」

於是二人便不再多言，往前行去。

三人進了武進城的客棧，先問店小二，又問掌櫃的，得到的答覆，如出一轍，覺非大師果然已在三個月前圓寂了。

他們決定明天一早再問武進城的捕頭，若求證屬實，則線索放棄，情勢也整個改觀，只好速回金陵再作打算。

□□　□□　□□

初更。

武進城街頭，突然打破了夜色的沉寂。

客棧附近的街頭，有一堆人群吆喝着，有拿火把的、有拿水桶的、有拿長刀的，像是緊急整飭隊伍，絕非例行巡更值夜。

胡鐵花、常景邁、吉川英次郎往前一看，那些人都穿了號褂子，是常州府的馬步捕快，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

居中帶頭的，一副豹子頭，挺腰突腹，勁裝佩刀，想必是捕快頭兒。

常景邁心中一動，記得常州府的總捕頭姓吳名永祿，外號「燕翎刀」，也是六扇門中的好手。

這時隊伍已整畢，只聽捕頭喝道：「閒雜人等，廻避！隊伍儘速出發！」

胡鐵花等三人心頭狐疑不定，不料仰天一望，只見西邊天色一片通紅，是祝融肆虐！某地遭受大火燒掠？

三人驀然驚視，連忙也隨着大隊人馬到現場。

三人腳程很快，常景邁已走到吳永祿身旁，問道：「吳頭兒，是那個地方失火了？」

吳永祿偏頭一看，並不識此人，驚問道：「閣下何人？怎會在這兒？」

常景邁忙拱手道：「在下姓常，忝爲海南派右護法，這位是胡鐵花，那位也是吾友吉川。」

吳永祿停脚忙道：「原來是胡大俠與常大俠，久仰，久仰！此刻我等正要趕到關家堡去，有人報案，關家堡發生巨變，全堡已陷入火海中。」

胡鐵花驚駭莫名，問道：「關家堡？不就是關東一怒，屍橫無數的那個？誰敢去招惹他？」

吳永祿匆匆繼續趕路，道：「不錯，正是關東怒，一代梟雄，但晚年收斂許多，做起染整生意來了，倒很正經！」

說話移時，已走了兩里路，只見眼前火海一片，火勢已成燎原，一個偌大的莊院，燒得畢剝作響，令人觸目心驚。

火場外零零落落的屍體橫臥一地，還有一些斷役裝扮的忙着澆水救火，吳永祿隨即下令救人救火，忙得不可開交。

受傷的、死的都一併抬送出來。

只見飛焰騰空，火舌亂竄，整個莊院的前廳瞬間便燒成灰燼。

幸好後排的廂房，有些並未波及，數十人提桶潑水，該燒的也已燒光，火勢乃被控制下

來。

吳永祿東看西找，走近一個身軀高大，却滿臉烏黑鬍髯的老人面前，搖晃着他的身體，急切叫道：「關堡主！關堡主！你醒醒，是怎麼回事？」

衆人都圍上來了，這烏黑面皮的老人早已氣絕身死，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常景邁挨身端視一陣，失聲叫道：「爪痕？又是四指爪痕！」

胡鐵花、吉非忙走過來，也看得觸目心驚，果然血淋淋的殺着，是四指爪痕，胸前皮肉內臟，被抓成扭曲的一堆紅肉。

看到這慘不忍睹的一幕，還以爲是被某種瘋狂的野獸所抓的，大家一時瞠目結舌，無言以對。

吳永祿搖了半天屍身，才知道人已慘死。起身黯然道：「想不到，關家堡一夜之間，便成了慘絕人寰的地獄，這究竟是誰幹的？」

轉過身，看到常景邁，突又道：「咦！常大俠說什麼爪痕？」

常景邁正要答話，看見捕快們抬出一具重傷的人，嘴角流着血，傷者喃喃的道：「吳捕頭……吳捕頭……」

吳永祿訝然道：「快敷藥，把他救醒！」

左右提着藥箱，過來施藥敷擦一陣，傷者才氣息微弱的道：「吳捕頭……我是關家堡總管關永，我有話要說……」

吳永祿挨近身子扶着他道：「關總管，振作點，有話請說！」

關永氣息微弱的道：「有一群青衣蒙面人，還有個假面人，自稱是奉天會的聖君，要堡主臣服，交出神銃車……

堡主率領弟子禦敵，不幸死傷殆盡，堡主也被假面人殺害，賊人拿走神銃車，又放火燒莊，還有……」

吳永祿道：「你慢慢說，別急！」

關永喘了口氣，又道：「還有，關大小姐……目下在金陵南宮世家……請多照顧，請通知她……」

吳永祿道：「你的交代，在下會照辦，至於神銃車是什麼？」

關永顫聲說道：「神銃車是關家堡發明的暗器機關車，扣板機一口氣能射出八十一支鐵針，人力不能抵抗……

後廂的神機房地板下有製造圖，用鐵箱裝的，可知詳情……我是被武當兩儀劍法所傷……那人自稱是……是奉天會的總巡檢……還有……很重要的……在下依稀聽到假面人哀叫了一

聲，好像被堡主挫傷，不知傷在何處……

你們……可查受傷的人……堡主大概用了小機銃……請找找看，小機銃是暗器管……有六支……針……」

說到這裡，兩眼翻白，一口氣提不上來，便嗚呼哀哉，歸天去了。

吳永祿神情頹敗，兩眼含淚。

關家堡是澈底的被毀滅了，一場浩刼，凡堡中武士竟無倖存者。

這等場面，就算胡鐵花等人走南闖北，也不曾親眼目睹如此悽慘的景象，人人心驚膽顫，當場震住。

胡鐵花嘆口氣道：「吳頭兒，事情已經擺明，是所謂奉天會幹的，死者已矣，不可復生，關總管交代的話，尤需善後，另外小機銃也找找看，免得落入賊人之手。」

吳永祿道：「胡大俠所言甚是，但不知這奉天會是何來路？」

胡鐵花道：「奉天會是新近活躍在江南一帶的神秘組織，那個所謂聖君的假面人是他們首腦。

這個組織的手段殘酷毒辣，在他手中已死了不少人，他會四指爪功，還聽說會少林絕技，在下與楚留香等人正在調查。」

當下常景邁、吉川亦過來，把己身遭遇說了一遍。

吳永祿沉吟道：「爪痕？四指？八指陀頭是八指，已在三個月前去世，他沒有這種能耐，至於你們說的郭駿，會不會是關總管口中的總巡檢？」

常景邁道：「八九不離十，我們在武進城外遇見他，只不過兩個時辰以前的事，時間上正相吻合。」

吳永祿道：「滋事體大，江南武林正義人士，該好好聯結一氣，商量對策才是。咱們既知假面人受傷，我該去查查。」

說着，吳永祿、胡鐵花等一行進入堡中。

只見堡中也躺着三具青衣蒙面人的屍體，橫臥在庭院之中，胡鐵花上前一把將蒙面黑巾撕開。

吳永祿驚道：「這是十字劍張恢，另外兩個就不清楚了。」

胡鐵花看另外兩人，臉型相似，同樣獐頭鼠目，有點像是兄弟，却不知是何人，常景邁來自海南，吉川來自東瀛，就更不用說了。

不過，他們都發現蒙面人身上都有天字符牌，張恢是十一號，另外二人則是廿號和廿一號。

胡鐵花道：「不管這兩人是誰，我們已得到確實的證據，這兩年來的刼囚案子，就是奉天會幹的！

唉！自古信義行於君子，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者也，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今竟有逆情加以利用，做爲殘害人命的工具，嗚呼！這是甚麼世界？」

數人聞之，莫不悽慘黯然。

五

胡鐵花、常景邁、吳永祿和吉川終於找到神機房。

只見房中器物雜亂，現場機釘、鐵條、雜物散落一地。

敲敲地板是木造的，吳永祿抽出長刀，往地上一剁，立刻碎塊迸裂，已搗出一個大洞，一個鐵箱赫然出現。

吳永祿小心翼翼的取出來打開，果見有一本小册子，名曰「神銃圖說」，册中詳述神銃的構造、性質、射程範圍等，衆人看了方知此物的威力。

吳永祿心想：這册子不如交給胡鐵花、楚留香等人，爲江南武林盡點力，胡鐵花也欣然接受。

胡鐵花想起擁翠山莊的奪命梨花針（見畫眉鳥傳奇），號稱「暗器之王」，這神銃車威力更大，射程更遠，而且多重針頭，必然傷敵無數，令人思之膽戰心寒，像這樣厲害的武器竟也落入賊人手中，賊勢之强由此可見。

然而他們却未找到小銃車，只怕也落入奉天會手中。

此時，突然莊外人聲嘈雜，有一隊人馬來到。

吳永祿接到捕快報告，是丐幫幫主駕到。

於是，一行人等急急步出迎客。

只見關家堡前擁着十數位丐幫弟子，個個衣衫襤褸，滿身汚垢，居中一位却魁梧長身，姿貌雄偉，威武軒昂，必定是丐幫幫主梁上元。

梁上元拱手爲禮道：「吳頭兒，在下梁上元，適逢路經此地，不知有否需要本幫效勞之處？」

吳永祿回禮道：「不敢！不敢！多謝梁幫主，此處已在處置善後，事情已料理得差不多了。」

梁上元道：「關家堡被燬了？不知傷亡如何？」

吳永祿嘆道：「全堡上下，死傷殆盡，連關堡主也無法倖免。」

梁上元驚聲道：「眞想不到，一方大豪，落得如此下場，一夜之間，堡毀人亡，眞令人不敢想像。」

梁上元又接着道：「敝幫來此之前，曾遇見幾個青衣蒙面人，正面和他們拚鬥一場，這些人武功極高，有個出身武當的，使兩儀劍法，另有個像是天地一沙鷗李塊，在下手臂也受了點傷，弟子折損五六個。」

衆人見他手臂確實紮了一塊白布，更覺奉天會武功的厲害。

吳永祿嘆道：「梁幫主所遇到的蒙面人，想必正是攻打關家堡的奉天會賊人，堡中亦有青衣蒙面人的屍身，其中一具是十字劍張恢，另兩具就不知道了！」

他領着梁上元進入堡內，檢視了另外兩具不知名的屍身。

梁上元俯身看了一眼，隨之驚詫道：「這兩個人是揚州雙煞，想不到他們也是奉天會的賊黨。」

至此，吳永祿方想到引介胡鐵花等人與梁上元見過。

胡鐵花道：「請問梁幫主因何來到常州？」

梁上元道：「敝幫在蘇常的弟子，發覺李記米行的騾車載運火器，在下覺得事有蹊蹺，所以最近都在蘇常一帶查訪。」

胡鐵花道：「不知幫主有何發現？」

梁上元道：「敝幫弟子發現，這騾車是從寧波開來，但車隊在蘇州就消失了，而其中截獲的一輛，有李記米行的旗號。

我們循線追查，發現這火器不是中土製造，恐爲海外走私進來的，所以寧波口岸一帶只

怕有走私大窩主在包庇其事，一時恐怕難以查個仔細。至於李記米行，我們得到的消息據稱是有人冒用該行的旗號和騾車。」

胡鐵花道：「走私火器？會不會是東瀛走私來的？」

梁上元道：「極有可能，只怕有人圖不法勾當。」

吉川英次郎道：「如果是東瀛火器，在下可以識別。」

梁上元立刻叫左右弟子拿出一個火管給吉川。

吉川審視一番，驚道：「正是東瀛來的！這是忍術所用的救命彈，可做煙霧彈用，也可以殺傷人，威力猶如炸彈，五尺方圓之地，也會炸個大洞。」

梁上元不由動容道：「炸彈火器是朝廷管制很嚴的軍品，一般江湖人士是不可能擁有此物的。

而此物由海外進口，其居心叵測，陰謀不軌，昭然若揭，不知是誰在進行這種可怕的勾當？」

胡鐵花道：「不用說，又是奉天會的陰謀。看來賊人的勢力比我們想像中的還來得強大。」

衆人不約而同的點頭。

接着，各人又交換了意見，梁上元方知胡鐵花等來常州的目的，也知道郭駿其人，以及假面人和望月寶刀之事。

□□　□□　□□

丐幫一行拜別衆人，繼續查訪火器走私之事。

吳永祿料理關家善後事宜，忙得團團轉，同時，並派人通知在金陵南宮世家的關大小姐。

胡鐵花三人回到常平客棧。

天都快亮了，折騰了一夜，個個疲憊不堪。

日上三竿起來，客棧酒客疏疏落落，三人乃對坐小飲。

胡鐵花舉杯道：「常兄，我們雖找錯了八指的線索，但遇到關家浩刼，對奉天會賊黨却了解更深些。」

常景邁道：「這假面人是何方神聖？如此神秘兮兮！他能擊殺關堡主，可見其身手在江湖上必大大有名。」

胡鐵花道：「有個人我覺得很可疑。」

常景邁道：「誰？」

吉川也道：「你認爲誰有嫌疑？」

胡鐵花道：「丐幫幫主梁上元。」

常景邁訝異道：「這怎麼可能呢？」

胡鐵花道：「怎麼不可能？」

「丐幫乃天下第一大幫，是江湖中的正義幫派，幫主莫不是德高望重人選，胡兄怎會懷疑他呢？」

「這年頭，有一種人，表裡不太一致，在熟人面前戴着有形面具，在生人面前戴無形面具。

像無花和尚的弟弟南宮靈，壞胚一個，他還不是當了丐幫幫主，至於無花和尚更不用說了，連老臭虫都被他矇騙。」

「話是不錯，不過，梁幫主怎會引起胡兄的懷疑呢？」

「常兄不要忘了，昨晚關家堡總管說的話……」

「什麼話？」

「假面人受了傷。」

「啊！他……」

「關家堡剛燒過不久，梁上元就突然出現了，而且手臂上也受了傷，你想有這麼巧合的事嗎？」

「萬一事情就是這麼巧合呢？」

「在下不認爲是巧合，梁上元另有一個嫌疑不容抹去，他是少林俗家弟子，不要忘了假面人也會少林絕技。」

常景邁不由自主的點頭。

胡鐵花又道：「若不是出身少林的人，不可能施展少林絕技，而這種絕技諸如大力金剛掌，只有少數的少林弟子才能修習，少林絕技的傳承淵源，恐怕是我們目前所亟須弄清楚的。」

常景邁頷首佩服道：「胡兄說來絲絲入扣，很有道理，如此說來，梁上元不無嫌疑了！」

吉川道：「丐幫是中國的第一大幫派，假如丐幫就是奉天會，那它的勢力豈不分佈整個中國？」

胡鐵花道：「不過，教我傷腦筋的是，他這麼做的動機是什麼？難道是爲了稱霸武林？

這有甚麼意義？他爲甚麼又要殺害不會武功的鍾員外呢？」

常景邁道：「另有一事，胡兄可能忘了！」

「常兄，請說！」

「四隻手指，找四隻手指的人。關堡主也是死在四隻指爪之下，但梁上元却是五指正常，我已習慣第一眼就看人手指，我的印象是不會錯的。」

胡鐵花道：「這個嘛……四隻指爪的問題，確實把我們難倒了！」

胡鐵花、常景邁來常州，畢竟是有收獲的。

首先，他們交了一個異國朋友，吉川英次郎亦不弱，他牽扯上了奉天會，關於望月寶刀及走私火器等事，吉非不會置諸事外，必然會大力配合襄助。

最重要的是望月寶刀是一把隱含玄機的寶刀，沒有吉川透露，無人能使用它，這是誰都料想不到的。

關東一怒，從此在江湖上除名，令人感慨萬分。

但是關家堡的神銃車和小機銃已讓奉天會奪走，今後武林正義人士如何解除這些武器的危機，將是最嚴肅的問題。

放棄八指陀頭的線索，常景邁等不再懸記此事，從此可以全力追尋其他的線索，也不致耗費時日。

假面人就是奉天會的聖君，四隻爪痕正是他所施出的。

他會是丐幫幫主梁上元嗎？

此事是能存疑，難以遽下論斷。

其間產生矛盾現象，梁上元五指完整正常，但他確實出身少林，是少林俗家弟子中武功最高者。

奉天會也死了幾個人，這些被刼走的囚犯，終於露面了，也知道這些囚犯都被整編在奉天會的青衫隊中。

胡鐵花等人辭別了常州，風塵僕僕，急急趕回金陵。

□□　□□　□□

天上有繁星。

地上有沉睡的金陵城。

城北的高牆簷影，掩不住院落中一盞未熄的燈。

沉寂的孤燈，燈籠紙上迤邐的天字，像是一束長長的鬍子。

黝黑而略透昏黃的密室中，兩顆人頭在竊竊私議。

兩個朦朧的臉龐，一個是始終掛着笑臉的神秘黑衣人，另外一個則是相貌恭謹的青衣人。

神秘笑臉人攤開手中册子，青衣人頻頻點頭。

那是一連串的計畫書，他們心目中的神聖志業。

笑臉人授意要青衣如何執行，又諄囑再三。

青衣人走了。

突見笑臉橫擱在檀木桌上，赫然是一副面具。

無邊的黑夜，黑衣神秘人倏忽已背手踱於室外。

子夜的星象，拱之者爲北辰而已；天地雖長，終在一握之中。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其機在我。在天人之際，我就是至靈至動的主宰。」月下神秘人如是說。

悠悠長思，篤於自信的嘴臉，傲笑之聲挾着豪情以俱發。

金陵猶在夢中，而夜却似海一樣深。

□□　□□　□□

子夜。

夜涼如水。

神秘假面人施展輕功，已飄身縱掠於水西門一幢河房的牆頭，然後一記鯉魚翻身，急速隱逸在院內的高大白楊樹叢中。

他居高鳥瞰，只見金陵萬家燈火閃爍，明滅散佈如螢星。

他瀏覽一陣，便撲向東南廂的一間閣樓，珠簾籠紗，內中昏暗，他趨向窗前，拈紙窺視，房中沒有人影。

假面人思忖：就是這間，沒錯，目下她沒有在此夜宿。他竟打開窗子，一躍而入，進入這間閨女的房間。

他拉過一把椅子，翹起二郎腿，心中沉吟着——

楚留香愛上她了？準沒錯！我不能有把柄落入他手中，根據心理分析，她絕不會透露那一段戀情，因爲她是玉潔冰清的天下第一美女，女人有女人的弱點。

但是楚留香不同，他觀察細微，只怕被他見着的話，被他識破，則我的一切努力豈不白費了。

當下，他忙起身，在房中東搜西找，到底在找甚麼？整個房間都翻遍了，始終沒有找到

他要的東西。

管他的，把它燒掉吧！

一把火，可以把所有的疑慮都燒去……

於是，他找來火種，拿了些易燃物，一把火點燃起來，這間女人的閨房就這樣被燃燒起來了。

這間獨立的閣樓，不要多久即將燒成灰燼，他暗笑一聲，從窗口跳出，旋之快步走下庭院中。

假面人一到庭院中，一個姑娘闖了過來，她幾乎失聲尖叫，驚嚇得無以名狀，這間閣樓下爲何突然冒出一個戴假面具的人？

這姑娘眼看情況有異，正想回頭急奔。

假面人一揚手，一提足，一個弓馬箭步，所隱藏的高深莫測的武功，終於被發揮的淋漓盡致。

只見倏忽如電的指尖，即刻點上姑娘的鬢頰，姑娘立時氣絕。

只見血痕擴張，却無一絲流出，這門功夫竟是少林寺五絕中的渡航指，姑娘死得毫無聲息，也毫無痛苦。

事不宜遲，他必須火速離開現場。

假面人飄身如梭，縱起縱落，不知飛越多少濃蔭蔽樹，投西而去。

□□　□□　□□

清涼山下。

山中有兩處寺觀，一是山背的紫陽觀，一是山前的法華寺。

其中法華寺位處清涼山坳的綠林深處，是少林寺支院，這假面人來到法華寺附近的林中，但似乎還繼續趕路。

此時法華寺百尺外一株粗幹樹上，正有個人影在窺視。

是個灰衣緊身勁裝漢子，他已發現假面人的行踪，於是以絕妙的輕功，忽起忽落，已欺近假面人身後草叢中炯炯注視。

畢竟較之假面人，他的功力尚差一籌。

「既然跟踪到這裡，就應該出來了，何必偷偷摸摸呢？」假面人並未轉身，冷然發話說道。

灰衣漢子乃挺身而出，手持金刀，喝道：「你就是那個滿手血腥的狂徒——假面人？」

假面人轉過身來，負手凝視一番，獰笑道：「狂徒？狂者進取，狂乃溢美之辭，被視爲狂者，便表示他有過人之處。當你覺得對方狂時，也正是你屈居下風的時候，也就是你處境最危殆的時候了，不是嗎？」

灰衣人怒道：「笑話，處境危殆的是你！你這殺人狂徒，我金刀門李淵，準備親手斬殺你。」

假面人道：「李淵？所謂四大金剛是嗎？」

李淵厲聲道：「哼！還算識相！看你的裝扮，穿戴的可是海南派的金蘿斗篷？你這個兇手！」

假面人陰笑道：「嘿嘿！不錯，正是金蘿斗篷，你今天遇上我，印堂發黑，是死的象徵，所以該死！」

李淵怒道：「在我的刀下，該算計的是你自己的壽命！」說着，已刀尖直指向前，蠢蠢欲發。

眼見假面人不動聲色，李淵邁前又道：「你到底是誰？把面具拿下，在我刀下不死無名之鬼。」

「你想知道？」

「不錯！」

「哼！你還不配問，問了也沒用，人要死了何必多問。」

「你……狂徒！」

「嘿嘿……」

假面人一陣冷笑，便要發動攻勢。

李淵驀見對方右指向天劃圓圈，使出以指代劍的起手式，乃哼道：「以指代劍？這是甚麼玩意，明明是送死！」

假面人留步待發，沉聲道：「也罷！爲了憐恤你們金刀門的固陋，在你死前讓你明白，這是少林菩提劍法！」

李淵驚道：「你……你是少林寺和尚？」

「嘿嘿嘿……」

「兩年來，幾件無頭公案，他們的死因，我們早就懷疑盡是少林寺武功所傷，今天不巧被我遇上，總算有了眉目。」

「可惜你又再度遇到一件無頭公案的重演。」

「什麼意思？」

「嘿嘿！你馬上就明白了！」

李淵盛怒之下，揮刀砍將過來。

假面人以指代劍，忽焉劃圓，提腿閃過一刀，刀鋒過處，虎虎生風，李淵刀法之剛猛，聲勢極爲可觀。

金刀幾輪猛攻，只見假面人忽如折枝，忽如遞物，指劍上下游動，金刀全力揮斬，却全數落空。

上撩下撥，金刀威勢雖不如前，但刀面金刀閃爍，變化極速，假面人的指劍尚不敢硬試其鋒。

幾回交接，金刀猶如抽刀斷煙，再覇氣的刀法也無所施其技。

金刀敗象已露，李淵汗珠如豆，已臻生死關頭之際。

李淵大喝一聲，縱身掠高丈許，右手舉刀邀明月，左手長伸如大鵬展翼，聚一生修爲施展金刀刀法中最毒辣的一招「雷動天下」。

此招猶如雷轟電擊，刀光鋒影從高空洒下，立時可把對方剁成碎塊，其威勢久爲江湖人士聞之喪膽。

但假面人眼明指快，李淵掠空之際，他早已旱地拔葱，指劍高斜，猛然刺出。

而掠空的李淵，金刀刀式竟連半分皆未使出，遑論有甚麼一片刀光，人身機能似乎突然停滯。

李淵褲襠底已活生生地被指劍刺穿，身體已無法平衡，無疑像一團人肉，東搖西擺地從高空墜下。

指劍已收，後繼却是一記排山倒海的大力金剛掌，李淵的前胸受到了迴手重擊，七竅未及流血，人已如强弩急射，猛彈出兩丈開外，落地的剎那，嘴角猶喃喃唸着「少林……大力金……剛掌……」

頓時兩眼翻白，當場橫屍。

假面人趨上前去，甚至蹲下來細細揣摩李淵的慘死情形，心中欣慰不已，就好像在欣賞一件剛由自己手中完成的作品一般。

這眞是完美的傑作，他滿意的自我品評。

擦去手上的鮮血，抖落身上的塵土，猶有初更天的涼意，假面人信步往左坳走去，留下滿目斷殺後的殘枝敗葉。

四週又恢復了原有的寂靜。

「四師弟！四師弟！你在那裡？」急促的叫聲，錯落的脚步聲，格鬥後不到一盞茶時分，有人走近現場附近。

來人佩着金刀，正是金刀門的首席護衞嚴仲。

他四處審視，樹上、草叢搜尋一遍後，心頭一陣疑慮，該是換班的時刻了，何以四下不見人影？

四師弟李淵到那兒去了？

這是監視法華寺的老地方，難道出了什麼意外？

這株樹的枝椏，如一隻結實的臂彎，正是平日盯梢藏身之處，只見完好如初，毫無異樣，即使樹下的落葉，也無踐踏的履痕，樹影婆娑，幾片殘葉飛舞，嚴仲佇立憂思，心中突然升起一股不祥的徵兆。

難道四師弟會……

不！不可能！他不敢想下去……

驀然回首，十丈開外有光影晃動，有人持火把，也傳來人聲。

「阿彌陀佛，此人已氣絕身死！」

「師叔，到底何人竟敢在本寺門外行兇？」

「死者是金刀門的四金剛李淵施主。」

「李施主？他可不是易與之輩，怎會死狀如此悽慘？」

「唉！年災月晦，看死者的傷口，恐怕少林寺將蒙不白之寃，難以洗清！」

「師叔何故作此喟嘆？」

「李施主是死於大力金剛掌。」

「這……」

「元通！」

「弟子在！」

「速通知金刀門，請他們來認屍。」

「是，謹遵師叔法諭。」

此時，迅捷急梭的身影，錯以爲是風吹草動。

嚴仲如急鵰飄落，已持刀立於衆僧之前。

慧果大師與元通的對話，他已聽得十之七八，走近查看僵直的李淵，他心中悲憤交攻，

金刀直指慧果，厲聲喝道：「慧果！你竟敢迷了心竅，專幹偷襲殺人的勾當，我嚴仲今天可饒不了你！」

慧果大師先是一怔，繼而合掌肅容道：「嚴施主，請容老衲說句公道話！」

嚴仲道：「你以少林絕技殺我師弟，還有何話說？」

元通火冒三丈，深覺嚴仲不僅誣賴師尊，且出言不遜，輕蔑已極，手持戒刀，就想挺身而出。

慧果喝道：「元通，退下，不得魯莽！」

「師叔……」

「退下！」

元通憤憤的瞪了嚴仲一眼，依言而退。

慧果續道：「嚴施主無憑無據，怎可硬指老衲殺了人？」

嚴仲憤怒已極，哼聲道：「無憑無據？大力金剛掌不是證據？這不是你慧字輩才會的絕技？」

慧果神情一變，嘆道：「少林慧字輩確有人會大力金剛掌，但此人遠在千里外的嵩山本寺，老衲不曾修習這門功夫。」

嚴仲不悅已極，道：「這話誰能相信？純屬狡辯！」

慧果聞之，心中沉痛，只得沉聲道：「此事多辯無益，老衲保證本寺全力緝兇，以給武林有個交代。」

嚴仲道：「妄人說妄話，少林絕技殺人已不只這一回，你能交代什麼？」

慧果正色道：「殺人之事，本寺已有所聞，對追緝元兇一事，從未一刻鬆懈。」

嚴仲憤氣未消，平舉金刀，揚聲說道：「魔障！少林魔障！你們怎麼說我都不會相信的！」

突然一陣清風吹拂，有個人影落入場中。

「嚴護法，請住手，此事有待查證。」

來人正是清風道長，武林尊崇的博士，嚴仲仍不快的回答道：「道長，是你，此事何庸查證？我師弟明明死於少林金剛掌中。」

清風道長道：「嚴護法能相信貧道的話否？」

嚴仲只得道：「道長是信人，在下是信得過的，不過眼見爲眞，請道長勿再替少林和尚說話！」

清風道長道：「不錯，正是眼見爲眞，李護衞恐非慧果大師所殺……」

嚴仲道：「道長怎麼知道？」

清風道長道：「因爲貧道剛剛在清涼山坳遇見假面人，一襲黑衣，穿寬大斗篷，戴假面具，靈快絕倫，往左山坳走，待我想追，已不見人影了。」

衆人聽了一驚，面面相覷。

嚴仲怔了怔，方脫口道：「假面人？他又出現了？」

清風道長道：「不錯，貧道趕來此處，你們正好在此，假面人走的方向與此相反，試想假面人怎會是慧果大師呢？」

慧果大師垂目道：「阿彌陀佛，幸好道長能及時趕來化解這場誤會。」

清風道長俯下身，仔細的看過李淵的死狀，掌印由前胸直透後背，血肉聚成一堆，煞是驚人。

清風道長站起身，問道：「慧果大師，這又是少林的大力金剛掌？」

慧果道：「不錯，確是大力金剛掌。」

清風道長又道：「那麼……大師也得承認，少林寺已經出了奸細，外人絕無修習這等絕技的可能。」

慧果沉吟道：「老衲對這點也百思莫解，究竟問題出在那裡？奸細是何人？全無蛛絲馬跡可尋。」

清風道長也陷入了沉思。

嚴仲又檢視了一下李淵的屍身，發現他褲襠底下鮮血染成一片，驚駭道：「這是甚麼傷？好像刺穿的。」

清風道長、慧果大師忙攏過身來查看。

清風道長喃喃道：「不像是劍刺，也不像是槍搠，好像是一把小型的鈍器，奇怪，怎麼會傷在這部位？」

嚴仲低首沉吟道：「這個部位，好像是李師弟人在高空，敵人處在下方，猛然舉天一刺，難道是在樹上？不可能，那邊並無血跡。難道是『雷動天下』那一招？掠空之際，突遭對方搠倒？

若然如此，對方武功機智着實高得不可思議，連楚留香都要採守勢閃避的刀式，他竟能搶先主動，一舉得逞！」

慧果大師心中又是猛的一沉，他沉重地道：「少林寺另有一絕技菩提劍法，有一招『飛渡慈海』，乃由下方疾出指劍攻擊，老衲若不幸言中，則此人身兼少林絕技至少兩種以上，是非常可怕之事。」

清風道長道：「看來事態愈趨嚴重，江湖上只怕無人能抵擋此人了！」

轉過身，清風道長對嚴仲道：「嚴護衞，煩請儘速轉達李門主，各門各派務必團結一致，否則人人朝不保夕。」

嚴仲神情悽楚，只覺在此耗下去也沒有任何結果，當下點點頭，辭別了衆人，收了屍下山回莊。

慧果亦率衆回寺，當務之急是把這些經過，以飛鴿傳書詳陳嵩山少林方丈大師，然後在江南地面他要注意一個嫌疑人物，那就是丐幫幫主梁上元。

慧果知道梁上元是慧性的弟子，而慧性正是修習菩提劍法的慧字輩僧侶，今日一見菩提劍法出現金陵，使他不得不懷疑這一脈的武功傳承關係，慧性也未出寺門，那麼他的得意弟子不就有可疑了嗎？說不定私下傳授絕技予梁上元。

但是，假面人豈止會兩種絕技而已？

今晚假面人曾施展渡航指對付柳家的婢女，假如依此線索則慧觀大師也有嫌疑了？

搞到現在，眞是一團迷離。

到底這假面人會是誰呢？

他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　□□　□□

「到底是誰縱火？爲甚麼？」

柳家河房突然來了一群捕快。

說話的是鐵九如。

柳上提神色悲戚的望着女屍說：「婢女紫鵑額上的傷痕極爲奇特，恐怕是致命傷，鐵頭兒能否看出什麼？」

鐵九如俯視察看，不解道：「老夫看不出是何種武功！」

柳上又再次審視屍體一番，沉吟着道：「會不會是某種絕技……」

鐵九如道：「柳公子看出是什麼絕技？」

柳上提道：「會不會是少林五絕中的渡航指？」

鐵九如一驚，怔怔地道：「少林絕學？此事要煩請慧果大師來辨識了，老夫立刻派人去請他來。」

柳上提道：「慧果大師是金陵地面唯一的慧字輩高僧，他的話可相信嗎？」

鐵九如道：「老夫也有點懷疑。」

「那爲何還要去請他來呢？」

「因爲，楚香帥不認爲他有做案的嫌疑。」

「哦？楚香帥出門去了，只好等慧果大師來了再作計較。」

鐵九如沉吟着道：「老夫感到有點不明白，縱火者爲何只燒燬柳姑娘的閣樓，難道是針對令妹而來？」

柳上堤也道：「在下也不明白，舍妹到底得罪了誰？問她，連她自己都說不上來，而且火是由樓內燒起的。

縱火者是明知道裡面沒有人，不像是想害死舍妹，說謀財更是不可能，這裡根本沒有金銀財物……」

慧果大師終於來了，他一看到紫鵑的傷痕，驚駭得怔立當場，他慄色道：「是渡航指？怎麼可能？」

柳上堤道：「誰會渡航指？爲何不可能？」

慧果道：「渡航指是慧觀所習的絕技，他不可能到金陵來，因爲他觸犯寺規正關在少林寺洗心石室中。」

鐵九如道：「照大師的說法，兇手是另有其人了？」

慧果道：「想必如此，老衲無法解答這個問題。」

柳上堤道：「如果某人身兼少林數種絕技，此人未免太可怕了！」

鐵九如道：「大師不是說修一絕要十年工夫，修五絕豈不是要五十年工夫？難道這世間眞出現有年高百歲的老魔頭了！」

六

嚴仲帶回李淵的屍首。

金刀李家，群情悲憤，尤其李蓮峯本人，更是痛心疾首，心愛的弟子竟不明不白的死去，怛然悲切之思情，化爲滂沱淚水，整個山莊陷於淒風苦雨之中。

晦氣不僅此也，接踵而至，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這天清早。

金刀李家的大門，竟插着一支令羽，是七殺令！

七殺令是七殺盟每次殺戳過後，必然留下的信物，但此番最爲稱奇的，未殺人卽先留下了令羽，不知什麼意思？

全莊上下，除了急急切切爲李淵的喪事奔走之外，個個憂心忡忡，不知何種大禍卽將臨頭？

全莊武士，加强巡視戒備，以防不測。

李蓮峯形色憂傷之外，心中加上幾層困惑，七殺盟旣已瓦解，難道想復仇？渺無音訊的黑豹金狐，有餘力反撲嗎？

莫非他們想重整旗鼓，找到了新靠山？

這個新靠山會是奉天會嗎？

這時他想到了楚留香，爲了解他身上的慢性毒，說是要找朋友弄解藥，已經去了一整天，不知順利否？

如果賊人來攻，自己武功盡失，李家頓失干城，豈不是情勢危殆已極？

李淵不幸喪生，莊中力量大大折損，不禁由心底泛起一股寒意，金刀門生死存亡，就在旦夕之間。

他立卽傳書找近在金陵的親族，包括金家在金陵的三根倚柱——金之鏞、金之錚、曾樂亭。

如果不是武功盡失，楚留香又不在，李蓮峯實在不願找這些人，總覺得這些人陰奉陽違，沒有甚麼誠意。

但他凝神一想，藉這個機會聯繫一下親族，溝通意見，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有聯繫就能組成力量，對消滅江南奉天會賊勢，必然大有助益，而且他身爲盟主，也能顧到顏面，免受他人所譏，連近親都無法聯繫。

於是，不再猶豫，李蓮峯令門下弟子傳書出去。

李家有難，最先趕到的却是鐵九如和清風道長。

兩人連袂來到，清風道長把昨晚法華寺外的所見述說一遍。

李蓮峯今早已決定不再命人監視該寺，其實自顧已無暇，遑論另派人手？也深知少林寺固然大有蹊蹺，但此事絕非一朝一夕，一些門下弟子所能解開的難題，當下把談話的重點放在七殺令上。

鐵九如滿腹疑雲，道：「奇怪？這七殺令怎會重現江湖？」

清風道長也道：「七殺盟只剩下黑豹和金狐，難道想捲土重來？」

李蓮峯憂喜控制得宜，絲毫看不出他武功盡失，他捋鬚答道：「老夫認爲，憑他二人挑釁並不足懼……」

清風道長道：「李門主的意思是說……」

李蓮峯皺着眉頭道：「只怕他們如果和奉天會掛上鈎，那麻煩可就大了。」

鐵九如頷首道：「此事非同小可，這奉天會搞得江南地面一片血腥，瘦孟命案至今仍無頭緒，而昨晚傳來的消息，常州府關家堡已於前晚遭受奉天會圍攻，堡毀人亡，房舍盡燬，慘不忍睹，李門主可要多加提防。」

李蓮峯訝然道：「眞有此事？關東一怒竟在一夜之間堡毀人亡？據老朽所知，關東怒武功高、勢力大，怎會有此下場！」

清風道長嘆道：「看來這奉天會不同於一般的黑道幫派，手段之狠毒，行事之詭異，防不勝防。」

鐵九如問道：「關於七殺令，不知門主如何處置？」

李蓮峯答道：「老夫折損了一員大將，實力略有影響，所以今早已傳書幾位近親，一起來商量抗敵之事。」

清風道長道：「門主以武林之尊傳書，必然一呼百應，風起雲從，不過貧道以爲，何不藉此廣開武林大會？大家共商討賊之策？」

李蓮峯沉吟道：「目下老夫只傳書金之鏞、金之錚、曾樂亭三人而已，爲免外人生嫌，認爲自身有難，方召開武林大會，所以尚未有廣集武林同道的打算。」

鐵九如道：「此事不然，召開武林大會乃爲全體武林同道謀求福祉，奉天會乃武林之公敵，伸討惡賊，人人有責。」

李蓮峯道：「也罷！待他們三人來到，七殺令之事處理完畢，老夫乃擇期召開武林大會，就此決定。」

鐵九如聽後，略覺滿意，婉言道：「門主這兒若有任何風吹草動，敬請知會，以效微勞，因公門事忙，就此先告辭！」

說着，鐵九如便作揖而出。

李蓮峯衷心感激，難得六扇門弟子，任職捕快，個個鐵血熱腸，寸心炯炯，是何等令人欽佩！

李蓮峯三省自身，空負一身武學，披着盟主的虛浮外衣，於武林正義未得有力伸張，反見江湖災連禍結，自忖實是大大有愧，乃深切自責不已。

清風道長坐於一旁，心中亦頗感慨！

當年聯手設計瓦解七殺盟，今日又重現七殺令，世事難預料，白雲蒼狗倏變多，昔日併肩作戰，今日豈能猶豫不前？所謂義無反顧，他想留下，爲金刀山莊分擔憂患，於是把話說了。

李蓮峯一臉眞情激蕩，不能自已，含着淚光道：「道長眞情助我，老朽感激莫名，眞不知何以爲報？」

清風道長道：「門主，你的事，就是江湖的事，反正我孤家寡人一個，四海飄泊都是家，只怕盤桓多日，白吃了你一場！」

李蓮峯笑道：「道長怎麼說這種話，有你在，老朽像請了一位軍師，不瞞道長，老朽今日特別感動，不自覺而落了淚，這是因爲……」

本來他想道出自己中毒失去功力，但又想到楚留香交待的話，只得引開話題。

清風道長笑道：「咱們是老戰友了，還不好意思嗎？」

李蓮峯感慨的長嘆道：「是因爲當年戰友柳公子已久不來交好，只剩下道長你這位老朋友了。」

清風道長笑道：「這件小事，包在貧道身上，我相信柳公子是位俠義中人，江湖有難，他不會袖手的，你放心好了！」

□□　□□　□□

等了半天，金家的人沒來一個。

李蓮峯看起來顯得十分的不安，口中喃喃地道：「自助方得人助，期許太多，總會失望太多。」

他憂形於色，想不到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李蓮峯，此刻猶似坐以待斃的囚徒，心頭直往下沉。

其實他最擔憂的，不是金之鏞等人之未來到，而是楚留香爲何躭擱如此多時？難道他也出了岔錯？

人說運走順風，歹命時際則萬事不遂！

金家莊嚴飭戒備，以防事端，三個護衞皆在莊內各處巡視，如大敵當前。

此時寶貝公子李立國提着一尾鰱魚回莊，這尾魚肥大又鮮美，看得引人垂涎，今晚老爺們又可大快朶頤，衆人無不艷羨，即使兵臨城下，口腹之慾是很重要的，吃得飽才能工作起勁。

就算做斷頭鬼，也不能不吃的！

李蓮峯最愛吃魚，本想訓斥兒子一頓，看他常往金陵跑，刀法又學得不精，總看他不順眼，但是今天心情迥異往昔，懶得責罵，還等着晚上吃一頓鮮魚大餐。

他檢視從門上取下來的七殺令，此令並不是僞造的，金狐、黑豹等人果眞要尋仇？到底還有甚麼把戲要耍？

李蓮峯若不是中毒，你們這些跳樑小丑，我豈放在眼裡？

他一陣思忖，莊裡出了奸細，是否會配合賊人作內應？這人又是誰？

他又想到楚留香特別囑咐的，要寬心不動聲色，讓奸細摸不透，以爲我李蓮峯並未中了毒，或者中毒很輕，於是他往臥室中取下金刀帶在身上，以佯壯聲色。

日色西斜。

清風道長陪伴在側，道：「賊人只怕在夜晚行動，貧道好整以暇，準備好好會會他們。」

說罷，撫撫長劍，拭拭劍鋒。

李蓮峯道：「目下沒事，道長不妨先歇一會，三個護衞輪流巡守，有任何發現，必然立時示警。」

已是掌燈時分了。

也是接近用飯的時刻。

金刀山莊又傳來噩訊，不是賊人來攻，而是厨子死了。

一個厨子慌慌張張，面無人色，來到廳前顫聲喊道：「不好了，不好了，大公子和厨師死了。」

李蓮峯一聽，聳然大驚，三步併作兩步，急切跑到厨房，一看，地下正躺着李立國和大厨師。

是中毒！口吐白沫，痙攣絞痛，死得極爲痛苦！

「是怎麼回事？是誰下的毒？」李蓮峯吼道。

二廚、三廚在旁驚嚇得結結巴巴幾乎說不出話來。

「是……是吃了魚……就變成這樣……」

「甚麼？吃了魚？」

李蓮峯雙目圓睜，直視着那條已煮好待上桌的魚，正是李立國帶回來的魚，很明顯的毒是在魚上。

李立國嘴饞、大廚師試嚐，結果雙雙中毒身亡！好利害的毒，他這個愛吃魚的人幸好未被毒死。

李夫人、李立民等也趕來了，只聞號啕一片，哭個不停。

白髮人送黑髮人，就是這副景象。

清風道長及弟子們亦趨前來，個個驚得臉色蒼白。

道長看完地上的屍體，繼看桌上的魚，以一支筷子撥動，神色說不出的苦痛。

李蓮峯老淚縱橫之餘，哽咽道：「說他遲早會闖禍，果然就闖禍，唉！是我未能嚴加管教……」

清風道長神色嚴肅，道：「門主，這種毒，貧道有些印象。」

李蓮峯睜大淚眼道：「哦？是何種毒？」

「是一種鬼花斷腸草的毒。」

李蓮峯驚道：「這是一種劇毒的植物，此魚怎會染上這種東西？」

清風道長道：「是有人蓄意下毒，鬼花諧音桂花，有桂花香味，把花磨成粉，滲入食物中很香醇，很容易中毒，而且不易分辨，此刻吾人急需知道這條魚是何處買的，或何人送的，以查出下毒之人。」

李蓮峯心中一震，突道：「這種毒草，老夫記得蘭君子有種。」

清風道長道：「不錯，蘭君子陳世儀植有此花。」

林燈亦過來附和道：「弟子常做盆栽，亦有印象，確是蘭君子。」

嚴仲在旁道：「蘭君子向來有清譽，怎麼可能施毒？」

李蓮峯道：「此事大有蹊蹺，也許有人到慕蘭居竊剪這種毒花。」

清風道長道：「有此可能，關鍵之處不在毒花，而在毒魚，找出毒魚來處，該是當務之急。」

眾人皆同意這番議論。

李蓮峯立刻叫喚常與李立國一起出門的李大祥問話，李大祥神色恐慌的來到。他是總管

李福的兒子。

李蓮峯問道：「大祥，你可知道立國今午去了那裡？魚從何來？」

李大祥期期艾艾答道：「稟叔公，小孫與立國叔到了金陵卽分手，他也不喜歡我老是跟着他，所以不大清楚。」

李福在一旁聽了，怒聲喝道：「混帳東西！你怎麼會不知道立國去了那裡？那你成天在外幹什麼？」

李蓮峯忙阻止道：「阿福，此事由我來問，不必嚇了孩子。」

李蓮峯再轉向李大祥：「大祥，你認爲立國會去那裡？」

李大祥眨眨眼，巴巴然道：「小孫想，立國叔可能又去了天香樓……」

「天香樓？就是那家秦淮河畔的妓院？」

「是的。立國叔常請杜秋娘喝酒作陪。」李大祥囁嚅的答。

李蓮峯沉吟着道：「杜秋娘，這女子倒曾聽說過，據說是數一數二的紅牌名妓，難道她有嫌疑？」

清風道長道：「此事只能存疑，很難說魚是她的，未聞有女子送人禮的，只聞男士餽贈美人，貧道認爲天香樓也許還有其他可疑人物。」

嚴仲道：「無論如何，天香樓總是藏污納垢之地，非去查探不可。」

此時，門外弟子傳報有客前來。

李蓮峯同衆人來至大廳，一看，原來是金之鏞、唐玲夫婦，金之錚、曾樂亭四人齊來拜候。

□□　□□　□□

金之鏞約四十左右年紀，金之錚與曾樂亭約卅四五年紀。

金氏兄弟皆略呈福態，十足的商賈模樣，只有曾樂亭因開設武館，日日練武，顯得結實精悍。

四人寒喧問候，莫不說因事忙碌，未能及早上莊拜見，李家的人聽來總覺得未免俗套，李蓮峯則不以爲意，乃將剛發生毒魚之事，要言不煩，訴說一遍，四人當然出語安慰了一番。

金之鏞道：「這下毒的人，恐怕是想毒死姐夫，姐夫是愛吃魚出名的，就跟那個左輕侯一般響亮。」

金之錚道：「用下毒的方法想扳倒人家，未免太卑鄙了！」

曾樂亭道：「這不像是七殺盟一貫的殺人作風。」

李蓮峯道：「此事着實令人猜不透，只好慢慢訪查。」

話剛說完，門外弟子氣喘噓噓的拿着一支七殺令羽，急步邁入廳來。

「啟稟門主，本莊大廳天井旁，又發現一支令羽，還留書一封。」

李蓮峯急道：「快拿上來，待我瞧瞧！」

接過令羽和信，他展開一看，信上寫着——

七殺之令，令出不祥，
出必見血，再顯神通，
催索兩命，聊償夙債。

上面並未署名，寥寥數字，盛氣凌人，衆人一一見過，都直斥七殺盟狂妄已極。

清風道長見了信，暗自思忖：奇怪？這封信已知道金刀山莊丟了兩條人命，賊人這麼快就知曉？

他看了李蓮峯一眼，把話忍住，也許不宜明說，他想說莊中恐有奸細。

李蓮峯道：「由這封信看來，七殺盟以毒計尋仇，事後另留令羽，即表示他們執行完畢，這是從前七殺盟的規矩。」

金之鏞道：「姐夫的意思是說，這件事就到此爲止了？」

李蓮峯道：「不錯，除非七殺盟再發令羽示知。」

唐玲道：「遺憾的是，立國竟如此犧牲了！」

這四位李家親人，用過晚飯，李蓮峯認爲莊內尚稱平靜，暫且無事，乃請他們回去，不妨有事再相請，不必曠時耽擱。

只剩下李蓮峯和清風道長神情憂慮地垂首坐於廳上。

清風道長更顯得有些躊躇不安，李蓮峯看在眼裡，問道：「道長有話想跟老夫說，是不是？」

清風道長黯然道：「此事令人睡難安枕，不知門主是否周慮此事？」

「不知何事？道長何必支吾？」

「依貧道觀察，貴莊出了奸細。」

「道長是如何看出來的？」

「你想，莊內出了兩條人命，賊人不到一盞茶的時分，他們怎麼可能那麼快就知道，而且第二支令羽是在莊內發現的，這明明是莊內的人暗中做的！」

李蓮峯忙靠攏過來，放低嗓子道：「不錯，道長此事暫勿聲張，一切保持常態。不瞞道

長說，老夫與楚留香早就發現有奸細，還沒有找出有嫌疑之人，老夫相信楚留香自必別有良策，一切聽他行事。」

清風道長聽了一怔，點頭道：「原來門主別有思慮，楚香帥智技過人，想必能夠化險爲夷。」

李蓮峯嘆道：「且下李莊虛實，一言一動，賊人無不周知，惟今之計，卽以靜制動，處變不驚。」

清風道長頷首道：「此說甚是。另外我等不妨調查莊外毒魚之事。天香樓極可疑，而慕蘭居亦須往訪一趟。」

□□　□□　□□

這天清早。

鐵九如已來到金刀李家，此時方知李家發生毒魚命案，他立卽與嚴仲決然往天香樓查訪案情。

而清風道長則與林燈同訪慕蘭居。

鐵九如、嚴仲已到天香樓門外，他們叩門而入，只見整個天香樓靜悄悄的，有少數幾個女子在梳洗粧扮，生意尚未開張。

鐵九如傳喚老板娘何大媽，欲見杜秋娘。

何大媽睡眼惺忪地從簾後出來，驚問道：「哎唷！不知是甚麼風把鐵頭兒給吹來的？」

鐵九如正色道：「老板娘打擾了，我是來辦案的，那位杜姑娘請她出來問話！」

何大媽懵然問道：「鐵頭兒是說杜秋娘？」

「不錯。」

何大媽隨卽傳人到玉玲瓏閣喚杜秋娘過來。

不一會，只聞一陣幽香，杜秋娘蛾眉淡掃，略施脂粉，來到廳上，嚴仲眼睛一亮，果然此妞出落得明艷照人。

杜秋娘盈笑道：「不知鐵頭兒一大清早，找上小女子有何事？」

鐵九如道：「我且問妳，昨天金刀門的弟子李立國是否有來過？」

杜秋娘道：「有啊！他跟下浮橋的張貢生和淮清橋的閻秀才一道來的。」

鐵九如道：「妳有否看到他買了一尾鰱魚。」

杜秋娘想了一下道：「沒有，他偶而會佩帶一把金刀，但昨天不曾佩帶，至於買魚更沒聽他說了。」

鐵九如道：「此話當眞？」

杜秋娘道：「小女子句句實話，不知道李公子發生了什麼事？」

鐵九如嘆口氣道：「他昨晚被毒死了。」

杜秋娘失色道：「毒死了？有這種事？」

何大媽在旁亦不勝駭異，又感惋惜，大筆花錢的公子哥兒，永遠不會再來了，自己則少了一筆收入。

鐵九如道：「他帶回一尾魚，那毒就出在魚身上。」

鐵九如傳喚幾個婢女，也問不出所以然來。

看來，這天香樓並非毒魚的來源。

兩人疑思滿腹，走出天香樓，不知下一步該怎麼做，一時間焦灼無計。

張貢生、閻秀才也問過話，答覆如出一轍，問題確實不是出在天香樓。問題出在李立國回家的路上，他到底遇到了誰？

賣魚的小販？

去了漁市場？

還是……

□□ □□ □□

丐幫金陵分舵設在三山街一家關帝廟中。

金陵分舵主是外號「歐嗚呼」的歐陽鴻訓，此人器宇宏爽，臨事明銳敢行，言談好用「嗚呼」兩字，用的劍也被稱爲「嗚呼劍」。

歐陽鴻訓聽鐵九如和嚴仲陳述來意。

「嗚呼！李立國如此年少就歸天而去，在下與他亦友善，這種忙必然會幫到底！」

嚴仲笑道：「丐幫弟子耳目最靈，此事有勞歐陽舵主相助，在下感激莫名！」

鐵九如也拱手道：「幸有丐幫正義之師，江湖方得平靜，老朽這口公門飯，也容易吃得多了！」

歐陽鴻訓道：「兩位太客氣了，丐幫弟子雖衆，然皆似一盤散沙，南北連繫不易，幫會雖大，却無實質上的主導能力。嗚呼，差矣！差矣！」

歐陽鴻訓傳令弟子出去，查問是否有人看到李立國在路上買魚？或者有某人送魚給他？約經過二盞茶時分，丐幫弟子來報。

出乎意料之外，沒有人看到他買魚，却有弟子報稱看見李立國在玄武湖畔與一個釣魚郎閒聊，那弟子注意到釣魚郎正提着一尾肥大的魚。

這個丐幫弟子叫小三子，他一路被急催傳來分舵。

歐陽鴻訓問道：「那釣魚郎是何等模樣？」

小三子答道：「是個黑衣人，斷了左臂，身軀修長，戴着斗笠。」

鐵九如道：「有否看到他的長相？」

小三子道：「他臉上有疤痕，像是刀傷。」

嚴仲沉吟道：「黑衣人？斷臂？刀傷？七殺盟……莫非此人就是黑豹？」

鐵九如動容道：「極有可能，黑豹並沒有死！而且有刀疤，楚香帥近日發現了金狐，那黑豹也必然在金陵出現，七殺盟竟是以下毒手法尋仇！可惡之至！」

歐陽鴻訓皺皺眉頭道：「既然是黑豹，那李少門主何以未能提高警覺？嗚呼！眞夠糊塗極了！」

嚴仲嘆了口氣道：「唉！少門主終日遊玩嬉戲，不務正業，那懂得什麼提高警覺，而且無巧不成書，少門主從未見過黑豹，當然就容易墮其術中。」

鐵九如道：「目下已知毒魚之來源，但毒魚却關係着蘭君子，我們也該到慕蘭居往訪一趟。」

□□　□□　□□

鐵九如與嚴仲先回到捕廳，却接到一件令人震驚的消息。

蘭君子陳世儀和夫人以及二位家丁四人，竟陳屍於慕蘭居花園中，發現屍體的是林燈和清風道長，這是今晨他們來訪時發現的。

待鐵九如和嚴仲趕到，仵作已驗屍完畢，清風道長與林燈還在場。

鐵九如凝看蘭君子的屍首，又是一記鮮紅扭曲的四指爪痕，而胸前尚有一道劍傷，可嘆的是，這記爪痕却是從背後襲擊。

劍是當胸斜刺，並未刺到心臟，可見陳世儀若非受到暗襲，尚有餘力搏擊使劍的人，另外陳夫人與兩個家丁都死於劍下。

清風道長注意到花園中的鬼花斷腸草，原有的護棚還在，毒草早已不翼而飛。據仵作判斷，蘭君子是在前天夜晚遭襲遇害，血液早已凝固。

正在整頓善後的當兒，梅君子李確、菊君子章懷雲也都一一趕到，四君子性情相契，彼此是推心置腹的好友。

二位一到，觸目驚心之下，眼睛發直，差點暈倒。

梅君子李確、菊君子章懷雲，彼此面面相覷，愕然悚慄，他們心中不知在想什麼？爲何會有這種表情？外人不得而知。接着竹君子申汝耕亦趕來，頓時這幾個君子皆淚眼縱橫，眞情激切。

李確含着淚光問道：「鐵頭兒，不知有否發現是誰幹的？」

鐵九如黯然道：「此刻尚未查出，不過似乎與七殺盟的黑豹和奉天會有關。」

李確問道：「七殺盟？奉天會？在下與諸君子盡在作附庸風雅之事，蒔花藝草，久已不問江湖事務，怎麼可能跟他們結上樑子？」

清風道長在一旁道：「依貧道看，是那毒草害了蘭君子。」

當下鐵九如把金刀李家毒魚之事訴說一遍，並引介清風道長、嚴仲、林燈與三君子相識。

菊君子章懷雲悲道：「世儀兄死得何其慘也！看這傷勢，犯案的決不止一人。」

竹君子申汝耕道：「看胸前這劍口，可見使劍的人出手相當快，與黑豹的劍法極類似，依小弟看，八成是他幹的。」

嚴仲道：「目下本門弟兄也以他爲追緝對象。」

林燈一旁也道：「無庸置疑，必是黑豹爲了竊剪毒草，被蘭君子發現了，而起歹意殺人滅口。」

鐵九如道：「問題是黑豹難道與假面人聯手不成？」

李確道：「假面人？那爪痕是假面人幹的？」

嚴仲道：「根據關家堡的案子顯示，是他沒錯！」

章懷雲道：「這……眞想不到！」

清風道長正色道：「金陵地面賊勢日熾，凡我武林人士，宜相携手共同抗敵，貧道已敦促李盟主召開武林大會，不知三位君子以爲然否？」

李確答道：「只要李盟主召喚，吾等不敢不從，願候差遣，略效微勞。」

清風道長道：「四君子一時雋彥，據聞武功高强，不同凡響，貧道仰慕已久。」

李確道：「在下這幾位被稱爲『四君子』，其實是假斯文，眞空虛，本事都有限得很，而且個個都把武功荒廢了，實不敢在諸大家之前言武。」

衆人繼續忙着善後，清風道長、嚴仲、林燈則先告別離去。

鐵九如與衙門來的人，交待諸事後，也相繼告辭。

竹君子年紀最小，出外跑腿，洽購治喪儀品和聘請樂隊吹喪，此刻也離開慕蘭君。

李確一臉沉痛，婉聲對章懷雲道：「三弟，你看這會是四師弟做的嗎？」

章懷雲道：「依這種抓傷手法，確是本門天外神爪，不過四師弟已經廿年未見，他到底在那裡？我們三人都從未探出他的下落。」

李確仰天喃喃道：「如果是天外神爪，必然是四師弟，可是他爲何要殺二師弟呢？」

章懷雲道：「廿年了，四師弟是否在記恨我們沒能救出師父呢？我們隱姓埋名這麼多年，本想這一生不會再問江湖事了，沒想到……」

很顯然的，所謂「四師弟」並不是指竹君子。

他們也稱竹君子爲四弟，但這個四君子會成立以後才有的稱呼，而「四師弟」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有某一個人……

廿年前的往事如過眼雲煙，舊事塡膺，思之棲梗。

他們心中究竟隱埋了什麼？

天外神爪第一次出自他們的口中，假面人會是他們四師弟嗎？

□□　□□　□□

胡鐵花、常景邁、吉川英次郎回到金陵。

回流香居未見到楚留香。

他們又趕往金刀李家。

這三位新客，給李蓮峯帶來一陣驚喜。

這就是向心力，正義力量的滙集。

也許，奉天會的作惡，反而使武林正義力量加速滙集。

楚留香爲了解李蓮峯的毒，不知去了那裡，還是未見踪影。

胡鐵花自認爲常州之行頗有收獲，當他聽說假面人殺死蘭君子之事，頓生詫異，梁上元已回金陵了，他認爲假面人就是梁上元。

李蓮峯說道：「如此說來，梁幫主確有嫌疑。」

清風道長道：「這眞不可思議，若以少林武功來看，梁幫主確實嫌疑成份最大，比那個慧果還大。」

嚴仲道：「弟子今日曾去過丐幫分舵，我們不妨向歐陽分舵主打聽一下梁幫主的行踪，如何？」

胡鐵花喜道：「甚好，正合我意，走吧！」

兩人來到三山街的關帝廟。

常景邁與吉川英次郎二人，則留在金刀李家歇息，其實加了他們二人，金刀山莊實力增強很多。

歐陽鴻訓見到胡鐵花來訪，乃作揖欣色道：「原來是花蝴蝶胡大俠，久仰！久仰！不知有何效勞之處？」

胡鐵花摸摸鼻子道：「想請教歐陽舵主，近日有否見到梁幫主？」

歐陽鴻訓道：「嗚呼！在下已十數日未見幫主矣！怎麼？胡大俠有事找我們幫主？」

胡鐵花又問：「幫主若回金陵，不知會在何處？」

歐陽鴻訓誠悃道：「金陵臨時總壇，是在東華門劉家巷的祠堂，不過他若回金陵，也必定會來本分舵。」

胡鐵花沉吟半晌，眼睛發直，喃喃道：「這就奇怪了，他是暗地裡回金陵不成？怎會沒看到人呢？」

「不可能。」

「何以見得？」

「他若回金陵，在下必然知道。」

「歐陽舵主是否知悉梁幫主去了那裡？」

「目下據說在蘇州嘉興一帶，確實的行踪不太清楚。」

「也罷！在下只想問他一些少林武功之事，沒其他事，就此告辭了！」

胡鐵花和嚴仲二人便離開了金陵分舵。

回莊的路上，兩人悵然若失，乃到淮清橋的茶樓喝茶。

突見一匹駿馬從街道走過，騎馬的是一位身穿青色緞服的公子，由於這一帶人口密集，馬匹愈步而行，一直往南門方向走。

嚴仲霍然注視道：「此人是慕容隨雲，黑簫公子。」

胡鐵花道：「我總覺得此人神秘兮兮，我們跟過去看看。」

兩人悄悄地跟着，前面的座馬神駿却愈走愈快，似有焦急之色，出了南門外，報恩寺已映入眼簾。

胡、嚴二人一見，又是一驚，正看到一位黑衣獨臂人閃身進入報恩寺內。難道此人就是黑豹？

而慕容隨雲是在追踪黑豹？

慕容隨雲突然一勒馬韁，飄身下馬，一株樹下拴緊了坐騎，逕自走向報恩寺的山門處去。

沉靜的山門突然「颼颼颼」，掠出三個青衫蒙面人。

這情景頓時使慕容隨雲愕然一驚，也使得跟踪在後的胡嚴二人大感意外。

其中一個手持斷門刀，一個手持金筆，一個持長劍，三人當門而立。

慕容厲聲道：「你們是什麼人？何故攔我去路？」

五虎斷門刀陰惻惻地道：「我等三人，總算把你引出來了，你就乖乖受縛吧！」

慕容不解道：「引我出來？爲什麼？」

金筆哂然道：「你還裝蒜？你的長虹刀呢？」

持長劍的道：「依我看，先把他拿下，人到手，刀也就不難到手！」

慕容怒聲道：「拿下？那獨臂人呢？叫他出來，怎麼看到我就扮烏龜了！」

五虎斷門刀哼道：「你少發橫，你要找他，可先要經過我們三人這一關。」

「你們三人？」

「不錯。」

「哼！你們究竟是誰？不要在我手中死作無名鬼！」

五虎斷門刀一挺胸膛道：「說也無妨，在下彭天羽，他是金筆煞神葉璋，他是巴山劍客獨孤襄。」

慕容訕笑道：「原來是一群見不得人的逃犯！你們原本罪大惡極，此番落入我手中，也算爲民除害，不過，你們跟姓紅的有什麼關係！」

彭天羽冷笑道：「姓洪的？你把黑的看成紅的不成？豈非狐狸本性使然！」

慕容動了眞火，腰中的黑簫突然拈在手上，一捏一轉，手中簫原本二尺二寸，竟成了七尺四寸長的一支黑棍。

不！是黑槍！槍頭是從簫管中突兀出的明晃晃尖刀！

三人見狀，群生駭異，猛然個個平舉兵器，嚴陣以待。

在後伏伺草叢間的胡鐵花、嚴仲，眼睛看得一動也不動。

這三人正是奉天會的手下，而慕容又是什麼呢？會是金狐嗎？

從他們對話中可知：奉天會也在找金狐，而金狐在找黑豹，如此金狐被引出來了，是否如此呢？

而慕容口中姓「洪」的又是誰呢？是「紅」還是「洪」？

胡鐵花和嚴仲二人不動聲色，只認爲這是狗咬狗的事，決定讓他們打個夠，再出來收拾殘局。

當下，場中四人已展開一場慘烈的激鬥。

慕容一槍在手，招術怪異，隨着他的槍影揮出，帶起一股急勁風，橫掃金筆、巴山劍客的左腰，而槍尖却向外一吐，彭天羽急遽招架，這一掃一搠，身手可觀。

慕容虎然作勢，看準金筆出手較爲愆滯，也因爲筆力較爲沉重，正有可乘之機，乃猛力舉槍朝金筆一送。

葉璋突見冷森森的槍尖直撲門面，順勢運筆盪開，被盪開了，而且刀尖居然被砸斷，金筆正待高興。

驀然間，金筆葉璋突覺一陣刺痛，像被蜂針扎了一下，不自禁地扼住自己的喉頭，才知道喉頭冒出血箭，竟活生生地被一支銀針穿透，他觸目震慄之下，來不及號叫，便踉蹌摔倒在地。

「嗆鄉」聲響，金筆落地，人也跟着動彈幾下，便寂然無聲了。

原來他中了槍管中所藏的暗針！槍尖一斷，便有暗器飛出，這是慕容極可怕的殺着，槍斷人亡，不是自己亡，是對手亡！

這一招叫做「樂極生悲」！

彭天羽、獨孤襄悚然一驚，眼見葉璋一命嗚呼，兩人一刀一劍全力使出，刀光劍影，綿綿不絕攻上。

慕容槍尖已斷，但槍身是黑鐵打造，只聞叮噹作響，無法傷他一根毫毛。

「喀喳」一聲，槍管的另一端又突出明亮的刀尖，又成了一柄長槍，他揮槍急進，彭天羽二人忙迭招架。

彭天羽收刀回掃，配合獨孤襄的劍花點點，逼得慕容收斂槍勢，左右抵擋。

這一來一往，雙方都未討得便宜，也使彭、獨二人謹愼許多，因爲他們也深懼槍管中的暗器。

胡鐵花看這一幕，心中暗暗吃驚，想不到這黑簫公子，武功端是驚人！眞可堪是「百變玲瓏」，防不勝防！

慕容作勢舉槍，舞出半天槍影，而彭天羽的斷門刀正待使出一記斷門絕技。

一個急勁人影斗然飄落場中。

他，手持長劍，猛然就向慕容一刺。

慕容一驚，長槍一擋，爆出火光，右手竟震得有點發麻，來人的劍術猶在彭天羽、獨孤襄之上。

這人竟是郭駿，奉天會的總巡檢。

彭天羽汗流浹背忙謹色道：「總巡檢，你來的正好，這人很難對付！」

郭駿道：「你們快走，這兒由我來抵擋！」

二人躬身一揖，便閃身消失在寺門內。

郭駿行止從容，精眸閃道：「閣下好功夫，在下領教之前，想問你幾句話。閣下爲何不用長虹刀？」

慕容屹立場中，仍感不解，道：「尊駕與他們三人是同路的？可笑的是，我本無刀，何來用刀？」

郭駿道：「你不承認你是金狐？」

「我不是金狐。」

「還想狡辯……」

「哼！你是誰？何不報出名來？」

「我是郭駿，奉天會的總巡檢。」

「你們以爲我是金狐，所以一再向我挑戰？」

「你既然不是金狐，爲何要跟踪黑豹？」

「我跟踪的是黑豹？」

「不錯。」

「那獨臂人是黑豹？」慕容一怔。

「你還裝蒜！」

「哼！我再說一遍，我不是金狐，你們竟敢向我挑戰，是尋晦氣！不過，我還是要找那個獨臂人，希望你不要攔我行事！」

慕容長槍急伸，猛然向郭駿搠到。

郭駿長劍一封，居然揮劍既封又攻，連連齊進。

慕容力透雙臂，猛力舉槍上挑，郭駿飛身從空中架住，隨即劍招加沉，一輪砍削，避免槍頭對準自己。

慕容提槍一抖，喀的一聲，一把飛刀從槍管中飛射而出。

郭駿行進間已偏離原地，因爲他早就防慕容會有這一手，雖擧刀未能擋住飛刀，但飛刀却輕易地閃開。

郭駿一劍反揮，跟着手腕一沉，忽地轉向，想力抓槍身，但慕容門戶守得緊，槍身猶如靈蛇盤旋，立時又補上一腿。

兩人俱是中途變招，打得重重凶險。

再一陣交手，兩人分身各立一端，各人都氣喘噓噓。

郭駿突然陰笑道：「有人想收漁翁之利，在下不願跟你耗費下去，免得上當，改日再算帳！」

說罷，立時運足眞力，縱身一掠，竟往報恩寺內逸去。

慕容隨雲回首一看，看到嚴仲，他是認識的，但他不想打招呼，立刻躍起，急追奉天會人影。隨之閃入報恩寺內。

後頭的胡、嚴二人早已現身，他們都覺得情勢極不尋常，爲什麼奉天會的人都往報恩寺內逸去？

這時來路上一個小和尚正買猪肉回寺，看到胡鐵花和嚴仲兩人不免吃驚，小和尚道：「兩位施主幹嘛在寺外鬼鬼祟祟？」

嚴仲以爲報恩寺的和尚可能是和奉天會一夥的，乃正色道：「小和尚，我問你一件事……」

小和尚瞪大眼睛道：「什麼事？」

嚴仲道：「你是不是奉天會的人？」

小和尚訝然道：「奉天會？笑話，我不知道什麼奉天會，我是報恩寺住持。」

胡鐵花道：「看你這副德性、這種年紀，怎麼可能當住持？」

小和尚道：「你不相信？」

胡鐵花道：「誰會相信？呆子才會相信。」

小和尚道：「楚留香，他相信。」

胡、嚴二人俱是一怔，胡鐵花笑道：「那個老臭虫怎麼會相信的？」

小和尚道：「老臭虫？你說楚留香是老臭虫？哎唷！我看你這個人大言不慚，你才是老臭虫！一身酒肉臭。」

胡鐵花啼笑皆非，吶道：「唷！你敢取笑我？你當住持居然還偷買猪肉吃，那有這種不三不四的住持？」

小和尚道：「笑話，我買猪肉是要祭拜神明的。」

胡鐵花道：「最後還不是敬奉到你的五臟廟中。」

小和尚道：「笑話！那像你們朱門酒肉臭，暴殄天物！這是權衡措施，人在廟中，身不由己！」

嚴仲道：「小和尚，看你伶牙俐齒的，不像是被人利用，你可要小心，剛才奉天會的人跑到你廟裡來啦！」

小和尚驚道：「笑話，我怎麼會被人利用？咦！你說誰跑到廟裡來着？」

胡鐵花道：「一群蒙面人，已經進去啦！」

小和尚道：「不見了，是不是？一定又跑到那密道中去了。」

胡鐵忙道：「那裡有密道，快帶我們去看看。」

三人來到那間廂房，又見床榻被掀起，果然一干人等統統從密道中走了。

七

楚留香從蘇州回來了。

他帶着名醫「南張」張簡齋，花了兩天時間化驗試劑得來的解藥。

張簡齋告訴他，這種毒是一種合成物，成晶體狀，置於水中會揮發毒氣，久而久之，人便遭受慢性中毒。

在這九月秋涼時節，睡房往往門窗緊掩，更加重了毒氣的蘊積，李蓮峯長久浸淫其中，必然中毒受害。

進了金刀大門，李蓮峯欣喜道：「香帥，眞把老夫急死了，老夫翹首企盼整整望了三天，才看到你的人影。」

楚留香笑道：「一切尚稱順利，近日金陵似乎又發生了事故？」

李蓮峯沉重的道：「是的……」

當下便把這兩日內發生的命案及其他諸事詳述一遍。

楚留香交給他解藥，他立刻服下。而且好像很快見效，眞氣熱流逐漸回聚丹田，已能凝

力運用自如，只是稍覺疲累而已。

一場無形的大禍就漸漸消滅於無形，宛如再生之人，李蓮峯心中對楚留香之感激，自不在話下。

胡鐵花和嚴仲也回來了！

一時之間，李家大廳中高朋滿座。

楚留香道：「老酒鬼，你所說的梁幫主固然有嫌疑，但他的人好像一直都不在金陵城裡。」

胡鐵花道：「我懷疑他瞞天過海，偷偷地到處作案！這道理很簡單，爲了製造不在現場之證明。」

楚留香笑道：「這麼說來，好像有點道理。」

胡鐵花道：「豈止有點，我看八成是他。」

李蓮峯道：「到目前爲止，看來也以他的嫌疑最大，因爲少林武功這條線索，慧果既無可疑，很難再找出其他人！」

楚留香道：「不錯，少林武功是很重要的線索，在下甚至認爲有必要到嵩山少林寺走一遭，以了解少林武功的傳承關係。」

常景邁道：「蘭君子又死在四指爪之下，這條線索又如何解釋呢？」

楚留香道：「這是一道難題，憑推論可能難以溯求，在下也在懷疑這人是否兼習某種邪魔外功，這種抓斷心脈的手法，在江湖上非常罕見。」

清風道長沉吟着道：「貧道寫了這麼多年的日誌，却記不起有何人施使這門功夫的！怪哉！」

楚留香道：「另外，照胡鐵花與嚴護衞今日之所見，奉天會也不知道誰是金狐，甚至於黑豹也不知道，否則他們不會處心積慮引誘金狐現身。」

胡鐵花道：「慕容隨雲極力否認他是金狐，還說要找姓「洪」的獨臂人，此事亦頗爲奇怪！」

楚留香道：「難道慕容要找的是一點紅？他與一點紅何時結下樑子？」

□□　□□　□□

在金陵城中一間隱秘的大厝，廳上正坐了一列人衆，廳中掛了一盞燈，燈上寫着「天」字。

廳中太師椅上坐的，赫然是假面人。

另有兩人服飾與龍驤堂主相似，蒙着臉，正是奉天會在金陵的另兩堂暗樁，即白鳳、豹韜兩堂的堂主。

郭駿、黑豹及其他青衫隊員俱未蒙巾。

「總巡檢，人都到齊了嗎？」

「稟聖君，除了龍驤堂主之外，其餘的人手皆到齊。」

「嗯！他有事恐怕不能分身。此次對金刀門下手，雖不很成功，但本座認爲還算滿意！」

郭駿恭色道：「聖君聖明，一石三鳥之計，頗有斬獲，一則引誘金狐，二則金刀李家死了兩人，三則蘭君子也解決掉，只可惜金筆折損而已。」

聖君道：「豈止一石三鳥？另外本座由蘭君子身上，又窺知一件重要訊息，不過此事你們暫時不必知道。」

郭駿道：「是，屬下謹記。」

聖君又道：「爾家的小機銃着實厲害，本座差點受傷，幸而有金蘿斗篷。」

郭駿道：「聖君吉人天相，任何危機都能化解於無形。」

聖君笑道：「小機銃已爲本會所有，當好好利用。」

郭駿道：「是的，拿他來對付楚留香。此人不除，恐有大碍。」

聖君道：「不錯，此人務必除去，若有必要，本座將親自出馬。」

郭駿恭謹道：「聖君武功天下無雙，屬下至盼佳音。」

聖君沉吟了一下，又道：「另外豹韜、白鳳兩堂，目前暫不必動聲色，待時機成熟，本座自會重用。」

豹韜堂主道：「屬下謹遵聖諭，絕不出外活動。」

聖君道：「楚留香極富機智，可要提醒龍驤堂主注意，而且目前李家聚集了不少人，實力不差，免得我方又多折損人手。」

「屬下省得。」郭駿回答。

「霜月刀藍紹基目下人在何處？」

「藍紹基此刻在鷹揚堂。」

「傳他來金陵，我要問他有關寶刀之事。」

「是望月寶刀？」

「不錯，這把刀在本座手中，不過，它一點都不鋒利，不知奧妙何在？本座拿虎賁堂帶來的寶劍與寶刀相比，却因那二把已告生銹，無從比較。」

「望月寶刀恐怕是上古神器，否則東瀛人何以如此看重？」

「它不是上古神器，相反的它是現代人打造的。」

「是……」

「上古沒有什麼神器，這都是後人層層累造的神話，尤其我們中國人，最常犯這種『古已有之』病，這是自欺欺人的一套，鑄刀是一種工藝，工藝技術是與時俱進的，只有後代超勝前代，斷無把上古神話永遠置於巔峯地位，無視後代文明進展的道理。」

「聖君聖裁，所言極是。」

「這把日本刀，既然稱之爲寶刀，而且是選來進貢用的，必有它的奧妙之所在，只是本座尚未發現而已。」

「進貢之品，只怕是用來裝飾。」

聖君不由沉吟了一下，才道：「古來只有佩劍裝飾，佩刀無成例。而且這把刀據說花了卅年時間鑄造。

東瀛匠藝發達，鑄刀專注實用，他們不會捨實用之途而不由，即使純作裝飾，也不必花卅年時間，倭人這種應用文明的心態，將來必會走上富强之途，只怕千百年後，他們會在中國史上寫下『日本侵華史』的一章。」

□□ □□ □□

月黑風高的晚上。

莫愁湖畔有一間菩薩廟，這間廟不是時令節日絕少人來上香，所以大部份的時候都是冷冷清清的。

此際，正有兩個蒙面人，一黑巾一紅巾，往這間廟走來。

廟中，神桌旁邊有個身穿百綻，背着紅漆大葫蘆的老叫化子，舖地橫躺，正呼呼酣睡不醒。

廟門呀然一響，頓時把他驚醒了。

兩人進門，見裡面除了神位、供桌、幾張板櫈外，其他什麼也沒有，乃找了張板櫈坐下，並未發現老丐藏身在此。

紅巾人道：「公子，本教所開的條件，副教主乃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的職權，你不妨考慮考慮。」

黑巾人道：「貴教欲染指江南，遺憾至今却未看到有所作爲。」

紅巾人道：「敝教勢力龐大，徒衆甚多，欲成江南霸業，必需要有群衆，公子望請三思

，所謂『獨木難支』，此言信不誣也。」

黑巾人道：「這話不無道理，可是你們排的時間不太適切，目下江南武林，滙聚了一股號稱『正義的力量』，如李蓮峯、清風道長、柳上堤……等人，還有最難纏的是楚留香也在幫襯！」

紅巾人道：「事情要一步步的來，教主認爲以『凌煙閣』模式，將他們灰飛絕滅，將是一勞永逸之計。」

黑巾人道：「本朝太祖的凌煙閣模式？說得容易做得難！」

紅巾人道：「不，有計劃就不難。」

說完從懷中掏出一疊紙交給黑巾人。

「這是計劃步驟，你研究看看！」

黑巾人伸手接過，嘆了口氣才道：「原則上我是同意，不過……」

「不過什麼？」

「我還要審愼而行。」

「不知公子尚有何疑慮？」

黑巾人緊皺眉頭道：「另外，金陵地面出現奉天會的組織，教主是否知悉？亦不知有何對策？」

紅巾人道：「在下已轉達教主，有關奉天會目下的活動，本教不宜插手，待奉天會與所謂武林正義人士互相火拚，本教即可出來收拾殘局，但本教所實行的計劃，正好加速進行他們之間的鬥爭。」

突然屋頂上「咻」的一聲……

兩人驀然驚起，慌忙掠出門外。

只見遠處林梢，有隻黑影疾掠而去，飄身如飛，少說也有五十丈遠，根本無法辨識究竟是誰？

黑巾人怒道：「這人好快的身手！」

紅巾人道：「我們說的話大概被竊聽了。你想會是誰？」

「人說楚留香輕功天下第一，會不會是他？」

「這個……很難說了！」

「如果是他，這可就麻煩了，幸好我們沒把話講明，他即使聽見了，也不可能知道我們在計劃什麼。」

「奇怪，按理說他不該躲着我們呀！」

「嗯！也許不是楚留香。」

「那又會是誰呢？」

兩人就此別過，一剎那間，各自掩住身形，不見踪影。

神桌下的老叫化子喝了一口酒，拍拍身上的灰塵，起來坐在板櫈上尋思——

這兩人到底是甚麼來路？

本教、敝教、敝教主的？還有什麼凌煙閣模式？

他一想到凌煙閣三個字，就曉得這是指民間傳說，明太祖在凌煙閣宴請功臣，結果暗地裡裝置炸藥，宴中太祖先離席，最後把那些功臣炸得屍骨無存。

當太祖離席時，名將徐達也跟着離席，兩人同下閣樓，徐達留下一句話：「留我一達」，這就是凌煙閣的軼事。

難道他們要執行這種慘絕人寰的計劃，來對付江南武林人士？

這眞是驚天動地的大陰謀，我老叫化子可不能閒散着，該早通知他們，於是站起身來，伸伸懶腰，走出廟門。

於是雲遊四方的他，準備回丐幫三山街分舵，好好商議這件事。這老叫化不是別人，正是丐幫長老外號「萬里獨行」的戴獨行。

□□　□□　□□

莫愁湖畔果然有楚留香的踪跡。

因爲莫愁湖畔有菱音小榭。

水西門的柳家河房被火燒了，柳如是便搬到菱音小榭居住。

此時的莫愁湖，還有打漁的船、採菱的船在忙碌，漁歌唱晚，星火點點。

莫愁湖的湖亭，是金陵文人詩社雅集之所，常常群賢畢集，簫管不停。但此時偶見三兩遊人，憑欄吟月，往來穿梭。

楚留香也曾到湖亭佇足，軒窗四起，一轉都是湖水環繞，微微有點薰風，吹得波紋粼粼。

這湖可以一覽菱音小榭的全貌，他竟有一點情怯，一時不敢登門造訪。

菱音小榭有樓有園，臨水而居，裡面住了柳如是及三個侍女，還有一個門斗柳十三及園丁柳長福。

大門一進是所雅緻的待客廳，左邊一個樓，便是柳如是的賜琴樓，她就住在樓下，連着三間敞榭，是侍女居住，樓前一個大院落，一座牡丹台，一座芍藥台，兩樹極大的桂花，正

盛開着。

左邊是一進瓦房，是厨房倉庫及柳十三、柳長福的臥室。橫頭朝南三間書房，一個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座小橋，這些就是菱音小榭的全貌了。

楚留香翩然來到，被柳十三請入廳中奉茶。

一陣如蘭似麝的香氣，柳如是的倩影出現了。

她回眸一笑，愈見柔婉動人。

柳如是嫣然笑道：「香帥去過湖亭？湖亭月色很美吧？」

楚留香道：「咦！妳怎麼知道？」

柳如是笑笑道：「你身上有油漆，湖亭的欄干是老長福今天午時才漆的，人家說楚香帥行走江湖，揮揮衣袖不帶走什麼，這回却連油漆都帶走了。」

楚留香尷尬道：「在下一時失神不察，所以……」

這話凡是女人都喜歡聽，這表示楚留香在企盼、渴念、愛慕等等，心裡正專心的想着伊人……

柳如是改口道：「水西門的閣樓被火燒了，眞是一把無名火。」

楚留香道：「這把火只燒妳的閣樓，必定有原因。」

柳如是道：「你是說有人要害我？」

楚留香道：「有這個可能，妳的婢女被謀害，牽涉到少林絕技，最近出現個假面人，以少林絕技行兇。」

柳如是道：「假面人？他爲什麼要燒閣樓呢？」

楚留香沉吟道：「目下尚未能肯定是假面人做的，但我想，害妳的人可能是妳認識的人。」

「我認識的人？」

「不錯。」

「這怎麼可能？我想不起有誰要害我。」

「反正有人要害妳是事實，所以這兒需要有人保護。」

「家兄常來，他會保護我。」

「妳不是說過他在談戀愛嗎？只怕他空暇不多。」

「這……如何是好？」

「有一個人可以保護妳。」

「誰？」

「我。」

柳如是不由笑道：「怎麼勞動香帥？」

「有何不可？」

「金陵武林多少事要你去做呢！」

「在下踏月色而來，休閒就是保護，並不衝突。」

楚留香藉護花之名，三天兩頭就往菱音小榭跑。

莫愁湖畔，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她中夜撫琴，他踏月而來；他輕颺搖櫓划舟，她纖手飄衣捲袖採菱，共同編織這一季秋天的夢。

□□　□□　□□

這幾天莫愁湖畔，另有一對眼睛，悵然加上忿恨，就像毒蜂的眼睛。

他的黑簫始終引不起琴音的共鳴，他的殷勤只換來場場的應酬。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莫愁之水黯黯流。

這人又在湖畔，又在佇立，又在沉思，又在眺望，而且又在憤怒中。

「鳥倦飛而知還，閣下無乃笨鳥乎！」

慕容隨雲聞之一震，說話的人正在身後，此人武功極高，竟使他渾然不覺。

他一驚回頭，却是白馬公子南宮遠。

慕容隨雲微怒道：「在下心意，不勞尊駕揣測，請免開尊口爲妙。」

南宮遠勉强笑道：「情場猶如戰場，黑簫雄風安在？」

慕容隨雲道：「哼！聽說尊駕最近與金刀李家走得很近，與楚留香也成了好相與？」

南宮遠道：「在下乃因關家堡變故而與李門主携手，跟楚留香完全扯不上關係。」

慕容隨雲冷冷地道：「明爲携手，實則暗中搗鬼，你南宮世家早就覬覦盟主席位，路人皆知。」

南宮遠怒道：「你慕容世家又存了什麼仁義之心？你的家門早就有了污點！出了個慕容青雲，這回不知又要出什麼人物？」

「你這話什麼意思？」

「你自己心裡明白。」

「你憑什麼羞辱我的家門？」

「哼！上一代的南宮慕容，武功互有勝負之處，你我是這一代的代表，倒有必要驗證彼此的功夫。」

「你南宮遠只會到大街上去溜溜馬，嘯嘯西北風，竟敢跟我相提並論？不怕笑掉人家大牙？」

「不必大言不慚！你我終不免一戰，但我今天找你另有目的？」

「甚麼目的？你想怎樣？」

「我懷疑你是假面人。」

「假面人？」

「不錯。」

「何以見得？」

「你因愛生恨，扮成假面人，燒了柳家閣樓，殺了紫鵑，手段殘酷！」

「哈哈……你的想像力太豐富了，難道在下有這麼大本事？」慕容隨雲不由哈哈大笑了起來。

「不管你有什麼本事，爲了我岳翁一家，非把你揪出不可！」

慕容隨雲突然正色道：「坦白說，我才懷疑你是假面人！據說南宮平昔年掃蕩太行十八寨，擄獲許多寶貝，其中可能就有少林秘笈，還有……」

南宮遠怒道：「你……」

慕容隨雲不理他，又道：「還有你滅關家堡，是因爲只有你才知道關家堡發明了新的神銃車，爲了據爲己用，不惜辣手滅親，你還貓哭耗子假慈悲哩！」

南宮遠怒吼道：「你胡說八道，我怎麼會有少林秘笈？我怎麼會滅關家堡？你這做賊喊捉賊的惡徒，可謂卑鄙已極！」

慕容隨雲道：「太行十八寨滅了韋陀門，韋陀門是少林支脈，誰敢斷言沒有少林秘笈？南宮雙劍據說從少林達摩劍法中演變而出，怎麼會跟少林寺無關？」

他們二人互相質疑，但似乎都建立在猜測的基礎上。

金陵兩個歷史久遠的世家，關係愈演愈烈，已至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這都怪他們的上一代，南宮及與慕容慶生，爲爭盟主席位，不惜火拚，結果兩敗俱傷，影響了下一代，彼此心裡還留存着疙瘩。

兩人在莫愁湖畔，各自亮出兵刃，準備作一番生死決鬥。

這時莫愁湖中突然有一艘板蕩船悠悠划過，船上竟有一個黑衣斷臂人，站在甲板上，像是觀湖又似攬月，行止從容自得，船上的明角燈照得通紅，獨臂人的身形也顯得輪廓鮮明清晰了。

在岸上樹蔭下的南宮、慕容，見到這一幕，俱都一怔。

慕容隨雲收起黑簫傲然道：「你我之間，留待下回再作比劃，今天老子可沒閒工夫和你玩耍！」

慕容一躍如脫弩之箭，轉眼間即飄逝無踪。

南宮遠哼了一聲，收起雙劍，他的眼睛也注視着那遠去的板蕩船影。他走近湖濱遙視，心中思慮起伏不已。

接着，身形也破空而去，隨即消失在夜色中。

□□　□□　□□

莫愁湖畔，有一間瓦厝。

厝旁幾株虬結古樹，接連一排幽篁。

房舍並不軒敞，是一廳三房，院落天井，荒草愈生，黑漆剝落的門檻，斑痕纍纍，看來已許久沒人住了。

在這清冷的黑夜，整座房厝沒有一絲燈火，落葉飄飛中，不時傳來夜梟長鳴，令人感到陰風慘慘。

正門是一扇木板門，緊緊掩着，門邊四周也蛛網纏繞，到處積滿了灰塵、落葉，蒼涼無比。

此時大門之前，正有一團人影躡步而來。

此人手持一把奇形怪狀的劍（刀），身着紅色勁裝，狐狸頭套，身懸狐牌，前胸也有狐幟，他正是金狐。

原來此處正是七殺盟昔日的大本營，這是金狐很熟悉的房子。

他一躍而過圍牆，緩步走向大廳，大廳的門正敞開着，時而被風吹得呀呀作響。他謹慎地步上階石。

「難道豹老三不在這兒？」他思忖着四下望望。

走上大門的門檻，他輕聲叫道：「豹老三！豹老三！」

果然不出他所料，黑豹必定在此。

大廳上有人吭聲。

「你來了？金狐。」

金狐道：「不錯，豹老三，你幾時來的？」

「噢！來此多時，專程候駕！」

大廳上還是漆黑一團，難以分辨廳中景物。

金狐道：「把燈點起來吧！太暗了。」

驀然間，兩三盞燈籠同時點亮了。

燈籠上有「天」字，一時大廳上明亮如白晝。

金狐眼睛一眨，身軀突然一震，大眼霍然注視着廳上二人，一坐一立，但並沒有黑豹在內。

赫然見到一個戴着笑臉面具，穿一襲黑衣，寬大斗篷，傲然坐在椅上。旁邊立着一個腰佩斷門刀的勁裝漢子。

金狐驚道：「你……你們是什麼人？」

假面人冷然道：「彭天羽，告訴他本座是誰！」

「遵命！」

五虎斷門刀彭天羽拱手領命，步出幾步，正容道：「金狐聽着，上座的是奉天會主人聖君，在下是五虎斷門刀彭天羽。」

金狐心中又是一驚。

想不到人人談之色變的假面人，現在就坐在自己面前，方寸爲之大亂，全身也冷了半截。

金狐殺人無數，即使遇到危險場面，也是厲目作色，於是他凜然道：「原來你們是奉天會的，今晚黑豹在莫愁湖出現，就是想引誘我來？」

聖君道：「不錯。」

「不知你們苦候在下，究竟爲了何事？」

「當然有事。」

「請說！」

「你我雖不曾相識，但本座向來愛才，目下亟需用人，你若有意投靠奉天會，本座竭誠歡迎。」

「要我投靠奉天會？」

「是的，就像黑豹一樣，大家齊心合力，共創錦繡前程。」

「我跟他不同，不必相提並論。」

「有甚麼不同？七殺盟業已瓦解，閣下煢煢一人，能成什麼氣候？你何不三思而後行？」

「我出身名門世家，自有分寸，不同於你們這些亂黨匪類。」

聖君嘿嘿奸笑道：「亂黨？閣下以七殺爲名，暗寓黃巢七殺之意，豈非殺人不眨眼？拿

人錢財，取人首級，又何分寸之有？」

金狐道：「拿人錢財，替人消災，乃殺手天職，此乃有所爲而殺，有代價而殺。你們奉天會一意滅門濫殺，鷄犬不留，即使黑道人物亦不齒這類行徑。」

「凡不從我者，必食惡果。你何必拿性命開玩笑！」

金狐忽道：「閣下據說身集少林絕藝之大成，能否揭示眞面目，讓在下瞻仰所謂武林聖之任者？」

「不能。」

「爲什麼？」

「不爲什麼，沒有人能揭開本座面具，任何人都不能。」

金狐待他剛把話說完，竟冷然刺出一劍，這就是他殺人的一貫手法，不管人家把卑鄙、無恥、下流……等字眼加諸身上，他始終喜歡玩這一招，即出奇不意，立下殺着，讓對方措手不及。

但可惜，距離太遠了，而且彭天羽還站在前方，他這一劍不但刺不着，還被五虎斷門刀架住。

「大膽！放肆！狂妄之徒！」彭天羽斥道。

聖君仍端坐在上，不閃不避，直似泰山崩於前，眼不瞬，色不變。

金狐抽劍冷笑道：「在下殺人，向來耗時不多，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

聖君還是穩坐椅上，動也不動，他冷然道：「這就是你所謂突擊一劍？有用嗎？」

金狐傲然道：「有用！死了不少人，這把寶刀要讓你們知道厲害。」

聖君陰笑道：「寶刀？噢！你那把長虹刀確實很寶，我倒深怕你把它砸壞了，本座就空手陪你玩幾招。」

說罷站起身來，手骨「格格」作響。

金狐平劍當胸，嚴守門戶，準備奮力一搏。

而且他打定了主意，冷然給他一擊，便要三十六計走爲上策，這地方他很熟悉，能竄出大門，就能順利離去。

聖君緩步走來，似乎胸有成竹，一步步踩出，就似乎散發出一道道無窮的威力，這種無與倫比的殺氣，是金狐從未感受過的，他不由心中大驚。

金狐運足眞力，一鼓作氣，一道天外飛虹如雷霆擊到，可眞銳不可當！聖君轉身展動，不退反進，間不容髮，錯過刀鋒，舉掌反打，快得不可思議。

金狐這一刀刺空（長虹刀已出自金狐口中，故以下皆稱刀），被對方掌勢餘威震得氣血

翻騰，差一點紮樁不穩，踉蹌退了幾步。

聖君見他那付狼狽像，並未趁勢立下殺着，他冷笑道：「嗯！刀法不弱，好像融入了劍法。」

金狐哼了一聲，舉刀再度攻上，狠厲的刀法，頓時如狂濤江浪，綿綿攻上，凌厲至極，令人不敢硬接。

劍光雖然綿密，聖君却能分光撥影，霜鋒掠腹而過，幾個兜轉，刀勢走偏，難以一氣呵成。

聖君見有機可乘，立卽出手還攻，拳掌交加。

金狐心中擱下少林絕藝的魔影，愈是謹愼的避開掌勢，愈是出力圖窮，竟每出手皆不見目標，攻守易勢，已無法還攻。

突然一聲「啪」響，聖君雙掌一拍卽合。

金狐仍奮力抖刀，却驀然見到手中之刀已被聖君雙手夾住，整把刀像插入堅石硬鐵中，再也抽不出，因爲這是「大拍手」。

抽不出已是勢所必然，後續却是一記飛腿，金狐的整個身子竟似一團肉球，瞬間疾飛而出。

「轟」的一聲，把大廳的窗子撞得碎裂，金狐這才狠狠的摔落在地，雖還沒昏死過去，但已半晌不能言語。

其實，這一腿，假面人似乎尚有保留，否則金狐早已喪命了。

聖君手持那把奇形怪狀的刀，嘿嘿奸笑道：「好一把長虹刀，總算在我手中了，哈哈哈……」

笑着，走到金狐身邊，把金狐的頭套扯下。

五虎斷門刀彭天羽也走過來端視，不由大驚倒退了一步道：「啊！原來他就是南宮遠，眞想不到！」

南宮遠並未昏迷，爬起來坐在地上咬牙切齒的哼着。

聖君沉吟道：「本座最先指向的目標就是你，並不意外，最近被一些辦事不力的部屬蒙蔽，所以沒有認定是你！」

南宮遠哼道：「你？你能猜測？」

聖君道：「不是猜測，是推理，猜測是瞎子摸象，是妄人行徑，推理是推而求之，依理持循。」

南宮遠心中暗暗佩服他的說法。

聖君又道：「左手劍加上右手劍就是雙劍，雙劍去掉右手劍就是左手劍，而劍改爲刀，不就是左手刀，此刀爲長虹刀不就是金狐？一般人被一種固定觀念矇蔽，以爲左手刀必然是左撇子，其實你不是，你是慣用雙手，偶爾省用一隻右手而已。

另外，金陵武林世家中，只有南宮世家沒有經商，你扮金狐是爲了掙錢，這是從經濟因素上去考量，所以你是金狐。」

南宮遠道：「閣下倒很會動腦筋。」

話剛說完，聖君突然出手，點他身上幾個大穴。

南宮遠顫聲道：「你……你幹什麼？」

隨即「呃呃」幾聲，喉嚨冷不防吞下了東西。

聖君陰笑道：「你已經吞下了七心海棠毒丸，每半月發作一次，首先，本座有幾件事要交待：第一、繼續扮你的金狐，繼續做你的世家公子，但要聽我的命令行事；第二、這把長虹刀，本座要帶走；第三、沒有人知道你就是金狐，除了我之外……」

話似乎未說完，長虹刀竟迴手斜劈，一刀劈入胸膛，一聲慘叫，彭天羽暴目圓睜，尚不知怎麼回事，已經魂駕西天去了。

聖君猛力抽刀，缺口不規則的長虹刀，竟把胸膛內的臟器一起拉扯出來，血淋淋的，慘不忍睹。

聖君哈哈笑道：「這才是突擊一刀！哈哈哈……」

南宮遠嚇得面無血色，睜目半晌不知以對。

稍作鎮定，南宮遠方顫聲道：「你……你爲何要殺他？」

聖君收刀回鞘道：「本座剛剛說過，我要你繼續活躍在金陵各大門派之中，不能讓別人知道你的眞面目。至於彭天羽，最近辦事極不力，誤我不少，略施薄懲。」

「薄懲？這叫薄懲？」

「哈哈！他原本是死刑犯，早晚總是要送終的。」

「你……你眞是殺人不眨眼……」

「你說對了，殺人是不能眨眼的，否則你會被對方殺掉。」

對這魔鬼，南宮遠反而定下心來了，他道：「在下有一事請教！」

「問吧！」

「你剛剛施展的是東瀛甲賀流的大拍手功夫，閣下可是東瀛人？」

「本座乃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過通曉東瀛事務。」

「哦……」

接着，聖君以命令口吻道：「你把頭套重新戴上，每半個月來此領取解藥。你可以走了，恕不相送。」

說完，假面人走出廳外，頃刻間不知所終。

有道是：江湖濁濁，一去難以回頭。莫愁湖上使人愁，江湖紛變幾時休？昔日殺手今憔悴，來日難追復何求？嗚呼！金狐、金狐，成了馬前之卒。

八

從高郵包船直下，這天已到通州。

此時日已西斜。

通州城中，華燈初上，喧嘩熱鬧！

他，穿着一襲黑衣，面部表情冷峻，一派難與打交道的模樣，而且左臂竟齊胳而斷，袖子空盪盪的，夜晚看來尤令人怪異可怖，腰中一把長劍，劍身很薄，右手無時無刻撫摸着，有如隨時隨地欲拔劍似的。

他走在大街上，入秋的北風吹得朔朔作響，寒氣頗爲料峭，通州也不算是落後小邑，是江北棉織集散市場，商店極多，但不成其爲夜市，落日後，城市即顯得有點蕭條，行人寥寥無幾。

這家客棧名曰「南通客棧」，只見店前幾輛馬車停着，車上堆着一包包的米袋，獨臂人來到店前，心想不如打尖一宵，明日再南下。

此時忽覺馬車旁有黑影一動，他好奇的往前挪動，只見兩三個叫化子嗡嗡細語，在竊取

馬車上的米，手掏個沒完。

叫化子偷米吃，他原不想多管閒事，但這幾個叫化子却掏個沒完沒了，那有這般不知足的叫化子？

於是，他上前想問個究竟。

一個年輕叫化子看他走來，竟好意的說道：「這位先生，這兒有米，要不要帶點回去羹？」

獨臂人看着他們忙作一團，始終不吭一聲。

另一個叫化子道：「這人好像不佔人半絲便宜，是個君子不成？」

獨臂人突然沉聲道：「你們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偷人家的米，不怕被扭送官府究辦？」

小叫化笑道：「太陽都下山了，晚啦！什麼光天化日之下。」

這些叫化子繼續掏個沒完，竟沒把他當一回事。

此時，客棧中突有兩人閃身而出。

兩人都身佩兵刃，一個頭戴瓦楞帽，身穿繭袖綴裝，腰繫絲帶，約五十歲左右的光景。另一個穿青色勁裝，粉底皂鞋，蜜蜂眼，高鼻樑，落腮疏髭，年約三十來歲，腰間佩掛長刀。

年老的喝道：「站住！那來的大膽毛賊。」

幾個叫化子一窩蜂而散，身手倒矯捷異常，是丐幫弟子無疑。

三十來歲的持刀掠空追去。

此時獨臂人尚站在原地不動。

年老的打量獨臂人一會，道：「閣下何人？也是偷米賊？」

獨臂人從容道：「在下路過的，看叫化子偷米，曾勸過他們。」

說罷，逕自進入客棧，好像懶得理這檔子事。

年老的眼睜睜地看他走進客棧，却疑竇叢生，看這獨臂人佩着劍，說話盛氣凌人，心中忖道：這到底是什麼人？可不能壞了本爺的事。

突然「颼颼」幾聲，年輕的已掠回客棧門前。

他微急的道：「遲兄，是一批丐幫的弟子，我追殺了兩個，看樣子有麻煩。」

姓遲的沉吟着道：「馬老弟，咱們是運第一批貨的，可不能出了差錯，否則聖君怪罪下來，誰都擔待不起。」

又是聖君？

原來這兩個人是奉天會的七號青州浪子馬璧和四十六號淮西一鶴遲均。這兩人運了一批

東西到江北來。

馬璧道：「我打聽過，丐幫通州分舵主是外號小火神的年輕小伙子，姓洪，武功不足懼。不過剛剛看到的獨臂人會是誰？」

遲均沉吟道：「不知道，不過，看來無意找咱們麻煩。」

馬璧道：「如此甚好，今晚四十四、四十五號會來客棧支援，我想應闖得過。」

遲均道：「嗯！黑白雙劍公孫兄弟，武功極高，想必可以解除危機。」

馬璧整理米袋，突然驚道：「遲兄，不好了……」

遲均也一驚道：「怎麼啦？」

馬璧道：「下面這幾袋被發現了！」

遲均忙上前一看，的確，下面幾袋的東西果然都露了白，他趕忙進客棧去找趟子手，拿針線縫住。

當晚，獨臂人和遲均、馬璧等一批人，全都住進了「南通客棧」。直到初更天，仍相安無事。

□□　□□　□□

初更時分。

有人輕敲獨臂人的房門。

獨臂人點了燈，起來開門，看清楚是一位年輕的叫化子。

叫化子神氣內斂，看來一付精悍相，他笑語道：「先生，很意外是不是？在下姓洪，是丐幫弟子，目下掌理通州分舵，人稱『小火神』。」

獨臂人道：「原來是丐幫洪舵主，幸會幸會。」

小火神進房不請自坐，手中抱了一堆物件，置於桌上。

小火神道：「在下見先生守着俠義本份，呵責吾等做偷鷄摸狗的行徑，頓生敬慕之情，故不揣冒昧，特來拜候。」

獨臂人淡淡道：「些許小事，何足掛齒，無禮之處，尚請海涵。」

小火神問道：「尚不知大俠貴姓大名？」

獨臂人淺笑道：「在下自認蜉游一世，一具軀殼而已，久已不用姓名，大俠云之，尤不敢當，恕在下不欲道姓名。」

小火神頷首道：「眞古之大俠客也，行俠仗義，隱姓埋名，不矯俗干名，在下由衷的佩服。」

「不敢！不敢！」

「大俠，知道桌上的物件否？」

「在下不知。」

「這些火藥是從米袋中掏出來的。」

獨臂一驚，頗覺意外，說道：「據店小二說，這些米是準備救濟淮北飢民的，怎麼會是火藥？」

小火神道：「假救濟之名，故能通行無阻，實則暗作不法勾當。」

獨臂人驚道：「竟有此事？不知是那一路人幹的好事？」

小火神道：「是奉天會，在下認出其中一個是淮西一鶴遲均，此人姦淫擄掠，無惡不作，爲江淮一帶緊急追緝的一名要犯，今晚所見到的那個五十來歲的漢子，正是淮西一鶴遲均。」

獨臂人道：「原來如此，不知奉天會是什麼來路？他們陰謀何在？」

小火神道：「奉天會的陰謀牽涉甚廣，舉凡刼囚、殺人、刼鏢、却財……等等，無惡不作，目前不僅是丐幫，所以江南武林正義人士，都齊聲申討奉天會，還包括楚留香和胡鐵花在內。」

獨臂人驚道：「楚留香？」

小火神點頭道：「是的，楚香帥目下正在金陵，與金刀李家過往甚密，頻頻商討對敵之策。」

獨臂人沉吟道：「原來他到金陵去了，難怪我一路下來找不到流香居。」

小火神疑道：「大俠與楚香帥有過節？」

「沒有。算是他的朋友。」

「那太好了，今晚吵醒大俠，是想請大俠助一臂之力。」

「楚留香能管的事，在下也能管，你要我殺那兩個人？」

「嗯！不過我們懷疑他們將另有高手前來相助，今晚通州總捕頭趙心餘在江坍邊遇到高手襲擊，而受了傷，此刻人無法親自前來，我方人手頓感捉襟見肘，在下不得不請大俠幫忙。」

「也罷！你說江坍邊也有奉天會賊人？」

「是的，而且賊人在破壞江邊的坍鍵，居心叵測！」

「賊人這麼做是爲什麼？」

小火神思索一陣，才道：「通州在長江之北岸，自天生港、任家港東至海門，江岸適成

爲一大弧線，受上游流量之襲擊，每年總要坍去數十丈之多，如遇潮災，則坍至數百丈，已經威脅到通州等地百姓生命財產安全。

所以便用柴排爲基，加以接連，上覆大石，由江岸伸入江中，高出水面，這就是壩，其目的在抵擋水衝，排避激流，同時使泥沙沉底，漸漸積久成灘，這是江淮之間亟需維護的水利事業。

而奉天會竟埋下炸藥，將予破壞，幸而及早發現，趙捕頭已把火藥取走，奉天會便在路上圍擊，此爲保坍之經過。」

獨臂人聞之動容道：「這可眞是陷生民於水火矣！這種江湖幫派倒眞罕見，如此豈不弄得天下大亂。」

小火神道：「不錯，根據敝幫主說，天災必有人禍，而今奉天會有意製造災禍，乃是惟恐天下不亂。」

獨臂人道：「嗯！這些賊人惡性重大，罪該萬死。」

話剛說完，突傳來馬車前進的聲響。

小火神一驚道：「不好，賊人溜了。」

兩人搶出室外，果見庭院中的馬車已走得一輛不剩了。

□□　□□　□□

獨臂人和小火神急邁步追出客棧門外，突見約三十丈遠之處，馬車停住，已被一群捕快團團圍住。

捕快中一個壯碩漢子，厲聲道：「通州府副捕頭顧醒言持緝捕令在此！爾等立刻繳械受縛，不得輕舉妄動，否則格殺勿論！」

賊人一行，除了遲均、馬璧之外，另加上黑白雙劍，一時被顧醒言的喝聲怔住。

黑白雙劍自恃本事了得，其中黑劍脾氣最爲暴躁，搶出一步叱道：「姓顧的，你醒醒吧！我勸你還是讓路，否則本爺可要殺個片甲不留！」

顧醒言哼道：「你們這些賊人，作惡多端，罄竹難書，今天絕不放過！」

他突然又直指馬璧斥道：「你不要以爲易了容，就能瞞過誰，你就是青州浪子馬璧，青州的死囚，竟也湊上一脚！」

馬璧奸笑道：「閣下好眼力，不錯，我是馬璧，你待怎的？」

黑劍冷笑道：「姓顧的，你那趙頭兒已被我殺得奄奄一息了，怎麼？你也想找死，我可以成全你！」

顧醒言道：「捕快心中無一死字，我們捕廳全員出動，準備一體緝拿，無論如何你們別想輕易逃掉。」

白劍厲聲道：「那我們可要大開殺戒了。」

話剛說完，白劍即揮劍攻到。

另一把烏漆漆的黑劍，從旁斜出，劍光飛旋，正是黑劍，劃破了一條長長的口子，而且還冒出鮮血！

是的，就這麼一個回合，隨之掛彩，高低立判。

黑劍嘿嘿笑道：「就憑你這種三腳貓的功夫，竟敢在本爺面前狂囂！」

話說完，雙劍繼續攻到。

眼看顧醒言就要遭殃了……

驀地——

一條黑溜溜的棍影，呼然作響，立時掃到，雙劍一封，金鐵大震。

霍然見到的是一個叫化子裝束的年輕人，手持黑鐵棍，正威風凜凜佇立在場中，旁邊又閃出一個黑衣獨臂人。

小火神傲然道：「哼！黑白雙劍，可不是橫行山東一帶的巨盜，竟也側身奉天會，當起嘍囉來了！」

黑白雙劍滿臉憤怒之色，白劍道：「那來的臭叫化子，活的不耐煩了，你怎麼知道我是奉天會的？」

小火神冷冷笑道：「奉天會惡名昭彰，何人不知！哼！遲均，可憐一隻淮西鶴，飛來飛去總是盜賊路！」

遲均冷哼道：「想不到這小小的通州，竟也冒出不少管閒事的角色，而是都是不三不四的小角色，他是丐幫分舵主！」

顧醒言向小火神道：「洪舵主，這兩人劍術極辣，小心提防！」

黑劍見小火神旁的獨臂人沉默不語，但殺氣極重，一時看不順眼，他怒目相向，直指道：「閣下甚麼人？也想滲這一趟混水？」

獨臂人沉聲道：「你們奉天會破壞江壩是什麼意思？」

遲均冷笑道：「江壩是你的？你問得太多了吧？」

白劍陰笑道：「這人已斷了一條臂膀，看來殘障人士比較有愛心，能關照民生疾苦，哈哈哈……」

獨臂人聽得眉頭一皺，臉泛殺機，只怕立時就要發作。

但惡人的本性是動口也動手，黑白雙劍哼了一聲，立即揮劍撲上。

獨臂人挑劍操劍，只一段動作，却同時完成。

他舉劍硬封雙劍，以靜制動，接力克强。

雙劍劍鋒轉成劍氣千幻，配合得天衣無縫，攻勢雷霆萬鈞，直使在旁觀戰的人，驀覺風旋雲轉，驚心不已。

獨臂人劍招斗變，連削數劍，劍招之凌厲，速度之快，只聞鋒聲，不見鋒影。

嗤嗤兩劍，也不知道是誰使的，接着傳來「嗚……噢」的哀聲，竟倒下了一個，正是白劍，倒下時還捏着喉嚨。

喉結上沁紅一點，立時斃命！

黑劍汗流浹背，心頭冷了半截，顫聲道：「你……你是一點紅，中原一點紅？」

獨臂人輕揚手中劍，暫停攻掠，口中淡淡道：「不錯，我就是中原一點紅。」

圍衆群相駭異，想不到人稱「搜魂劍無影，劍下一點紅」的中原一點紅，今晚就在此地活生生的表演。

說到中原一點紅，黑道人士談之無不色變，因爲他不出劍則已，一出劍必有一點紅，殺人無聲無息。

而楚留香雖然武功高，但他從來不殺人，故有人說：寧願鬥楚留香，也不願意碰中原一點紅。

這一劍，沁紅一點，立時當場震住。黑劍驚如喪家之犬，急速退到遲、馬二人身邊道：「遲兄、馬兄，這人不易對付，咱們要一起上！」

馬璧年輕氣盛，舉刀就朝一點紅砍將過來。

浪子就是浪子，花心、作惡、不務正業，怎麼可能會練出好刀法，這一刀不但輕易被架住，一點紅舉劍一揮，馬璧竟連刀都把持不住，隨之踉蹌退步，差點栽倒！

遲均使鞭，長鞭揚起，正待舞出半天鞭影，却很意外的，誰也沒想到，突然被黑劍從背後踹到，人身竟直撲中原一點紅而去。

就像一塊肉送上來作靶子，一點紅的劍又薄又尖，一剎那間便長劍穿胸而過，遲均彎躬着身子，口中「啊……」的幾聲，手捺着穿過自己胸前的劍，有血！是自己體內流出來的鮮血，溫溫的！

觸目驚心之餘，長劍被中原一點紅猛然抽出，立時跪倒，繼而翻撲於地，一命歸天去也！

這邊馬璧正要栽倒之際，已被小火神及顧醒言的兵刃架住，並被點了穴道，一動也不動

，楞在地上。

那個居心險惡，卑鄙無恥的黑劍呢？

他揚腿踹出把遲均送上一點紅的劍勢範圍，自己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連縱躍飛過幾個人頭，竟是爲了逃命！

爲了製造逃命的機會，把隊友遲均踹去送死？

由於黑劍輕功不錯，去勢又奇絕，而且在旁閒觀的人也太多，正如火燒房子，隔岸觀火的人太多，這個正主兒，趁着人多吵雜，捕快撲殺不及，一點紅要追也被觀衆阻隔，竟眼見黑劍去如溜煙！頓時潛逃無踪。

幾個奉天會的趟子手，一時無法逃離現場，統統被攔住，捕快一一將之縛住，馬車及一干人等包括馬璧，一併押送到通州府的捕衙。

中原一點紅的俠名，一夜之間，頓時傳遍通州。

□□　□□　□□

通州府捕衙西花廳上。

受傷持着枴杖的總捕頭趙心餘和副捕頭顧醒言、中原一點紅、小火神等人都在座，準備先審問馬璧。

這是一點紅提議的，問過之後，他卽要包揚州船南下。

趙心餘拱手向中原一點紅道：「一點紅大俠，多勞您的相助，順利緝拿賊人，本衙大恩不敢言謝，謹代表通州府所有百姓，向大俠致敬。」

中原一點紅回禮笑道：「不敢，不敢，些許小事，何足掛齒。倒是兩位捕頭，身先士卒，因公負傷，尤令人崇敬。」

小火神道：「趙頭兒，你就快問供吧！」

於是，他們一行人到了地牢。

趙心餘面朝馬璧厲聲問道：「馬璧！你的隊友都出賣你了，根本無視你的生死，何不據實招供？你說，奉天會私運的火藥，究竟要運往何處？」

馬璧自認一生作惡多端，反正說與不說都是死，今朝又爲階下囚，眼見隊友不仁不義，甚麼都豁出去了，於是把所知的一切道出。

「這批火藥是第一批，準備運往淮南，炸淮河堤防，製造災變；另有第二批，正在嘉杭地面，是由楚檜、賀榮、邵世庭、何丙棣等人押送。我於前年加入奉天會，編入青衫隊七號，曾往重生谷受訓……」

馬璧的招供，提供走私火器是比較有價值的情報，其他諸事，小火神大概都已瞭然，而聖君是什麼人，馬璧不可能知悉；而重生谷據說是訓練基地，他也不知。

奉天會從寧波走私東瀛火器，以「劉大善人」賑災名義運送火器，這劉大善人是誰？馬璧也不大清楚。

另外，他知道奉天會在寧波有分堂，名曰「鷹揚堂」，堂主爲魔刀常向東，在蘇州有分堂名曰「虎賁堂」，堂主爲天地一沙鷗李塊，前者知道地址，後者不知。

中原一點紅問道：「楚檜的外號是否叫『京師小霸王』？」

馬璧道：「不錯，就是他，他目下負責接運第二批火器，可能在蘇州、嘉興府一帶活動。」

中原一點紅道：「原來他跑到江南來了。」

中原一點紅依稀記得——

去年年底，京師小霸王楚檜，在京師殺害了永貞銀樓的陳老板，還刼走一批價值連城的珠寶，陳老板的夫人找到一點紅，委託追緝此人，死活不論，代價是五千兩銀子，而一點紅已收了兩千兩訂金。

不幸的是，他在京師歇宿的客棧，遭小偷光顧，二千兩銀票不翼而飛，在百般焦困之下，四處尋找楚檜。

假如能取得此人首級，他可以收取剩餘的三千兩銀子，假如追緝不到，他要歸還二千兩銀子，如今將近一年，終無所獲，他只好南下找楚留香，想借錢還給永貞銀樓，所以一路南下打聽流香居停泊的地方。

這回適時遇上青州浪子馬璧，方知楚檜已經加入奉天會，他喜出望外，準備即刻動身到江南去，儘速追捕楚檜。

原是無心幫助通州百姓抗敵，反而替自己了結了一樁苦惱的心事。

□□　□□　□□

揚州。

位於長江與大運河的交會口，帆檣林立，運鹽運米，往來穿梭，也是知名的煙花叢，是人煙稠密的大都市。

昨晚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血案，八王爺和錢總管、錢公子、兩個侍衞都是揚州的萬家園遭到殺害。

五個人的頭顱同時被割走，血流滿地，而且八王爺身旁用血寫着八個字——

八大泣血，
余刀揚威。

這八個字寫的龍飛鳳舞，蒼遒有力，讀來却似懂非懂，不知所指。

八王爺遇害，事態嚴重，於是乎揚州府上下忙作一團，知府府台大人荆慰祖、總捕頭韋永年、刑事書辦蔣士銓、揚州總兵徐上泗等，個個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這下丟了烏紗帽不說，可能株連禍結，個個落得失職的死罪。

萬家園出了這麼大的命案，常人說的「天大的官司，地大的銀子」却行不通矣！所謂「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鬥」倒是實話，萬家園自萬商總以下二十餘口人，竟被一體緝拿，統統被押解官府。

府台衙籤問堂，這二十餘口人，全問不出線索來。

昨晚盛會宴賓，知府以下這些大官將員還不是在座？

昨晚眞可謂群賢畢集，揚州一時俊彥都在，甚至包括金陵的大官如六部府尹、指導使等要人，另外碩儒名流、巨商大賈，起碼有七八十人！到底誰是嫌疑犯？如何去循線追查眞兇呢？

「八大泣血，余刀揚威」，這是什麼意思？

八是指八大爺，大呢？

府台大人不由暗暗吟哦着，陷入了沉思。

總捕頭韋永年道：「卑職亦感莫名其妙，若以殺人動機來說，有誰想殺八王爺？又有誰敢殺八王爺？簡直跟朝廷作對！」

刑事書辦蔣士銓道：「『余刀』顧名思義，是指我的刀，這又是誰？」

總兵徐上泗道：「卑職以爲應及早清查所有參加宴會的人士，凡是懂得動刀弄槍的，先挑出來。」

韋永年道：「徐大人說的甚是，卑職也以爲應先調查是否有江湖人物參雜其間。」

徐上泗道：「尤其是使刀的人。」

□□　□□　□□

韋永年受命理出一份名單——

江湖人物有七位：

佟　聲——佟家堡堡主，鷹爪功。

金之鏞——金陵銀樓老板，用劍。

呂東陽——金陵鏢局總鏢頭，用刀。
慕容隨雲——金陵慕容世家，用簫。
魯臨淮——海鹽幫幫主，刀箭。
徐　榮——揚州徐家堡堡主，用槍。
武維寧——鳳尾幫幫主，刀箭。

還好這七人都還滯留揚州，揚州府衙西花廳上，這七人都被傳來問話。

知府荊大人道：「各位都是江湖英雄好漢，勞駕各位來此，想必知道是爲了萬家園命案。根據本府調查，昨晚與會人士中，只有你們七位是江湖武林高手，所以難脫嫌疑，必須接受本府問案。」

韋永年道：「各位請自行報出所使用的兵刃。」

當下七人一一說出自己使用的兵刃。

刑事書辦蔣士銓道：「呂總鏢頭、魯幫主、武幫主，你們三人都是用刀，着須把刀繳上，以備本司察驗。」

三人依令將刀繳上，置於地板。

韋永年牽了一隻獵狗嗅了一陣，這隻狗不聲不響，對這三把刀毫無興趣，證明這三把刀沒有血腥味，獵狗不起反應。

知府黯然道：「刀並無血腥味，可見昨夜這三把刀並未殺過人。」

韋永年道：「是的，是隻狗經過特殊訓練，即使清洗過牠也能嗅出。」

三人欣然把刀收回。

此時佟聲哼的一聲道：「暗裡藏刀的，恐怕大有人在。」

衆人一怔。

慕容隨雲冷笑道：「佟堡主，可把話說明白點？」

佟聲冷然道：「慕容公子，你的簫是光拿來吹奏的？要打賭不成！」

慕容隨雲道：「你我互換兵刃，查驗如何？」

武維寧點點頭道：「這倒是個好辦法，你們先互換兵刃，有什麼問題再請府台大人明裁！」

佟聲爽然笑道：「在下的兵刃鐵鷹爪，是用抓的不是用砍的，要看誰都可以看，何懼之有？」

當下就把鐵鷹爪置於板上。

慕容隨雲冷笑道：「你以爲我的簫是用砍的？眞愚不可及。」

隨之也把黑簫置於板上，二人互換兵刃。

佟聲接過他的黑簫，端詳一陣，這是他第一次拿到這種管簫，竟發覺蠻沉重的，簫上有節骨，也是機關所在。

慕容隨雲也在把玩着他的鐵鷹爪，顯然構造比較簡單，一開一合，已來回數次。沒什麼特殊所在。

但黑簫的構造可就沒那麼簡單，佟聲把玩許久，還是一把簫。

突然「咔喳」一聲，佟聲不曉得按到那個機關，驚嚇之餘，簫一時沒拿穩，黑簫變成了黑槍。

頓時哀號一聲，痛不可支，槍尖竟活生生插入大腿中。

衆人大驚，趕忙上前扶住。

府台大人隨即命人敷藥止血。

慕容隨雲陰笑道：「哼！自討苦吃，怨得了誰？」

佟聲怒目圓睜，氣得說不出話來。

韋永年拿起黑槍，朝慕容隨雲道：「果然暗裡藏刀！」

慕容隨雲從容自若道：「怎麼？韋捕頭認爲我殺人？」

韋永年道：「難道不是？」

慕容隨雲笑了起來，道：「殺人的是刀，在下這把黑簫只能變成槍，不是變成刀，槍能砍人頭顱嗎？」

「這……」

韋永年沉默半晌，答不出話來了。

他不得不同意這番話，槍尖不是用來砍的，是用來刺的，而且頭顱是平齊切斷，絕不可能是用槍尖做得到的。他只好把黑簫還給慕容。

韋永年向府台大人拱手道：「稟大人，看來此事煞費周章，並無證據顯示這七人有做案的嫌疑。」

府台大人皺皺眉頭道：「看來是如此，不過這七人必須隨傳隨到，將他們暫時飭回吧！」

佟聲年逾七十，老脾氣還會發作，臨走時咬牙切齒道：「慕容隨雲，你給我記住！總有一人你會嚐到苦頭。」

慕容隨雲冷笑道：「這叫做使心用心，反害自身，尊駕倒是要記取這次教訓。哈哈哈……」

金之鏞突朝韋永年道：「韋頭兒，何不找楚留香來幫忙，他目下正在金陵。」

韋永年驚喜道：「對！楚留香，他機智過人，想必能找到線索。」

知府大人道：「那就快去請！本府久仰楚香帥大名，巴不得趕快見到他。」

有了天大的難題，最後還是想到楚留香，這是六扇門弟子多年來共犯的毛病，好像有了他，就可高枕無憂了。

□□　□□　□□

浩瀚的長江，是中國的生命線，是中國最豐富的水資源。

兩岸的魚鹽穀粟布帛絲絮之饒，養活了數不清的人口；往來的船隻，尤其在大運河交口這一帶，更是帆影密集。

但是，今天却顯得氣氛不同。

因爲這一帶有大明的水兵在巡邏，八王爺命案，震動了大江南北，爲了緝兇，也動用了官兵檢查來往船隻。

中原一點紅正在一艘馬溜子船上，雖顯得神定氣閒，心想揚州血案干他屁事？他包了船準備繞過燕子磯到金陵去。

但出了運河口，便被官船攔住。

官船上有數人佇立，具全副武裝，神態威武。

一人正是應天府都指揮使楊震，另一位是副將李統，其餘是官兵。

李統喝道：「船裡載了什麼人？統統出艙受檢！」

船伕、中原一點紅及另一位船客都站出來了。

楊震看到一點紅的穿着，又看他的佩劍，乃問道：「這位獨臂的朋友，不知尊姓大名，從何處來，欲往何處去？」

一點紅道：「敝姓紅，從通州來，欲往金陵。」

楊震道：「洪朋友昨夜是歇宿揚州？」

一點紅道：「不，在下今早從通州上船，揚州只是路過。」

楊震道：「有誰能證實洪朋友說的話？」

船伕恭謹道：「稟大人，草民可以作證，這位獨臂朋友確是今早搭草民的船從通州上來的。」

這時江面上另一艘快船馳近，船上竟是楚留香和清風道長。

楚留香看到馬溜子船上的一點紅，眼睛一亮，既驚且喜，但隨之又看到官船上的楊震，

乃拱手道：「原來是楊大人！在下久未拜候，有失禮數。見過楊大人！」

楊震笑道：「香帥免禮，你可是要到揚州去？」

楚留香點點頭道：「是的，揚州知府大人派人送來一個帖子，要在下去一趟，乃與道長一同前來。」

楊震嘆了一口氣道：「八王爺慘案，雖非發生在金陵，令做下司的我，尤爲悲痛，當年他曾提携過我，揚州非本司管轄範圍，但昨夜死了兩名水兵，故只能在這江面四出巡邏，尋找可疑人物。」

楚留香尚未說話，楊震接着又道：「今天早上本司撈取一具屍體，他的裝束極似那位洪朋友，所以攔船查驗。」

楚留香驚道：「大人撈起的屍體，現在何處？」

楊震道：「就在這船上，香帥不妨過來看看！」

楚留香、清風道長雙雙縱躍船上，果然在船尾發現一具屍體，濕淋淋的，走近一看，猜想此人必是黑豹。

清風道長看了一會，駭然道：「這是黑豹！沒錯，就是他！」

楊震怔怔道：「黑豹？誰是黑豹？」

當下清風道長略把黑豹出現金陵之事，細述一遍。

楊震道：「原來如此，那顯示此人與奉天會有關了？」

清風道長道：「八成是掛上了鈎！」

楚留香道：「不知這具屍體從何處撈起？」

楊震道：「就飄流在大運河河口，離揚州不遠。」

楚留香道：「如此說來，王爺血案難道又跟奉天會有關？」

清風道長道：「這黑豹尚未浮腫，可見死亡時間必在昨夜，與血案不謀而合。」

楚留香道：「難道是殺人滅口……」

楊震道：「這黑豹似乎是死於一種掌力。」

清風道長凝視一番，驚道：「不錯，是大力金剛掌，而且從背後偷襲！從背後直透前胸，內臟已被震碎！與李淵的死狀一模一樣。」

楚留香沉吟道：「好厲害的大力金剛掌，又是少林寺絕技。」

清風道長道：「又是那個假面人。」

楊震道：「假面人既然懂得少林武功，那少林寺是否出了問題？」

楚留香道：「在下也想朝這方面去查。」

一頓，楚留香又道：「大人，那艘船上的獨臂人是在下的朋友！」

楊震道：「香帥是說那位姓洪的朋友？」

楚留香道：「是的，敝友姓紅。」

楊震笑道：「香帥的話信得過的，本司即刻放行。」

於是一點紅揖手致謝，口中道：「楚留香，後會有期！」

馬溜子船旋之往南開去。

九

楚留香繼續前行，到了揚州。

揚州府衙一行數員，分賓主敍禮坐下。

知府大人捋着鬍子笑道：「香帥百忙中來，本府銘感五內，謹致最大謝意。」

楚留香笑道：「大人何必言謝，在下聊盡棉薄之力，只怕未必能奏功。」

韋永年把今天早上審訊之事，略述一遍，也把那七個人的名單交給楚留香過目。

楚留香道：「韋捕頭是否能理出全部與會人士的名單？」

韋永年道：「可以，在下儘速理出來。」

楚留香道：「在下想到案發現場去看看，也想看看屍體傷痕。」

刑房事辦蔣士銓道：「現場案發後已經封鎖，屍體靈柩目下暫停於萬家園東花廳中，香帥可以馬上去看。」

萬家園是揚州名園，佔地極廣。

園中樓閣假山，水塘橋亭，花台林蔭，都極爲雅觀，整個庭園走起來，足足有五里路，

眞是目不暇給，美不勝收。

「群賢廳」是座大廳，可容百人聚會，也是晚宴所在。

而「鄰蘇樓」正是八王爺下榻之處，珠簾畫棟，雕閣綺席，書畫滿堂，無不精美，萬老總是附庸風雅之輩，取名「鄰蘇樓」，則自許與蘇東坡在師友之間。

八王爺等人卽在這棟閣樓遇害，由於王爺身份特殊，整座樓就只有遇害的五個人歇宿，旁人幾乎不敢走近一步。

這是最遺憾的弱點，由於地點孤立，樓中有巨變，竟無目擊者。

楚留香來到東花廳，看屍體的傷痕，頭顱被切割得並不整齊，有連割帶鋸的手法，楚留香心中一亮，已然想到金狐的那把長虹刀。

再看屍體衣衫上擦抹的血跡，竟有些衣服被刮破，證明這把劍的劍鋒不規則，他相信這準是金狐的長虹刀。

楚留香當然還不知道金狐就是南宮遠，而且長虹刀已被假面人拿走，如果他往金狐犯案的方向去思索，也許謎團永遠解不開。

清風道長道：「金狐來此作案，有點不可思議。」

楚留香沉思着，沒說話。

清風道長又道：「如果照胡鐵花說的，金狐可能就是慕容公子，則這名單上正有慕容公子，難道這是他幹的？」

楚留香道：「只是可能而已，但難以確定。」

蔣士銓道：「他爲何要殺八王爺呢？」

楚留香沉吟着道：「照所留的字來看，八大泣血，余刀揚威，八大依字拆開，卽去掉朱字的上半，如果八大是暗寓朱姓，則等於是汚衊我朝皇帝，這是大逆不道之罪，如此案情升高，成了政治案件，並非單純的江湖仇殺案件了，而余刀揚威，恐怕是顧名思義。」

蔣士銓道：「香帥是說八大之意，把朱子上頭斬去一半，猶如王爺被砍了頭？這是何方賊子，敢如此大逆不道！」

衆人心中不由暗暗驚駭。

蔣士銓又道：「依香帥看，本府該如何處置此案？」

楚留香道：「在下認爲，揚州府不妨把此案歸咎於奉天會。」

蔣士銓道：「這話怎麼說？」

楚留香道：「奉天會作惡多端，範圍廣及整個江南，揚州府不至於單獨挑起如此嚴重的罪名，如果是政治案件，則朝廷將視爲特殊案例，地方官員的罪名可稍減輕。」

蔣士銓道：「嗯！香帥所言不無道理，但本府要拿什麼來作證據呢？奉天會並未留下任作線索。」

楚留香道：「在下相信，那些失去頭顱的就是證據，務必要找回頭顱，據說八王爺武功不差，另外兩名侍衞也是高手，一夜之間同時斃命，疑點甚多，兇手所以帶走頭顱，也可能爲了湮滅證據，也可能爲了嫁禍。」

清風道長道：「香帥是說，可能是假面人欲湮滅少林絕技的傷痕，持長虹刀是爲了嫁禍金狐，而許多人暗認金狐就是慕容，現在慕容剛好又是與會者之一？」

楚留香道：「只是猜測而已。」

清風道長道：「那麼依香帥這種推測，則金狐就不是慕容了？」

楚留香道：「不錯，嫁禍才能成立。」

回到捕廳，韋永年已把所會與會者的名單列出，眞是洋洋大觀，楚留香逐一細看，頻頻陷入沉思中。

楚留香揚州之行，沒有找到答案，頗令揚州府失望，但對於楚留香所說找到頭顱，就是證據，揚州府方面只好四處去查。韋永年帶着獵犬作地氈式的搜索，還是沒有找到那些失去的頭顱。

□□　□□　□□

當然，不管找不找證據，揚州府這些官員還是統統被革職查辦了。

中原一點紅已經來到了秦淮河畔。

這裡是西水關。

他終於看到了那艘熟悉的船影，流香居正停在朱雀航邊。

特別的艙，狹長的船身，光滑明亮的甲板，船舷下吊着一瓶從波斯來的美酒，這就是流香居。

「有人在嗎？」

「請問找誰？」

宋甜兒從艙底走上來，驀然看到穿着黑衣的一點紅，不由驚詫叫道：「哇！是紅大哥，什麼時候來的？」

一點紅微笑道：「今早從通州來的，紅袖和酒鬼呢？」

宋甜兒笑道：「奇怪，你怎麼沒問楚大哥呢？」

一點紅道：「我早上看到他了，他去揚州。」

此時，紅袖捧着一大束鮮花，上得船來，又是一陣驚喜。

兩個女孩忙着奉茶，說長話短。

李紅袖把金陵最近發生的事，娓娓道來，一點紅靜靜的聽，因爲他隨卽要南下找京師小霸王，知道的愈多愈好。

宋甜兒取了酒來，三人淺酌幾回。

中原一點紅沉吟半晌道：「他們在找斷了手指的人？」

李紅袖道：「是啊！就因爲斷指爪痕。」

一點紅道：「金陵就有一個斷了指頭的人。」

「誰？」

「慕容隨雲。」

「紅大哥是怎麼發現的？」

「不是發現，是被我削斷的。」

「有這種事？」

「兩年前，蘭花先生鬧事，不是有個慕容青雲嗎？他就是慕容隨雲的哥哥，當時我却單獨遇上慕容隨雲，結果被我削去一隻拇指，不過，是拇指的一半，所以要仔細看才看的出來。」

「此事楚大哥知道嗎？」

「他不知道。」

「那時候慕容隨雲是使用什麼兵刃？」

「劍。」

「左手劍？」

「不，是右手。」

就在此時，流香居的船舷邊，突然冒出了一個頭來，赫然竟是慕容隨雲，身子一躍，跳上了甲板。

一點紅眼睛發直，怔怔的看着他，說曹操，曹操就到。

李紅袖、宋甜兒俱皆一怔。

李紅袖囁嚅的道：「你……你是誰？」

一點紅淡淡地道：「他就是慕容隨雲。」

慕容隨雲冷聲道：「你還是用劍？」

一點紅正色道：「不錯，我一生都用劍。」

慕容隨雲道：「天下第一快劍？」

一點紅道：「不曾聽說過。」

「你斷了我一指。」

「我斷了一臂。」

「可惜你的手臂不是我砍斷的。」

「遺憾的是，我削了你的指頭！」

「你是不是認爲，我找你是爲了報仇？」

「不是嗎？」

「不是。」

「哦？那是……」

慕容隨雲仰望天色，喃喃道：「薛衣人年老多病，薛彬愚魯不成材。無影劍脈，你是碩果僅存的一個，我找上你，是爲了會通你的劍術，然後超而勝之。」

一點紅道：「找我決鬥？」

慕容隨雲道：「不錯，不過不是生死決鬥，隨我到岸上來吧！」

一點紅道：「請！」

兩人上了碼頭，李紅袖也憂心忡忡跟上，在這塊開濶平整的碼頭上，兩人仍屹立着，已擺開了陣勢。

慕容隨雲拿出了他的手中簫，拈了幾下，又成了一管長槍；中原一點紅挑劍操劍一氣呵成。

慕容隨雲虎然作勢，黑槍急出，呼呼作響聲中，牽引一道急勁風，黑槍狠狠的搠了過來。

中原一點紅快劍連削數下，中途變招，嗤嗤聲中，傳來叮噹交鳴，劍雖無影，先聞其聲，然而對方長槍揮洒開來，不容易刺中。

這一交合，慕容並未受制於劍下，而一點紅對黑槍的來勢亦大致了然，竟是千變萬化；思忖只能以快制快，使其槍頭頓失機靈而停滯。

但是根據慕容的盤算，他的所謂會通法則，就是有槍變成無槍的境界，也就是對方是攻，他也攻，對方是守，他卽以不按常理的攻，這樣的方式以化解對方的攻防術，達到取勝目的。

問題是，中原一點紅的劍招實在太快了，他攻你也攻，就成爲以快比快，在這麼快的節奏下，竟看不出一點紅是如何變守的，所以慕容的會通法則很難定上對方的格，這法則似乎

難以適用。

以快比快，果然中原一點紅的無影快劍無所斬獲，這一交合下來，大致是平分秋色，勝負難分。很顯然的，慕容也無法制住對方。

但是令一點紅驚駭的是，慕容的武功與時精進，過去很輕易的就削掉他的手指，這回却奇幻百端，處處出現奇峯，防不勝防。

此時慕容猛然提槍，又向前一送，乃中平槍法。

「注意他的槍頭！」李紅袖在旁驚叫道。

一點紅一劍揮出，「咔」的一聲震響。

一點紅的劍居然斷了？

七尺長劍從中折斷，約合三尺三，短得太多了！

很意外的慕容收了槍不再攻掠，手拈了幾下，長槍又變爲一管簫，他淡淡地道：「一點紅，你是不是認爲自己敗了？」

一點紅道：「劍是斷了，但你未必能殺我。」

慕容隨雲道：「不錯，劍斷人未必亡，但是槍斷人必亡，屢試不爽，這一招叫『樂極生悲』，這回顛倒了，所以我要殺你就不容易了。」

一點紅站立當場，沒開口。

慕容隨雲又道：「如果我繼續攻下去就是纏鬥，纏鬥就不是決鬥，對我的會通法則毫無助益，所以我們的決鬥就到此爲止。」

說完，便掉頭而去。

一點紅怔怔地看着他遠去的身影，他在想，一個學武者對武學如此狂熱，武功必然精進，任何行業都要有這種研展精神。

但是精萃的武功，要能濟世，要能關懷衆生，自從與曲無容成親之後，他已改變了他的人生觀，不是惡人他決不輕易的動劍，百姓蒼生疾苦能管的他必管，通州之行就是最好的明證。

□□　□□　□□

三天之後。

發生了新的情況——

大運河河口的江岸，鹽運船發現一個飄流的包袱，打開一看，竟是五顆頭顱，正是八王爺他們的。

楚留香與清風道長再臨揚州，果然又是少林寺絕技所傷，頭顱上有渡航指的遺痕，與紫鵑的傷痕完全如一。

但錢總管、錢公子頸下有利刃刺的窟窿。

楚留香推測：兇手是假面人和黑豹，而黑豹事後又被滅口，可能識出假面人的身份，如此兇案的箭頭便順理成章的指向奉天會。

這幾天最忙的人，不是別人而是柳七。

柳七就是遵照楚留香的指示，暗中盯梢在金刀李家「下毒」的人，他甚至一個人忙不過來，還另外找了個柳成幫忙。

楚留香此刻坐在流香居長椅上休息，他在思索一個問題，少林寺的五絕武功爲甚麼會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難道假面人不只一個？

這時有個童子遞了一個紙團上來，楚留香凝視一下，原來是柳七要求見面，就在水西門一家小茶社。

楚留香依約趕到，果見柳七一人在喝茶，怡然自得，看到他那付神色，楚留香就知道有眉目了。

「香帥，你要我盯梢的那個人，有結果了。」

楚留香輕笑道：「柳七，辛苦了，這兒沒甚麼人，你就說吧！」

柳七道：「那個人果然有問題，而且很狡猾，每次出門必用兩種交通工具，船或騾車或他自己的腿，往往很近一段路，竟兜轉了幾條街，無異是在掩飾行踪。」

楚留香道：「已查出他的落脚處了？」

柳七道：「是的。」

楚留香急道：「在那裡？」

柳七道：「其實他的落脚處就在這附近。」

楚留香一驚道：「在這附近？這裡人煙密集，市街繁華熱鬧，可眞是『萬人如海一身藏』！」

柳七道：「不錯，鬧中結廬，無車馬之喧，可成眞隱，而且還是一間河房，碼頭臨水，陸路水路一概方便，更有趣的是，香帥的流香居可以看到那間河房，換句話說，他們也能看到流香居。」

「那意思是說，流香居一直被他們監視中？」

「可以這麼說，所以在下不敢到流香居去。」

楚留香嘆了口氣道：「你顧慮的很對。確實地址呢？」

「水西門董家巷最後一家河房。」

楚留香頷首道：「如此甚好，可能要及早展開行動，請你通知柳公子，今晚飯後到金刀李家來。」

柳七驚道：「香帥今晚就要圍捕？依小的看，不如發現那個人進入董家巷後再展開行動！」

楚留香道：「嗯！有道理，能夠逮個正着，就不怕他矢口否認。好，你今晚若有發現，儘速通知我。」

柳七點點頭。

□□　□□　□□

當晚。

水西門奉天會的龍驤堂，在一間密室廳上，正有一列人排排而坐。

有堂主、巴山劍客獨孤襄、霜月刀藍紹基、金錢鏢黎理正、小飛龍楊洙，另有一個奇形怪狀，形態猥瑣的老人。

龍驤堂主開口道：「金老怪，你從高郵來此，已聽說黑白雙劍、遲均、馬璧的任務失敗？」

金老怪就是怪老人，也是青衫隊八號，他答道：「稟堂主，屬下在高郵原與丁氏雙雄準備接應那批貨，却等了兩天不見踪影，屬下心中正覺奇怪，便往南到通州，才打聽到這件事情。

據說是被中原一點紅搞砸的，其中遲均、白劍均已陣亡，馬璧被關入大牢，黑劍逃走不知所終。」

堂主頷首道：「中原一點紅？會不會是今天來流香居的那個獨臂人？」

金老怪道：「獨臂人？有可能！屬下聽說中原一點紅正是獨臂，他終年穿一襲黑衣像幽靈一樣，面部表情冷傲。」

堂主道：「本座也聽說過此人，殺人不見血，劍下一點紅，是個很厲害的角色，不過據報他今天已坐船南下，不知往何處去。」

獨孤襄道：「那黑劍怎麼會不見人影？」

堂主道：「這人桀敖難馴，既不來金陵，又不去高郵，說不定已經棄職逃亡，若果查知屬實，必遭本會嚴刑。」

藍紹基道：「據說黑豹死了，牽涉揚州血案？」

堂主道：「這是總壇的事，本堂不必過問。」

藍紹基道：「是。」

堂主道：「聖君召你來，還未解開寶刀的奧秘？」

藍紹基道：「是的，這把寶刀連普通生鐵都斬不斷，更別說削斷那三把從虎賁堂取來的銹劍了，屬下準備携回蘇州，蘇州有個知名刀匠，曾打造李觀漁的寶劍，對刀劍的火候極有經驗，想請他鑑定。」

堂主道：「本座也是用刀的，但總覺得這把寶刀的重量不足，恐怕質料有異，值得推敲。」

藍紹基道：「堂主所言甚是。」

堂主又道：「吞噬金刀門是下一步的目標，本堂人手可能需要補充，唯待總巡檢回金陵後，再作商議。」

楊洙道：「關於四君子行踪，屬下已稟報總壇。」

堂主道：「總壇對四君子非常重視，不可小覷。」

楊洙道：「四君子到底是什麼來歷？」

堂主道：「本座亦不甚清楚。」

黎理正道：「也許他們是深藏不露的高人。」

□□　□□　□□

龍驤堂的堂址，確實就是柳七所盯梢的董家巷河房。

當然，楚留香早已接獲柳七的通知。

柳上堤約了鐵九如，率領一大批捕快，在水西門附近整飭隊伍，分撥待發。

楚留香則帶領着李蓮峯、胡鐵花、常景邁、吉川英次郎等浩浩蕩蕩來到水西門，與鐵九如等人會合。

留守在金刀李家的是齊正和清風道長，而嚴仲與林燈則外出未歸。

董家巷的河房，在月色映照下，幾盞燈相互輝映，景色格外迷人，誰也沒想到，這兒馬上就要爆發一場廝殺。

門前門後，團團圍住，河邊也雲集了捕快的船。

楚留香一行人，走近河房，向大門敲了幾下。

無人來開門，但已聞脚步聲，接着裡面的人發話——

「三山五嶽——」

「實踐躬行——」

像喊口令，門外衆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答話。

楚留香道：「衝進去！」

胡鐵花、柳上堤率先躍過牆垛，飄落河房院落中。大門邊一個勁裝漢子立刻被柳上堤制住，但另一個早已飛步邁入廳中。

此時廳內傳來鼓躁聲。

廳前已出現六七位奉天會的武士，個個持刀嚴守廳門，接着另一隊人魚貫而出，正是堂主、金老怪他們。

蒙着臉的堂主，精芒電閃，突見楚留香等人，身軀一震，凜聲道：「原來是你們，你們竟敢到我龍驤堂來。」

楚留香道：「不知台駕尊號爲甚？願洗耳一聞。」

堂主道：「奉天會龍驤堂堂主！」

楚留香道：「看來貴堂已傾巢而出，不知堂主以下又是何方高人？」

鐵九如在旁道：「老夫認識其中兩個，那個持兩把刀的是霜月刀藍紹基，蘇州府死囚，那個穿直綴裝的是巴山劍客獨孤襄。」

柳上堤冷笑道：「巴山劍客在下也識得，另外兩個是金錢鏢黎理正和小飛龍楊洙，個個都是要犯！」

常景邁突斥道：「金老怪，是你？你也在這裡！泉州地區的殺人犯！」

每個被點到名的都冷哼一聲。

龍驤堂堂主陰笑道：「各位頗具慧眼，令本座極爲佩服，各位能識得，並不表示能殺得了人。」

鐵九如怒道：「老夫職司捕快，專程來緝拿你們這些惡徒！」

堂主冷冷道：「那要看你有沒有本事？」

楚留香道：「我等皆有備而來，今晚勢必要一體緝拿！」

堂主哼道：「楚留香，你們怎麼找到這兒？」

楚留香道：「因爲我知道你是誰。」

堂主一驚道：「你知道我是誰？」

楚留香精芒逼視着他，冷冷地道：「林燈，把蒙巾拿掉吧！你就是金刀門的二金剛林燈。」

堂主身軀又一震，吶吶地道：「你……你是怎麼知道的？」

堂主把蒙巾拿掉，果然是林燈。

李蓮峯憤怒交加，顫聲斥道：「你……你竟是奉天會的狗腿子，你這叛徒，我非殺了你不可。」

林燈面不改色，徐徐道：「李門主，恕我這樣稱呼你！我坦白告訴你，我不承認是金刀門的人，我另有師承，你不是我師父，不必徒費口舌叫罵。」

楚留香沉聲問道：「你究竟是誰？你的師父又是誰？」

林燈亮出手中的刀，不是金刀，而是一柄黑漆漆的鬼頭刀，楚留香等人眼睛一亮，心中泛起了一個概念。

那就是十三年前，江湖上出現了一個大魔頭，就是「天魔」，天魔被中原武林十三位掌門人邀擊在雁蕩山頂，因重傷斃命，而天魔有兩個弟子，一是魔刀，一是鬼刀，事後突然銷聲匿跡。

難道林燈就是鬼刀？天魔的弟子？

楚留香道：「難道你就是天魔的弟子魔鬼雙刀？」

林燈陰笑道：「不錯，我就是魔鬼雙刀之一的鬼刀。我本名林傑，化名林燈，潛伏在金刀門已有十年。」

接着他抖抖刀，說道：「今晚我們勢必難免一戰，不過，我還有幾句話要問問楚留香，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懷疑我的？」

楚留香道：「當我發現有人下毒的時候，就確定是你！你在李門主的寢室下毒，我在花瓶中發現水有問題，經過名醫檢驗，證實是滲了毒物，是從波斯來的毒藥，它有揮發性，每隔一段時間便會氣化。

李門主每日吸收這種毒氣，所以他中了毒；我所以能發現花瓶中滲有毒藥，是因爲見到室內的殘花和室外的敗柳。

李家客廳的『百年長青花』和門主寢室花瓶裡的是同時種植的，何以客廳的茂盛，寢室的却略見凋萎？就是因爲花瓶內的水有問題，而李門主寢室外的柳樹有一株長得頹萎不堪，也是因爲常把花瓶的水倒在柳樹下的緣故。

這毒藥影響了植物的生長，而花瓶的花是你插的，水是你倒的，所有的嫌疑不就指向你這位盆栽專家嗎？」

林燈哼道：「所以，你懷疑我，就派人暗中盯梢我到這裡？」

楚留香道：「不錯！盯梢的人非常機伶，所以要他盯梢，是認爲你在奉天會中的地位可

能不低，我準備一網打盡！」

林燈冷笑道：「楚留香不愧是楚留香，果然有點門道。」

楚留香道：「不敢當，只不過看到某種反自然的現象，認爲是人爲的現象，如此而已！」

這句話胡鐵花聽來很熟悉，不覺暗自好笑。

衆人對楚留香的機智，無不嘆服。

楚留香道：「在下也想請教，你爲何參加奉天會？那個假面人又是誰？」

林燈嘿嘿笑道：「參加奉天會的原始動機是爲了報師仇，消滅中原各大門派！其次是志同道合，共創新的人生旅途。至於聖君是誰，抱歉！我也不知道。」

李蓮峯氣急敗壞地搶先一步，拔出金刀怒斥道：「香帥，不必多說了！這個逆賊由我來收拾。」

林燈不屑的冷冷一哼道：「老頭子，你不是我的對手！因爲你中的毒即使服下解藥，也不是三五天就能解除的，就算你未中毒，也未必是我的對手。還有，姑念你十年來供我吃喝穿睡，我不想殺你，你滾到一邊去吧！」

李蓮峯舉刀，抖動着道：「你……你這逆賊！我豁了老命也要懲治你！」

事實上，正是如此，他體力大不如前，與鬼刀對敵，全無取勝的機會。

林燈他既然不承認是金刀門的弟子，當然就無師倫大道可言，李蓮峯想再叫罵，覺得已是多餘。

柳上提搶身過來，婉言道：「李門主，讓我來，我想見識見識這把鬼刀究竟有什麼驚人的藝業！」

李蓮峯不置可否，黯然站在一邊。

林燈陰笑道：「姓柳的，你要强出頭？不要以爲江東一柳這個名號能唬人，在我鬼刀眼中，一文不值！」

柳上提怒道：「值不值，一試便知！」

說罷，拔出長劍，正待發招。

吉川英次郎突然叫道：「那個拿兩把刀的，有一把是望月寶刀。」

楚留香驚道：「望月寶刀？你是說藍紹基手中的那把刀？」

藍紹基哼道：「不錯！一把是我的霜月刀，另一把就是東瀛鬼子的所謂寶刀，這把寶刀連木頭都劈不開，東瀛蠢人造的刀，如何堪用？」

說着把望月寶刀佩上身，亮出自己的霜月刀。

吉川英次郎一聽，心裡有數，原來這些賊人還未窺知望月寶刀的秘密。當下他和聲說道：「既然是一把凡鐵，能否懇請閣下歸還？在下是東瀛人，名叫吉川英次郎。」

霜月刀冷笑道：「在下是奉命送刀的使者，無權作主，恕難照辦！」

吉川英次郎怒道：「既然如此，只好强制執行了。」

說着，也拔出了他的東瀛武士刀。

常景邁揚聲指着金老怪：「金老怪，咱們都來自南陲，看來咱們有緣，我海南派的護法就先來領教你的絕學！」

金老怪手持方便鏟，冷冷一笑道：「海南一地，尚未開化，我泉州文明人還怕你這番仔不成？」

常景邁怒道：「那你就嚐嚐未開化的食物，看這柄劍的滋味如何！」

胡鐵花面對楊洙道：「我胡鐵花雖然不認識你，但是立場不同，所謂漢賊不兩立，只好找你拚了。」

楊洙哼道：「你以爲花蝴蝶有多厲害？我楊洙可不怕！」

鐵九如面對巴山劍客道：「獨孤襄！你在四川作惡，如今有意來金陵歸案，我這邊雖然多了一道手續，但還不嫌麻煩，你就乖乖受縛吧！」

獨孤襄冷笑道：「鐵九如，你不用說大話，我這把劍可不是好惹的！」

這陣仗，雙方人數大略相等，正好會對。

柳上提對上鬼刀；吉川英次郎對上藍紹基；常景邁對上金老怪；胡鐵花對上楊洙；鐵九如對上巴山劍客；而黎理正只好對上楚留香；李蓮峯則面對那幾個奉天會的武士，但還有捕快助陣。

這陣仗，也大致勢均力敵，除了楚留香之外，都鬥得極爲凶險，其中尤以柳上提與鬼刀，和英次郎對霜月刀兩對之廝殺最爲激烈。

林燈怒吼聲中，刀如閃電，連攻三招，刀勢斗變，威重如山，柳上提見狀，心知是遭逢生平之大敵，步步謹愼，一生所學一迸使出，只見他劍如靈蛇，嗤嗤幾招，但見青光激射，揮出閃閃星斗。

林燈的鬼刀刀法，完全不似金刀刀法，出手詭異，路數多方，處處殺着，鬼刀者「詭」字訣也，否則天魔所創的魔鬼刀法如何橫行天下？天魔力戰十三位中原掌門，還力劈其中七人，可見其威猛霸道。

李蓮峯砍殺兩三位奉天會武士，六七位捕快一擁而上，合力制服其他三人，這些武士功

力稀鬆平常，至此李蓮峯才有餘暇觀戰。

尤其是鬼刀，看得他觸目心驚，想不到林燈完全揚棄金刀刀法，使出來的鬼刀，他竟茫然不知路數。

柳上堤一招接一招，揮劍如虹，但覺得非常吃緊，因爲劍不比刀，劍不能硬挫刀鋒，這是力道不同的原故。

他身游八卦，人走四方，劍氣舞得如銀花揮洒，壯麗可觀。

林燈冷笑一聲，廻旋幾刀，破風呼嘯，兇威氣勢，簡直是排山倒海，柳上堤不敢力擋，立卽躍起，刀鋒堪堪避過，稍一閃失，後果就不堪設想。

柳上堤再度揮劍猛攻，這次是近身攻擊，但見劍鋒來勢神妙無方，變招快速，噹聲一劍，接着刀劍齊鳴。

原來，柳上堤的穿心劍法使出，林燈鬼刀一封，封得好，也封得險，衣服略見刺破，却未傷及一點皮毛。

林燈發覺江東一柳果然有點門道，一般對手說不定已被他一劍穿心了。他決心使出鬼刀的絕技「鬼渡重洋」，一舉將柳上堤擊斃。而且柳上堤不禁惕慄，這穿心劍竟穿不了他的心。

這邊楚留香已收過金錢鏢揮手揚出的銅幣，金錢鏢每一出手便是三兩錢，屢次不爽，楚留香的飄香扇頻頻將之打落，弄得金錢鏢最後一文不名。

楚留香笑道：「怎麼？沒錢了，在下身上有銀子，就算我肯借給你，也找不到地方兌換，投降吧！」

金錢鏢冒着一身冷汗，緩緩向後退，身旁剛好有座花台，台上擺着鵝卵石，乃隨手抓了兩顆，揚手拋來。

楚留香掌指翻飛，打落了一顆，接過一顆，他眼睛突然一亮，揚聲發話道：「原來上回柳公子與我比劍的時候，那顆石頭原來是你打的，你隨手打出物件，拋線極其怪異，完全如出一轍！」

金錢鏢冷哼道：「不錯，是我隨手拾取地上的石頭打出去的！」

柳上堤聽到金錢鏢的話，竟分了心，劍勢突然遲滯，鬼刀已揮刀砍至，只聽噹的一聲，柳上堤手上的劍竟被鬼刀砍斷，七尺長劍大概斷成五尺三。

就在這時，只見柳上堤就要被後繼的刀鋒掃中，「咔喳」一聲暴響，鬼刀一震，砸中了一顆石頭，那是楚留香擲出來的。

柳上堤偏身急退，已避開鬼刀的刀鋒範圍。

接着楚留香提脚一踢，地上的另一顆石頭隨勁飛出，金錢鏢閃避不及，鳴聲剛起，大腿上立時鮮血淋淋，柳上堤在旁廻手一劈，金錢鏢隨着劍鋒飛撲出去，從前胸到腰部一條長長的血口，嗚呼嬬動幾下，卽告氣絕身亡。

林燈暴喝一聲，提刀再度向柳上堤攻上，但這回楚留香接下了他的刀勢，楚留香身形飄飛，扇花點點，四下晃動，鬼刀劈上砍下來未能劈個正着。

突然又傳來「哎唷」一聲，有個人倒下，滿臉都是鮮血，竟是楊洙，對手是胡鐵花。只聞胡鐵花擦擦拳道：「你自恃輕功了得，竟然跟我比賽跳高，你跳的再高也沒用，因爲我行進間還能出快拳，這就不是你楊洙做得到的。」

楊洙的鼻子都快被打扁了，血流滿面，倒下立刻昏迷不醒。

場上又傳來了一聲慘呼，是巴山劍客，終於在「無影鍊子刀」鐵九如手中喪生，鍊子刀的辣招使出，獨孤襄無力招架，可見鐵九如的功力，兩個人在武功的造詣上確實尙有一段差距。

這時的常景邁劍法變得更爲凌厲，他反踩七星，頻頻快馬搶波，勁風颯然，但金老怪鏟術圓熟，鏟法施出有如一片光幕護身，雖無致勝反擊之力，但却足可自保。

鬼刀再次發威，頻頻向楚留香攻上，楚留香宮羽易步，飄身閃躍。

鐵九如見狀，認爲楚留香徒手搏鬥，極爲兇險，卽時揮出了鍊子刀伸援，幻起刀影如輪，左砍右劈，上下交征，林燈不得不抵擋對方這一輪刀鋒。另外李蓮峯亦持金刀加入戰場，直戳而去。

楚留香飄身竟撲向旁邊的吉川和藍紹基的戰場，一個鳳凰三點頭，快速絕倫的扇影突向藍紹基點到。

藍紹基舉刀一砍一封，却突覺一陣颼風響作，身上突然一輕，原來背上的望月寶刀已被楚留香幾個縱躍之間，隨手抽走，只留下刀鞘。

吉川喜道：「好！好！盜帥就是盜帥！寶刀終於回來了。」

藍紹基哼了一聲道：「那種爛銅破鐵，背在身上，我還嫌它碍事呢！你得意個什麼勁兒！」

吉川道：「寶刀就是寶刀，惡人如何得以居之！」

隨之兩人殺得風旋雲轉，步步驚險。

林燈說金刀不如鬼刀，此話似乎不假，李蓮峯已頻頻陷入險境，幸好柳上堤在旁持劍連番刺上，鐵九如的鍊子刀也攻到，否則鬼刀攻勢不可收拾。

然而柳上堤左臂也掛了彩，雖不嚴重，可見鬼刀一人獨挑三人，還足足有餘！

楚留香手持寶刀，又迅速加入戰圈，李蓮峯、柳上堤乃急急退出。

話剛說到常景邁出劍越來越快，劍招斗變，連削數劍，金老怪的右臂已然掛了彩，鮮血直流，年紀大了，稍一失血，體力便大受影響，於是原本鏟影縱橫的他，此刻竟節節向後倒退。

更不幸的是，他竟被昏迷中的楊洙絆了脚，一時紮樁不穩，長鏟一鬆，被胡鐵花搶個正着，兩人在長鏟上一拉一拔之際，常景邁的長劍已嗤嗤襲到，哀號一聲，長劍穿腹而過，金老怪已一命歸西了！

霜月刀藍紹基見隊友死去大半，心中惶恐萬分，吉川的刀勢並不簡單，一面應敵一面苦思退計。

就在這一分神之際，李蓮峯已砍將過來，吉川和李蓮峯兩個高手合攻之下，霜月刀已無力應付。

當霜月刀被李蓮峯架住時，吉川的刀已斜劈而至，只聽慘號一聲，齊膀而斷，當下昏倒不省人事，地上全是鮮紅的血，慘狀端是驚人。

最後只剩下鬼刀在頑抗，雖然有楚留香的寶刀，鐵九如的鍊子刀，柳上堤的斷劍交相合攻，但鬼刀絲毫未居下風。

李蓮峯加入戰場，變成四人合攻之勢，此時吉川突然叫住：「香帥！香帥！讓我告訴你寶刀的用法。」

楚留香手持寶刀，退下來面交吉川，吉川在望月寶刀的刀首上，指指點點，講述寶刀的訣竅。

望月寶刀的刀身突然掉落，一柄青晃晃的劍光耀出，原來這寶刀的刀身，是護刀用的，刀中有劍，這劍才是眞正的利器。

吉川道：「東瀛人刀劍不分，我也說過望月先生鑄造此刀是仿造中國劍式，所以這把刀應稱爲望月寶劍，但一般還是習慣稱望月寶刀。」

楚留香道：「原來如此，看來此劍倒眞是一把寶劍。」

吉川欣然道：「在下試給你看。」

吉川走到場中，寶劍直指向林燈，口中大聲喝道：「寶刀是專門用來降魔驅邪的，你就認命吧！」

林燈收刀，凝視着他手中的耀眼寶劍，心中機伶伶一陣寒意，口中却仍道：「哼！鬼刀也是寶刀，何懼什麼寶劍？劍本來就不及刀。」

吉川不由分說，舉劍砍來，鬼刀奮力一封，只聽「噹」的一聲，鬼刀竟一折而斷，斷成

一半。

林燈直冒冷汗，拿着半截刀，思量該如何作退身之計，對！大門口那個胡鐵花手無寸鐵，摸過去給他一刀，然後竄出大門……

他奮力一躍，繼而揮出一刀，當然刀短並未劈中胡鐵花，而胡鐵花輕功不弱，閃的也快，衆人失聲驚呼。

就在這一剎那間，楚留香的香扇如電掣擲出，後背無眼，鬼刀的肩背已被扇子擊中，身形立刻遲滯了，接着一串「嘩啦啦」的聲音破空傳來，是鍊子刀。

躍在大門上空的林燈已被鍊子刀從背後釘住，鍊子延伸到鐵九如的手上，一抖竟抖個筆直，林燈慘號一聲，接着又一聲「嘩啦啦」收鍊子的動作，林燈已撲倒於地，一動也不動，就此斃命。

這一手，讓衆人看得無不駭然動容，鐵九如的無影鍊子刀實在又猛又快，今天不是他在場，林燈可能溜之大吉了。

這一手，連楚留香也不得不佩服，因爲楚留香的扇子雖然擲出，比鍊子刀還快，但絕殺不死林燈，而且他也不殺人，因此也就無法阻止林燈竄出大門。

鐵九如何許人也？金陵就是南京，是明朝的首善之區，首善之區的總捕頭豈是浪得虛名之輩？

有人說，鐵九如是六扇門中的第一高手，比京師裡的總捕頭「禿鷹」還高一籌，這話恐怕不得不信。

這一戰，奉天會的龍驤堂，從堂主以下的所有黨羽，一個也不曾溜脫，整個龍驤堂就在一夜之間被鏟除淨盡。

十

大家回到了金刀李家，擺酒慶功。

傳杯換盞，酒醇菜好，吃得逸興橫飛。

李蓮峯道：「想不到林燈就是鬼刀，眞出乎老夫意料之外，唉！家門不幸，鬼刀臥底十年，竟渾然不覺，令老夫愧悔無地。」

清風道長道：「事情已了，何必傷感，魔鬼雙刀，今已去其一，只怕另一把魔刀藝業更驚人。」

楚留香道：「奉天會竟然能吸收魔鬼雙刀效力，這個假面人可眞神通廣大。」

鐵九如嘆道：「遺憾的是，至今對假面人却毫無線索，令人心焦。」

胡鐵花道：「一點紅說慕容隨雲斷了指，證明他有嫌疑。」

楚留香道：「揚州血案，他是與會人士之一，又是斷指，確有嫌疑，不過……」

胡鐵花道：「不過什麼？」

「據我猜測，慕容可能不是金狐，也應該不是假面人，慕容要找的是一點紅，不是黑豹，由於時間地點的交叉，所以讓大家產生錯覺。」

「如果慕容不是金狐，那他必是假面人了。」

「我懷疑慕容隨雲他沒有這麼大的本事，這個假面人的武功之高，可能是我出道以來最厲害的對頭。」

「比無花和尚、水母陰姬、石觀音又如何？」

楚留香沉吟了一下，才道：「無花和尚不曾修習五絕，說來武功並非出類拔萃，只不過裝的有模有樣而已，而水母陰姬、石觀音是女流之輩，也沒有對外的號召力，武功方面細膩陰毒有餘，覇道不足，所以也不算是最厲害對頭。

但這假面人實力遠超過任何一方之覇，不僅武功高，且能散發一股巨大無形的魔力和影響力，任何魔頭都無法跟他比。」

胡鐵花道：「那到底誰是假面人？」

楚留香道：「我也不知道。」

鐵九如道：「香帥不認爲慕容隨雲有這麼大的本事，但據說他自創『會通超勝』大法，恐怕不能低估他。」

楚留香道：「不，在下並沒有低估他，所謂『會通超勝』是一種理論，是一種指導武學

的理論。

那麼它所顯現的特徵是在技術理論層面，譬如他面對一個用劍的人，他要探討的是對方劍術的路數，然後想辦法制服對方，那麼就有理論上的範圍，欲使對方的劍招無效，衍生開來，慕容自己就變成有劍無劍等的追求。

然而，假面人施用少林五絕，完全是殺着，是沒有用武理論作後盾，與慕容的用武觀點，完全不同。」

鐵九如不由佩服的點點頭。

楚留香又道：「另外一點，奉天會的彭天羽等，遇到了慕容隨雲，認爲他是金狐，乃向慕容索取長虹刀，即可證明金狐不是假面人，所以慕容也不是假面人。這是同異中的因果關係。」

胡鐵花道：「老臭虫，我倒認爲你的判斷並不怎麼正確。」

楚留香道：「怎麼說呢？」

胡鐵花道：「不要忘了，揚州血案是用長虹刀作案，假面人就是故意嫁禍金狐，而金狐正是慕容，否則嫁禍怎麼成立？」

楚留香道：「所以照你這麼說，假面人不就是慕容了嗎？」

胡鐵花敲敲鼻子道：「這……對！假面人就不會是慕容，否則嫁禍不成立，問題是，金狐就應該是慕容……」

楚留香道：「這樣又把剛剛的話倒回去啦！我另外一種解釋是：金狐另有其人，已落入假面人手中，長虹刀已被奪走。或者金狐已投靠奉天會了，但是如果推斷是後者，那麼奉天會不該嫁禍金狐，所以前者比較可能。」

吉川道：「搞什麼嘛！你們兩個講了半天，我一句都聽不懂，反正不知道誰是假面人，這就是結論，對不對？」

衆人一笑，不過也顯得很無奈，事實如此，連楚留香都摸不透的事，誰又能多作評論？

常景邁笑道：「反正明天會更好，來！喝酒！」

李蓮峯道：「柳公子爲何不來喝酒？」

楚留香道：「他守在流香居，不想來。」

胡鐵花道：「他現在什麼地方都不想去，好像變了一個人。」

清風道長道：「水西門一帶，秦淮風光旖旎，晚煙月色，分外迷人，像他那樣風情萬種的年輕人，只怕什麼消遣都有。」

楚留香笑道：「也許吧！有情有緻，恐不足與外人道也。」

清風道長道：「對了，香帥從龍驤堂帶回的銹劍，經貧道推敲，一把是越上人的劍，另一把却無印象。」

楚留香道：「另一把是帥一帆的劍，我曾見過。」

他依稀記得，兩年前畫眉鳥事件時，帥一帆與他比劍，帥一帆落敗，將劍擲入擁翠山莊的劍池中。

這兩把劍是從劍池中撈起來的，一股疑惑蕩漾心頭，劍池屬於擁翠山莊的私有地，奉天會的人憑什麼去撈劍？難道擁翠山莊又出事了？李玉涵又誤入歧途？何以如此一誤再誤？一代大俠李觀漁有子若此，可眞令人浩嘆！

楚留香因此打定主意，蘇州擁翠山莊是他第二個清查的目標。

這席酒吃到初更方停當。

吉川在席間謂：他要持寶刀回寧波覆命，東瀛薩摩藩主派來的船使，此刻正在寧波苦等。衆英雄都有臨別依依之感。

李蓮峯自從林燈事件之後，對金刀武功竟失去往日的信心，認爲金刀門夜郎自大，妄自驕矜，尤其幾個弟子江湖歷練不多，傲氣太重，有意加以磨練，便要三弟子齊正陪送吉川到寧波，諄以護刀之責，齊正很少出遠門，欣然應命。

□□　□□　□□

金陵的奉天會總壇。

假面人仍坐在太師椅上，但大廳上變得很冷清，本來一排排的人衆，今晚只剩下小貓兩三隻。

今晚楚留香等人，一舉把龍驤堂毀掉，震驚了奉天會，假面人氣鼓鼓的，心中蘊積了多少憤恨與惡毒。

龍驤堂是奉天會在金陵最主要的一股力量，事實是如此，鬼刀的武功不同凡響，假如今晚楚留香等人，不是一窩蜂湧到，光憑單打獨鬥，這些武林正義人士有可能是鎩羽而歸，自取其辱。

鬼刀身爲堂主，是聖君極器重的幹部，能擔當堂主，必然不是簡單人物。

魔鬼雙刀都是堂主，魔刀常向東是鷹揚堂的堂主，不過他人遠在寧波，即使金陵發生任何事故，聖君也極不願意去調動他。目下他在研究，龍驤堂必須重新建立，誰才是堂主的人選呢？

他展開手中青衫隊名單，看到其中畫××的名字，不禁慨然嘆息，算起來已損失了十六

人，青衫隊員總計五十人，若包括黑豹在內即折損十七人，損失不可謂不大。

假面人端詳着手上的名單。

青衫隊名單

1郭　駿——武當三英之首，總巡檢。

2常向東——魔刀，鷹揚堂堂主。

×3林　傑——鬼刀，龍驤堂堂主。

4李　塊——天地一沙鷗，虎賁堂堂主。

5曾瓊珠——白蜘蛛，白鳳堂堂主。

×6彭天羽——五虎斷門刀，連絡官。

×7馬　璧——青州浪子。

×8金露僧——金老怪。

×9黎理正——金錢鏢。

×10江東去——百花劍。

×11張　恢——十字劍。

×12謝天性——追雲手。

×13獨孤襄——巴山劍客。

14丁　奉

15丁　贊——丁氏雙雄。

16沈千頃——幻手。

×17葉　璋——金筆雙煞。

18劉太甲

19劉太乙——桐柏雙奇。

×20白長民

×21白長生——揚州雙煞。

22景新漢——混江龍。

23王　全——黑杖。

24向　鼎——黑面蒼猿。

25言不從——言家拳。

26崔東崖——勾漏一星。

27駱孟雄——大力鎚。

28梁雙伍——奪魂鈸。
29雲中君——四明劍客。
×30藍紹基——霜月刀。
31賀　榮——黑鷹。
32邵世庭——南山虎。
33何丙棣——奪命算盤。
34胡淳風——塞外一孤煙。
35馮有蘭——笑中刀。
36沐　忍
37沐　耐——天地雙煞。
38荆默人——不歸劍。
39葉楚狂——風捲雲。
40宋子雲——戳情劍。
×41楊　洙——小飛龍。
42楚　檜——京師小霸王。
43呂斯科——恨天客。
?44公孫强
×45公孫勝——黑白雙煞。
×46遲　均——淮西一鶴。
47沈　逸——白蝴蝶。
48查沐蘭——黑妞。
49仇行健
50仇行儀——太行雙鈎。

聖君座前的二個蒙面人，一個是白鳳堂堂主，另一個是豹韜堂堂主。其中豹韜堂堂主並未列名青衫隊中，因爲他身份特殊。另兩個是丁氏雙雄，丁奉和丁贊兄弟倆，是從高郵來金陵的。

聖君問道：「總巡檢去江西，帶走了甚麼人？」

白鳳堂堂主道：「總巡檢帶走的是戳情劍宋子雲和恨天客呂斯科。」

聖君道：「這次龍驤堂被毀，本會損失極大，亟需重建，正考慮堂主人選。」

豹韜堂主道：「屬下認爲，此人須清楚江南事務，至於武功方面，能與鬼刀不相上下的

恐怕沒有。」

聖君道：「不錯，鬼刀武功之高，在會中，除了魔刀之外，也就數他，甚至郭駿都不如他，但欲求熟悉江南事務的，恐怕難找。」

豹韜堂主道：「四明劍客雲中君和幻手沈千頃是可以考慮的人選，但前者武功不高，後者智謀不及，恐難服衆。說到武功，魔刀以下，就以天地雙煞爲最强，只可惜略識之無，深沉不足。」

聖君道：「本座有一個腹案，欲將李塊調來金陵，此人老謀深算，以他建立虎賁堂的經驗來重建龍驤堂。」

豹韜堂主道：「聖君明裁，李塊武功也算一流的，足智多謀，值得器重，屬下亦認爲重建龍驤堂，尤須短期內完成。」

白鳳堂主道：「想不到一夕之間，使本會喪失這麼多的幹部，屬下認爲格殺楚留香，乃當務之急。」

聖君道：「不錯，此人不除，本會大業萬難順遂，爾後重新擬定策略，不要再作無謂的犧牲。」

□□　□□　□□

蘇州城內，飲譽宇內的名醫「南張」張簡齋，在他的寓所來了一個年輕人。

年輕人長身玉立，氣宇軒昂，衣服華麗，腰佩雙劍，眉宇間顯得甚爲憂慮。

張簡齋看到他的雙劍，再看他的神色，若有所思。

「七心海棠之毒，並沒有解藥。」

年輕人正是南宮遠，他聽到張簡齋的答覆，一度幾乎昏厥。

南宮遠對「南張」慕名已久，以爲天下任何毒物都難不倒他，沒想到他的答覆是如此令人絕望，南宮遠一時怔住，不知言語。

「公子，你在想什麼？」

「哦！沒有，在下想再請教，這種毒有無發作期限？」

「有，發作期限是七天，七天後就會毒發身亡。」

「甚麼？七天？」

南宮遠大眼骨碌，頭冒金星，靠在椅子上，嚇得顏面全無血色。

「他爲甚麼要騙我？那聖君是甚麼意思？七天……七天以後我就要死了，我……我該如何？」

他喃喃沉吟一番，連眼淚都流了出來，弄得張簡齋猛然一怔，不知所以然。

張簡齋問道：「是公子中毒嗎？」

南宮遠神情頹喪道：「是的，我中了七心海棠之毒。」

張簡齋幫他拂穴把脈。只見張簡齋心念百廻九轉，也不知他是在想什麼，把脈時間耗時甚久。

張簡齋道：「公子可是南宮遠？爲何中毒？可否透露一二，老拙以便開出藥方，這藥不是解藥，但可延長毒發時間。」

南宮遠看着張簡齋，略驚道：「先生法眼，在下確是南宮遠，被奉天會的假面人下毒，並逼迫爲他做事。」

張簡齋一驚道：「原來如此，老拙也算是半個江湖人，對奉天會之作惡多端，亦略有所聞。」

其實張簡齋知道的很多，上回楚留香來，已把金刀門之事告知一切，最近梁上元又來療傷，也一五一十把江湖發生的大事，告訴了他。

南張行醫濟世，專治武林人物的疑難雜症，是江湖人心目中的父母醫，白道人士無人不知。

南宮遠的另一面雖然是殺人不眨眼的金狐，但表面上是金陵的世家公子，儼然以白道自居，當然也知道南張的名氣。

看後，張簡齋更直接的答覆：「明日請將糞便撿來，另外檢驗你的血色，好對症下藥。去吧！」

南宮遠依言告辭，回到蘇州城的高陞客棧，在睡榻上整整想了一夜。

首先他想到兩點：

第一、我要死了，我要如何善後？

第二、我在這短短七天內，要作何事？

我南宮遠是金陵武林世家子弟，難道南宮家聲在我手中毀於一旦？不錯，我就是金狐，我殺過不少人，但我自信那些都是該殺的人，其實七殺盟中眞正的殺手是黑豹、花蛇、銀信這三人，他們才是濫殺無辜者。

我與他們爲伍，主要是挽救南宮世家經濟崩潰之危機，但既然投入了殺手行業，已經污腥了雙手，殺人之罪不可恕，今蒙受毒害，求生既不能，何不樂得求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此刻該是我做抉擇的時候。

假面人，你過於自負，認爲七殺盟的人都是惡人，所以你要利用惡人做工具，來達到你的目的。

我是惡人嗎？我南京國子監出身，讀過聖賢書，假面人，你太過自負了吧？以爲天下的事情，都可以照你的意思去做！你殺彭天羽、你殺黑豹，給了我啟示，被利用者絕得不到好下場。

宋朝的王安石說，善惡乃動之結果，人性之善惡何能主觀認定？誰善誰惡之性論乃純瞎說，因爲人性是不能主觀論定的，所以你假面人硬歸諸我是個惡人，這將是你一生最大的錯誤！

南宮遠思忖過後，忙起身找來筆墨，立下遺囑。

他明天將買口鐵箱，鎖上遺囑，準備交給張簡齋，來日聽到他的死訊，請張簡齋交給家人。

南宮遠決定不再回金陵，據說梁上元目下在蘇州正與奉天會週旋，何不助梁上元抗敵？殺！看到奉天會的人就殺！

心念甫定，不覺黯然心喜，想到自己殘餘的生命，竟能懂得善加珍惜，我南宮遠不忝所生。

第二天。

南宮遠又來到了張簡齋寓所，花了半天時間檢驗，開了一帖藥方，囑他按時服用，南宮遠也託付一口箱子。

張簡齋道：「這些藥方，只能延長你的毒發時間，多則一月，少則半月，望公子自珍自重。人難免一死，你想做什麼，就該劍及履及去做，對你來說，時間不是金錢，時間就是生命，望公子好自爲之。」

南宮遠道：「不知道老先生家中可有劍否？在下不願被人識出本來面目，願以南宮雙劍交換。」

張簡齋道：「有，老拙有一把好劍，是青州一劍江大俠的遺物，他前年來此療疾，不幸死去，劍一直留在我身邊，我去拿來。」

「青州一劍」江恨水的劍，名爲「斷水劍」，遇水不腐，是合金製造，質地堅硬，輕巧銳利，南宮遠持之頗覺順手。

南宮遠含淚作別，從此江湖多了一個神秘劍客，而且還被稱爲義俠，專找奉天會的麻煩，是右手劍，沒有人看出他就是雙劍南宮遠。

□□　□□　□□

蘇州郊外。

有一座草寮，建構雖然粗簡，但總算能遮風雨，連綿幾間，乍看門戶也不小，大門上釘了一方木匾，曰：「退一步想山房」。

原來這兒是丐幫蘇州分舵所在，舵主名曰「哲丐」，姓曹名省身，最喜高談玄理，而他的口頭禪就是「退一步想」，終身奉人不渝。

梁上元就在這「退一步想山房」歇息。這幾天，他又發現奉天會的敵踪，但却未能查出奉天會在蘇州的分堂所在。

「哲丐」在一旁侍候者，他進言道：「依屬下退一步想，認爲這虎賁堂必不在城內，因爲咱們跟踪的人都是死在郊外道上，而城內的弟子却全無所悉，可見敵人是在郊外隱密之所。」

梁上元道：「蘇州城外水路陸路皆暢通，多派弟子巡邏，凡有見到可疑江湖人物，卽速來稟報。」

到目前爲止，丐幫弟子在蘇州一帶已死了十數人，有的莫名其妙地死去，使梁上元防不勝防，賊踪也追不勝追。

午後，七里亭傳來賊踪，梁上元隨之追踪而至。

七里亭外，村戶零落，一家茶館也兼營小吃，茶館內坐了幾個行商旅客，也有一個獨臂黑衣人。

他，正是中原一點紅，爲了追緝京師小霸王楚檜，已經來到蘇州地面。

這家茶館極簡單，像是搭建的草棚，但比棚子穩固些，有門有牆。

店小二終日笑臉常開，掌櫃的則略見花甲沉着，埋頭撥算盤記帳，皆感和氣親切。茶館內除了一點紅之外，另外一個也是黑衣人，端坐一角，默默自斟自酌，另外二人像是普通行商。

大門外「軋軋」的車聲傳來，一輛馬車，載着白米，一點紅一看，又是白米，難道又是救濟米？又是通州那一套。

他持劍走出大門，走到馬車旁。

「客官！你的紅槽魚端上來了。」是店小二笑嘻嘻的招呼聲，他跟着一點紅走出館子外面。

「放心！在下並非離去，請稍待片刻。」一點紅答道。

一點紅走近馬車，正想伸手觸摸底下的那幾袋米，車伕突然斥道：「住手！光天化日之下，你要幹什麼？搶劫不成？」

這車伕一躍而下，竟手持一把虎頭鋼刀，酒槽臉，熊腰虎背，神情粗豪，怒目瞪視一點

紅。

一點紅見車伕來勢洶洶，更覺這輛馬車大有蹊蹺。

店小二笑道：「客官，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何苦管人閒事？喝酒去吧！」

中原一點紅不理不睬，笑問車伕道：「請問尊駕，這是劉大善人的救濟米嗎？」

車伕一怔，雙眼溜轉，閃爍說道：「不錯，閣下既知劉大善人之名，那該不會妨碍人家做功德吧！這些米是要賑濟淮北飢民的。」

話甫說定，一點紅已抽出長劍，手腕一動，長劍並非對準車伕，而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架上店小二的脖子。

一點紅冷冷笑道：「哼！一個店小二竟穿粉底皂鞋，太漂亮了吧！我一進門你就笑，笑到現在，笑得我鷄皮疙瘩都豎起來了！

而且，閣下瘦巴巴的，風乾橘子皮似的，不像笑口常開的人！按理說，應該是愁眉苦臉才對。你到底是什麼人？說！」

店小二還在强笑，他吶吶的道：「我……我是店小二啊！笑臉迎人，顧客至上，客官，你別誤會了！」

一點紅這一舉動，引來館內的掌櫃，還拿着算盤慌忙看個究竟，而館內的黑衣人亦急急邁出。車伕滿臉驚駭，怔在當場。

在僵持中，一條人影破空飄掠而至，正是丐幫幫主梁上元。

「他就是笑中刀馮有蘭——小心他的鞋尖。」

梁上元驀見笑中刀的鞋尖有異，一時嘶聲喊着。

笑中刀，笑中藏刀，刀就在鞋底，兀出鞋尖，一抬腿就能以三寸刀尖把對方的肚皮踹破，當場慘死的人不計其數，而丐幫的弟子被劃破肚皮而亡的已有六人，顯然都是笑中刀幹的。

鞋底是有彈簧，運勁觸弄機關，刀尖才會彈出，這是第一道動作，再者抬腿踹向對方，這是第二道動作。

可惜的是，一點紅的劍已架在他的喉結上，他不需要策動兩道動作，手腕一振，劍鋒便割入喉心，沁出了血，一滴滴紅色的，笑中刀只嗚了一聲，脚怎麼可能有機會踹出呢？嗚呼！魂歸西天何其速也！

這一振劍，在場的人無不群相駭異。就這樣，笑中有刀的人，笑中却有血，談笑間就丟了命！

梁上元眼睛一亮，動了容拱手道：「這位想必就是『搜魂劍無影，中原一點紅』的紅大

俠，久仰！久仰！」

一點紅踢開笑中刀的屍體，淡淡地道：「不錯，我姓紅。但不知閣下是那一位？恕在下眼拙。」

梁上元笑道：「在下梁上元，忝爲丐幫幫主。」

一點紅一驚道：「原來是梁幫主，失敬！」

此時，車伕、黑衣人、掌櫃的三人竟靠攏一處，三人如臨大敵，手上各持傢伙，怒目嚴陣以待。

這邊，「哲丐」一行，幾個丐幫弟子也一起到達。

梁上元凝視着對方三人，指着掌櫃的道：「你有事沒事拿着算盤，總不會拉屎也記帳吧！奪命算盤，你不要以爲我認不出你。」

奪命算盤何丙棣陰笑道：「梁幫主好眼力，在下正是奪命算盤何丙棣，咱們今日相逢，就不妨熟識熟識！」

梁上元冷冷一哼。

何丙棣又道：「哦！對了，這位是黑鷹賀榮，那位是南山虎邵世庭。」

這四人（包括笑中刀）正是奉天會青衫隊員，黑鷹卅一號，南山虎卅二號，奪命算盤卅三號，笑中刀卅五號。

一點紅正色道：「楚檜那小子，沒跟你們同行？」

何丙棣陰笑道：「楚檜？恕無可奉告！閣下殺了本會幾員大將，你等着瞧吧！本會必將血債血還。」

梁上元斥道：「本幫十數名弟子，死在你們手中，我等正要你們血債血還！」

哲丐插口道：「在下退一步想，你們還是束手就縛爲妙，否則吃虧就在眼前。」

黑鷹陰笑道：「本大爺想進一步殺人，沒有閒工夫退一步想，哈哈……」

梁上元道：「你們那麼有把握？你們能抵擋紅大俠的劍嗎？」

何丙棣哼道：「一點紅？這裡跟通州不同，我們並不怕你！」

一點紅道：「淮西一鶴、黑白雙劍、青州浪子等人私運軍火都已經失敗了，只怕你們也不得好死！」

南山虎哼道：「未必！」

奉天會三人面面相覷一會，隨即發動攻勢。

首先是奪命算盤，一扯一拆，把隨身携帶的鐵算盤，拆解成串串算珠和三節棍似的武器，一揚手幾顆算珠如刺飛到。

一點紅與梁上元各舉刀劍，舞成刀光劍幕，凡近身的珠子都被削落，但有幾顆流星似的散飛出去。

幾個丐幫弟子閃避不及，竟被打傷，倒地哎哎叫痛。

梁上元大怒，揮刀砍向鐵算盤，只見金鐵大震，還爆出火花，黑鷹與南山虎各舉鋼刀，迅速合攻一點紅。

兩方面人馬兵凶杖危，哲丐以下竟無法插手，只得一旁戒備。

一點紅的劍「嗤嗤」作響，黑鷹、南山虎刀法皆不弱，尤其南山虎刀鋒特別重，砍將過來，呼然作響，一點紅不得不略作規避。

黑鷹與南山虎相處甚久，兩人練習一門合攻的刀法，竟是陰陽並濟，渾圓少見破綻，且威力驚人。

一點紅略皺眉頭，想不到對方絲絲入扣，稍一不慎，劍容易被砸斷，人亦受到傷亡，只得步步戒愼，竟未能以無影劍法，全力搶攻。

奪命算盤，身手矯捷異常，竄高伏低，宛如狸貓相似，手中的三節棍，直揮洒、掃打，虎虎生風。

梁上元幾刀封架、急挑，左手却探出，逕來抓對方的棍頭。

何丙棣知他刀法凌厲，眼見他出手便奪兵刃，竟對自己輕視已極，當下棍尾抖起，一招「撥雲見日」，向梁上元頭頸橫掃過來。

梁上元出刀架封，毫不猶豫，又想抓到他的棍節，這是何丙棣身隨棍轉，左手竟發出算珠。

這是極爲陰險的暗算手法，梁上元一驚，猛然身子一個斜掠，避開了珠子，當然棍子仍沒抓到。

一來一往，合攻的刀法已略見疲軟，黑鷹和南山虎因爲「有志一同」，進入奉天會才開始練合攻刀法，所以基礎並未紮實，中原一點紅已看透了這點，他的劍即刻變招，快得無與倫比。

黑鷹的刀較陰柔，一點紅直起急攻，嗤嗤幾劍把他嚇得面無人色，就深怕那一點沁紅會出現在自己喉結上，所以他有意退步下來，好讓南山虎挫其劍鋒，自己再適時的補上狠狠一刀。

這一念之差，頓時使情勢逆轉，中原一點紅的劍便如影隨形跟上，越逃避越糟，黑鷹在怯意中閃失一刀，只聞慘呼一聲，黑鷹的額頭已沁紅一點，怔怔的不能言語，刀一落下，隨即倒地。

南山虎見狀，形色震顫，揮刀一劃卽退去，一躍便到何丙棣身旁，急道：「何兄，救命彈！快！」

何丙棣見一點紅持劍正待攻上，慌忙間左手一揚，一只管木急遽拋出，由於南山虎喊出「救命彈」，一點紅與梁上元心知「火彈」非同小可，不敢冒然搶上，反而縮退暫避向一旁。

但對方的「救命彈」已然拋出，梁上元見勢，順手立卽把手中的刀擲出，刀與火彈相碰，「轟——」一聲，地上已炸了一個大窟窿，刀也蒙上了一層灰，還有餘熱，現場四周一片煙霧瀰漫。

就在這一聲轟隆之下，煙霧籠罩之間，南山虎與何丙棣已經凌空幾個跟斗，逃到三十餘丈外去了。

中原一點紅等人驚魂甫定，已不可能追上他們，只得眼巴巴的望着他們遠去的背影，恨得牙癢癢的。

梁上元道：「好厲害的救命彈，是東瀛製造的。」

哲丐道：「若慢退一步，後果就不堪設想。」

一點紅嘆道：「可恨被兩個賊人溜了！」

梁上元走到一點紅面前，拱手道：「紅兄劍術超絕，眞令在下佩服不已。這場勝仗仰賴紅兄太多。」

中原一點紅道：「那裡，那裡，剛剛若不是幫主擲刀應變，只怕在下已受到重傷，在下乃第一次見識這種救命彈，這該感謝幫主。」

梁上元道：「這種火彈，不僅製造煙彈，殺傷力也不弱。」

他們檢查馬車，果然底下都是火藥。

還好，剛剛未被救命彈的火力波及，否則一車的火藥爆炸開來，只怕天崩地陷，在場的人都要送命了。

□□　□□　□□

奪命算盤何丙棣和南山虎邵世庭狼狽逃走，他們氣喘噓噓的沿着鄉間小路，準備潛回虎賁堂再作計議。

此行丟了馬車，死了兩個隊友，此刻感到焦灼無計，不僅驚駭萬分，也惶恐不安，不知道回去後，將受到何種懲治？

日漸西斜！

田野間已是渺渺天色，大地是一片肅殺蒼涼的畫面，對他們而言，秋意肅殺，是最不願想見的字眼。

但是，殺氣注定還瀰漫，就在他們身邊……

他們趕路，耳聽八方，眼觀四方，果然驀見殺伐之氣。

一個灰巾蒙面人肩挺長劍迎風而立，攔住了他們去路。

何丙棣算盤一抖，驚聲道：「你是甚麼人？」

灰頭巾裝束的人，未轉過身來，也不看他們，只聽他揚聲傲然沉聲說道：「至公至正，正義之劍，統理天下不平之事，兼理奉天賊黨壽考，不求生義俠灰頭巾是也！」

好怪異的名字！

一口氣唸下這麼長的名字，猶如顯官出殯的銘旌，遍署官銜，招搖過市，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

弄得這兩人丈二金剛摸不着頭，怔怔站在當場。

何丙棣冷笑道：「他媽的，甚麼玩意？那有這麼長的名號，閣下既然號稱不求生義俠，那本爺就做做功德，打發你上黃泉路吧？」

灰頭巾仰天一笑，凌聲道：「你們兩人，必死而求生，在下欲死而不求生，求生與不求生，猶如白馬非馬辯，白馬非馬也，求生者與不求生者亦不相類也，今不求生者生，而求生者却不死，荒謬尤甚，萬萬不可也！」

邵世庭怒道：「放你媽的狗臭屁！生命乃最值得珍惜的東西，閣下卽不求生亦不惜生，不惜生卽不知生，孔子說：不知生，焉知死，你才荒謬尤甚！」

灰頭巾道：「刑入於死者，罪大惡極者也，竟侈言惜生，污蔑聖人之義，此又惡極之尤甚者也，爾等不死，焉可爲天下之常法乎！」

奪命算盤道：「我們不必跟他之乎者也，閒個沒完，乾脆遂其意願，幹掉他！」

灰頭巾轉過頭來，又道：「嗚呼！水之逆行，謂之降水，降水者，洪水也，地之不平使之然也，在下統理天下不平之事，如夷不平之垤土以驅洪水，爾等洪水也，天下人之所惡也，過矣！予豈好理哉？予不得已也！」

奪命算盤動了眞火，又吐了一句：「他媽的！」

鐵算盤一扯一抖，隨手拋出兩顆算珠，三截鐵棍也迎頭擊到，說幹就幹，不留半點後退餘路。

灰頭巾操劍一擋算珠，又一盪鐵棍，人劍隨卽如一道貫日飛虹，閃電攻到，端的快速絕倫。

何丙棣沒想到對方來勢如此迅捷，忙滾開躲閃，他瞭解對方那一劍必定貫注全身的力量，這種劍鋒不是三節棍封得住的。

南山虎在旁正想抽刀助何丙棣一臂之力，然沒想到這個灰頭巾人如游龍，身法快如急風，竟對準自己的門戶刺到。

他舉刀一砸，隨即踉蹌退了兩步，但灰頭巾像不怕死的飛蜂，不退反進，嗤嗤兩劍劃道，南山虎的臂膀已被劃了一道血口，傷口雖不深却鮮血淋淋，氣得他暴目圓睜，急吼如同野獸。

南山虎怒氣未息，灰頭巾返身欲攻向鐵算盤，何丙棣見此人出劍反覆無常，招式多變無方，完全一派不要命的打法，反而心生顧忌，像他這種惡人，是不願被攪成兩敗俱傷的，不待思考，對方長劍又攻到，他手忙脚亂退了幾步。

南山虎踩大步，舉刀攻上。

但對方人影又倏忽一逝，這個灰頭巾還是如一道長虹，竟狠命攻向鐵算盤，無視南山虎的刀鋒。

鐵算盤一陣天旋地轉，慘號一聲，長虹劍已貫穿他的前胸，不，是後背，從後背刺入，前胸透出，可見鐵算盤在踉蹌退後之餘，還在躲閃灰頭巾的劍鋒，因爲動作不夠快速，而一劍斃命。

南山虎的刀也劈出，但在混亂中留有後着，未盡施全力，一方面怕傷及隊友，一方面目標不夠明顯。

就這樣一來一往，死了一個，剩下一個也掛彩。

灰頭巾的長虹劍，又狠猛又迅速，單打獨鬥，對方無不驚慄，南山虎雖受了傷，但本身對這人的快劍自承難以抵擋，於是南山虎舉刀平舉，左手却摸口袋，是的，掏救命彈，逃命要緊。

灰頭巾見他伸手向口袋中直摸索，便冷冷地道：「想用救命彈？不必掏了，你沒有！鐵算盤身上才有。」

南山虎慘然道：「你……你怎麼知道？」

灰頭巾笑道：「午後，你們遇上一點紅和梁上元，我聽到你在叫『快！救命彈』！如果你有，幹嗎還鬼叫鬼叫的。」

南山虎氣道：「他媽的，原來你也在場？」

灰頭巾道：「不錯！」

南山虎道：「你怎麼會知道我們在這裡……」

灰頭巾道：「我是跟踪梁上元來的，然後又跟踪你們來到這兒！」

南山虎怒道：「好小子，我跟你拚了，你到底是誰？」

灰頭巾笑笑道：「我不是說過了嗎？至公至正，正義之劍，統理……」

南山虎沒等他把名字報完，斥道：「他媽的！不必再報你的鳥名號，我是說你的眞面目，有種把頭巾拿掉，我們再一決生死！」

灰頭巾搖頭道：「不欲生者亦不欲人知，恕難照辦！」

「辦」字剛落，他一招卽刺出，正是他最喜歡的「突擊一劍」，南山虎未料有這一招，招架不及，再度掛彩。

南山虎盛怒之下，揮大刀攻上，但是身上有兩處傷口，出刀雖猛，却無勁，只見已落居下風，身冒冷汗，頻頻退後。

此時，突然有個人影在丈外出現，他一擲救命彈，隨之喊道：「南山虎，快走！快走！」

「是！沈副堂主！」

南山虎在萬分危急之下，終見救星，因爲場中又瀰漫煙霧，他運起眞氣，一溜煙逃出了危險戰圈。

灰頭巾見窮寇難追，對方又來了幫手，這是很不討好的局面，而且他感覺此刻身體有點疲累。來人姓沈，他並沒看清面貌。

就在這一剎那，擲救命彈姓沈的也不見了，灰頭巾怔在當場，他嘆了口氣，喃喃地道：「這把斷水劍果然是把好劍，只可惜只殺了一人。」

他把鐵算盤身上的兩枚救命彈取走，然後身影卽疾疾沒於灰濛濛的向晚天色中。

——請看下册——

出版者：皇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人：趙　震　中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五三號
連絡處：台北市晉江街一三〇號
電　話：三九七二三八八
連絡電話：三五一一七〇七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〇一五八一三〇—九號 趙震中帳戶
印刷者：本社印刷部
定　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港幣三四元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元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